

青年處
世南針

增廣智囊補

下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01097



新式標點 增廣智囊 卷下

術智

委蛇

道固委蛇，大成若缺。如蓮在泥，入垢出潔。先號後笑，吉生凶滅。集委蛇。

箕子

紂為長夜之飲而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共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凡無道之世，名為天醉。夫天且醉矣，箕子何必獨醒？觀箕子之智，便覺屈原之愚。

孔融

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孔融上疏，以為齊兵次楚，惟責包茅，今王師未即行誅，且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體。若形之四方，非所以塞邪萌。凡僭叛不道之事，驟見則駭，習聞則安。力未及剪除，而章其惡，以習民之耳目，且使人如大逆之逋誅，朝廷何震之有？召陵之役，管夷吾不聲楚僭，而僅責楚貢，取其易於結局，度勢不得不爾。孔明使人賀吳稱帝，非其欲也，勢也。儒家雖敗，猶榮之說，誤人不淺。

翟子威

清河胡常與汝南翟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而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同常大都授時，（謂總集諸生大講）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此者久之，常知方進推己，意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間，未嘗不稱方進。



尊人以自尊，腐儒為所用而不知。

【魏 勃】

勃少時嘗欲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嘗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相舍怪以物為而伺之，得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耳。』於是舍人見勃於參。

曹相國最坦易不為崖岸者，魏勃猶難於一見如此，况其他乎！

【孫叔通】

叔孫通初以儒服見漢王，憎之。通即變服，服短衣楚製，王喜。時從弟子百計，通無所言，獨言諸故羣盜壯士進，諸儒皆怨。通聞之曰：『諸生寧無聞乎？且待我毋遽。』

【王守仁】

王龍溪妙年任俠，日日在酒肆博場中，陽明亟欲一會不能也。陽明卻日命門弟子六博授壺，歌呼飲酒久之，密遣一弟子闖龍溪，隨至酒肆家，索與共賭。龍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

『吾師門下，日日如此。』龍溪乃大驚，求見陽明，一睹眉宇，便稱弟子。

才如龍溪，陽明所必欲收也。然非陽明，亦何能得龍溪乎？使遇今之講學者，且以酒肆博場獲罪矣。耿楚侗欲收李卓吾而不能，遂為助敵，方知陽明之妙用。

【王 曾】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奏事，惟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一日文正謂丁曰：『曾無子，欲以弟之子為後，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文正因獨對進文字一

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珠崖之行。

王曾獨委順丁，謂而卒以出謂蔡京首奉行司馬光，而竟以叛光；一則君子之苦心，一則小人之狡態。

【周 忱】

周文襄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權，慮其撓己也。時振初作居第，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

秦檜構格天閣，有某官任江南，思出奇媚之。乃重賂工人，得其尺寸，作絨毯以進，鋪之恰合。檜謂其伺已內事，

大怒，因尋事斥之。所獻同而喜怒相反，何也？謂忠佞意殊，彼蒼者陰使各食其報。此恐未然，大抵振暴而驕，其機淺，檜險而狡，其機深。振樂于招君子以沽名，檜嚴于防小人以慮禍，此所以異與？

世之訾文襄者，不過以媚王振，及出粟千石旌其門，又為子納馬得官二事，皆非高明之舉。愚謂此二事，亦有深意。時四方災傷，游告司農，患貧而公復奏免江南苛稅若干萬，惟是勸人援納為便宜之二策，公故以身先之，明示旌門之為榮，而納官之不為辱，欲以風勵百姓，此亦卜式助邊之遺意，未可輕議也。

【唐順之】

任胡宗憲。宗憲亦厚餽嚴相以結其歡，故無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患。倭躡姑蘇，戟嬰兒為戲。唐公順之時家居，一見痛心憤不俱生。時督師海上者趙文華，嚴分宜

任胡宗憲。宗憲亦厚餽嚴相以結其歡，故無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患。焦弱侯曰：『應德（順之字）晚年為分宜所薦，至今以為詬病。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為大人吉，甚且包畜，不辭潔一身而委大計于溝瀆，固志天下者所不忍也。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慤謹慎，此婦女之檢狎，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己之人，殆難與道此也。正德時逆瑾、鴟、張、劉、健、謝、遷皆逐去，而李東陽獨留，益務

沉遜，時時調劑其間，縉紳之禍，往往恃以獲免。人皆責東陽不去為非，不思孝宗大漸時，劉、謝、李同在榻前，承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使李公又隨二人而去，則國事將至於不可言，寧不負先帝之托耶？則李義不可去，有萬萬不得已者。李晚年有人談及此，輒痛哭不能已。嗚呼！大臣心事，不見諒於拘儒者多矣，豈獨應德哉？

【楊一清】

楊文襄（一清）與內臣張永同提兵討安化，王楊在軍中，語及逆瑾事，因以危言動永。即於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賊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境見上，先進寧夏疏，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

端緒，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勸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餒狗，又頓首哭泣，上必大怒。

瑾。瑾誅，公大用，盡矯其所為。呂強、張承業與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勿緩頃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怡，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見，如公策事果濟。瑾初縛時，得旨降南京奉御，瑾上白帖，乞一二敝衣蓋體，上憐之，令與故衣百件。永懼，謀之內閣，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波及阿瑾諸臣。永持疏至左順門，謂諸官言曰：「瑾用事時，我輩亦不敢言，况爾兩班官，今非止瑾一人，勿搖動人情也。可須此疏去，急易疏進。」此疏入，瑾遂正法。止連及文臣張綵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而已。

除瑾除彬，多藉張永之力。若全仗外庭，斷不濟事。永不欲旁及多人，更有識見，然非楊文襄智出永上，元亦不為之用。吁！此文襄所以稱智囊也。

【許武】

陽羨人許武，當舉孝廉，仕通顯。而二弟晏普未達。武欲令成名，一日謂二弟曰：「禮有分異之義，請與弟析資可乎？」於是括財產三分之，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而推其薄弱者與弟。時鄉人盡稱二弟克讓，而鄙武貪。晏普竟用是名顯，並選舉。久之，武乃會宗親告之曰：「吾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沾榮祿，所以向求分，則自取大譏，為二弟地耳。今吾意已遂，共悉均前產。」遂出所贏，盡推二弟。讓財尤易，讓名更難。

【廉范】

廉范字叔度，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辟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未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護視。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訶之曰：「君困厄，眼亂耳。」後融釋繫出，病困，范隨養視，及死，送喪至南陽，葬畢而去，終不言姓名。

一辟之感，詘身求濟，士之於知己，甚矣哉！

【周新】

周新為浙江按察使，嘗巡屬縣，微服觸縣官，取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往迓，乃自獄

出，縣官漸懼，解綬而去。由是諸郡縣聞風股慄，莫不勤職。

【陳 瓚】

陳瓚嘗爲訓試所主，蔡卞曰：「聞陳瓚欲盡取史學，不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既積謀，因此害瓚，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俟瓚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瓚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前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瓚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敗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王 翦 等】

秦伐楚，使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出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恆中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漢高專任蕭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於是其計，漢王大悅。

呂后用蕭何討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益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陳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直衛，非以寵君也。以今者淮陰新反，有疑君心，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之，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取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尙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積貸以自污，上心必安。」於是其計，上還，百姓遮道訴相國，上乃大說。

漢史又言何買田宅，必居躬僻處，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與前所云強買民田宅，似屬兩截。不知前乃免禍之權，後乃保家之策，其智政不相妨也。○宋趙韓王普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為御史中丞雷德驤所劾。韓世忠既罷，杜門絕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酒西湖，以自樂。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甚喜，賜御札，號其莊曰「旌忠」。二公之買田，亦此意也。夫人主不能推肝胆以與豪傑，甚至令有功之人，不惜自汙，以祈幸免，三代交泰之風蕩如矣。然降而今日大臣，不論有功無功，無不多買田宅，自汙者，彼又持何說耶？○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自飲醇酒，弄婦人。裴度當宦官熏灼之際，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國初，御史袁凱以忤旨引風疾歸。太祖使人覘之，見凱方匍匐往籬下食豬犬矢，還報乃免。蓋凱逆知有此，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從竹筒出之，潛布籬下耳。凱亦智矣哉。

【王 戎】

借人虛名，輸我實禍，此便知衍不及戎處。

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每候戎，輒托疾不見。孫秀為瑯琊郡吏，求品於戎。從弟衍，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有夙怨者皆被誅，而戎衍並獲濟焉。

【阮 嗣宗】

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鮮有全者。阮籍托志酣飲，絕不與世事。司馬昭初欲為子炎求昏于籍，籍一醉六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答，獲免。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境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靴伴醉，脫靴露金，闈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闈嚴密如此，藏

【郭 德 成】

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相試。」衆乃服。

【郭 崇 韜】

郭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若一切拒之，能無疑駭。」明年，天子

有事南郊，崇禱悉獻所藏，以佐賞給。

【宋主】

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南唐主弟）來朝，賞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賂遺無可受之理，然廉士或始辭而終受，而明主亦或教其臣以受，全要看他既受後作用如何，便見英雄權略。三代以下將相，大抵皆權略之雄耳。

■ 謬數

似石而玉，以鐔為刃，去其昭昭，用其冥冥。仲父有言，事可以隱。集謬數。

【宋祖】

宋祖聞唐王酷嗜佛法，乃選少年僧有口辯者，南渡見唐王，論性命之說。唐王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茅元儀曰：『與越之西子何異？天下豈獨色能惑人哉？』

【武王】

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聚也）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見管子）

假設成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倘亦權宜之術。而或謂聖王不應為術以愚民，固矣。至若韓非子謂湯放桀，欲自立，而恐人議其貪也，讓于務光，又虞其受，使人謂光曰：『湯弑其君，而欲以惡名予子。』光因自投于河。文王資費仲而遊于紂之旁，令之間紂，以亂其心。此則孟氏所謂好事者為之，非其例也。

【散穀】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以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

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糗，齊鐘鼓，吹笙篳，而同媿兄弟，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子欲盡忠于寡人，能乎？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國無飢民，此之謂謬數。』

既奪城陽之寵，又勸功臣之施，仲父片言，其利大矣。

【藏】

穀

羅賤，桓公恐五穀之歸于諸侯，欲為百姓藏之，問于管子。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從之。民爭為困京以藏穀。

文王葬枯骨，而六州歸心；勾踐式怒壚，而三軍鼓氣；燕昭市駿骨，而多士嚮應；桓公聘困京，而四境露積；誠偽或殊，其以小致大，感應之理則一也。

【范仲淹】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說今歲工僧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并興。又新倉廩，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轉徙溝壑耳。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周禮荒政十二，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但他人不能舉行，而文王行之耳。○凡出遊者，必其力足以遊者也。遊者一人，而賴遊以活者，不知幾十人矣。萬歷時吾蘇大荒，當事者以歲儉禁遊船，富家兒率治饌僧舍為樂，而遊船數百人，皆失業流徙，不通時務者類如此。

【服】

紫

桓公好服紫，一國之人皆服紫，公患之。訪于管子，明日公朝謂衣紫者曰：『吾甚惡紫，子毋近寡人。』於是國無服紫者矣。

【服練】

王丞相善於國事，初渡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踊貴，乃令主者買之，每端至一金。

此事正與惡紫對照。○謝安之鄉人有寵官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唯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一中者捉之，士庶競市，價遂數倍。此即王丞相之故智。

【禁穀擊】

齊人甚好穀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穀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此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

【東方朔】

武帝好方士，使求神仙不死之藥。東方朔乃進曰：『陛下所使取者，皆天下之藥，不能使人不死。獨天上藥，能使人不死。』上曰：『天何可上？』朔對曰：『臣能上天。』上知其謾詐，欲極其

語，即使朔上天取藥。朔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詫者，願得一人為信。』上即遣方士與俱，期三十

日而反。朔既行，日過諸侯傳飲，期且盡，無上天意。方士屢趣之，朔曰：『神鬼之事，難豫言，當有神來迎我。』于是方

士晝寢良久，朔遽覺之，曰：『呼君極久不應，我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具以聞，上以為面欺，詔下朔獄。朔啼

曰：『朔頃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帝問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蟲。』蟲何若？臣朔

曰：『蟲喙髯鬚類馬，色邪邪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為慢言，使使下問，還報曰：『有之，厥名蠶。』天公乃喜，臣今陛

下苟以臣為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笑曰：『善！齊人多詐，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由是罷諸方士不用。

【留侯】

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諫不從。呂侯使呂澤劫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老矣，以上謾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

高此四人，誠能不愛金帛，令辨士持太子書，卑詞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侯如

其言。漢十二年上疾甚，愈欲易太子，叔孫太傅稱說古今以死爭，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待，四人者從，

年皆八十餘，鬚眉浩然，衣冠甚偉。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載，公避逃我，何今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禮已畢，趨去。上目送之，曰：「羽翼已成，難搖動矣。」

左執殤中，右執鬼方，正以格稱說古今之董。夫英明莫過于高皇，何待稱說古今，而後知太子之不可易哉？稱說古今，必曰某聖而治，某昏而亂。夫治亂未見徵，而使人主去聖而居昏，誰能甘之？此叔孫太傅所以窘于儒術也。四老人爲太子來，天下莫不爲太子死，而治亂之徵已惕惕于高皇之心矣。爲天下者不顧家，尙能全趙王母子乎？王弼州猶疑此漢庭之四皓，非商山之四皓，毋論坐子房以欺君之罪，而高皇之目亦太眊矣。夫唯義能不爲高皇臣者，義必能不辭太子之招。別傳稱子房辟穀後，從四皓於商山仙去，則四皓與子房自是一流人物，相契已久。使子房不出佐漢，則四皓中亦必有顯者，固非藏拙山林，匏落樗朽可方也。太子定而後漢之宗社固，而後子房報漢之局終，而後商山偕隱之志可遂，則四皓不獨爲太子來，亦且爲子房來矣。嗚呼！千古高人，豈書生可循規而度，操尺而量者哉？

【梁文康】

正德中秦藩請益封陝之邊地，朱寧江彤輩皆受賂許之。上促太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利令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儲承命草之，曰：「昔皇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

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養士馬，必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畀地與王，王得地，無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報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勿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英明之主，不可明以是非角，而未始不可明以利害奪。此與子房招四皓同一機軸。

【傅珪】

廣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徵以諫。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傅尙書珪佯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

【洪武中老胥】

洪武中駙馬都尉歐陽某，偶挾四妓飲酒，事發，官逮妓急，妓分必死，欲毀其貌，以覬萬一之免。一老胥聞之，往謂之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爾死矣。」妓立予五百金，胥曰：「上位神聖，豈不知若輩平日之侈慎不可欺，當如常貌哀鳴，或蒙天宥耳。」妓曰：「何如？」胥曰：「若須沐浴極潔，仍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妍豔之極，首飾衣服，須以金寶錦繡，雖私服衣裙，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盡天下之麗，能奪目蕩志，則可。」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上，叱令自陳，妓無一言。上顧左右曰：「綁起殺了。」羣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繒采珍具，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裝束不減，而膚肉如玉，香聞遠近。上曰：「這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那厮可知。」遂叱放之。

【王振】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極工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常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尙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其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宇，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旣成，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德。」太后大喜，許之，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王太后以佛經在，不可就寢，不復出幸。」

【賀儒珍】

君子之智，亦有一短，小人之智，亦有一長。小人每拾君子之短，所以爲小人，君子不棄小人之長，所以爲君子。兩宮工完，所積銀猶足門二之費，戶兵二部，原題協濟銀，各三十萬，通未用也。西河王疏開鑛，與採木并奏部，久不覆。一日文書房口，傳詰問工部不覆之故，立等回話。部查無此疏，蹤跡久之，方知停閣於戶部也。戶部倉皇具咨稿工堂，猶恐見累，郎中賀儒珍曰：「易耳，首敍某月日，准戶部咨云云，咨到

日卽具覆日。』復疏曰：『照得兩宮鼎建，事關宸居，卽一椽一角，純用香楠杉木，猶不足盡臣等崇奉之意，沿邊不過油在雜木，工無所用，相應停採。』

按此事關邊防，西河特借大工爲名耳。爾時事必在行，公恐激而成之，故從容具覆，但言其無所用，而不與之爭，事遂寢。

工部一日得旨買金六千兩，鋪戶極言一時難辦，必誤賠不惜也。且言戶部有編定金行甚便。公思戶部安肯代工部買金耶？惟有協濟一項，今已不需，戶部尙未知也。時司徒楊本庵胞弟毓庵正在衡司，公夜過之，謂曰：『戶協工三十萬金，欲其題何如？』毓庵入言於兄，出告曰：『吾兄深若此事，欲求少減。』公曰：『戶果不足，如肯代工買金六千，則前銀可無煩設處。』毓庵復入言，本庵亟許，公歸遂收工商買金之票。掌稿方稟不可，公叱之出，反具題掌稿復言，戶必不肯。公曰：『第上之。』旣報可，戶無難色。公去部後，復有買金之事，仍如公行之，戶部而戶部怒裂其割，掌稿者竟不知所以也。

【滿 寵】

太尉楊彪與袁術昏，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許令滿寵按之，將作大匠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受詞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請之。』操於是卽日赦出彪。初彧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

【郭元振】

郭元振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以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願和。元振卽其營帳與之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卽死。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而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從，堅臥營中。明日素服往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婆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

考掠也，而反以活之，立語也，而乃以殺之，其情隱矣。怒我者轉而善我，知其情故也，欲襲我者轉而感悅我，不知其情故也。雖然多智如曹公，亦不知寵之情，况庸才如解琬，而能知元振乎？

【梅衡香】

梅少司馬衡香，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為徵負。公為烹蹄設飲，使召負者前詢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何債，而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蹙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而子與而妻，持鏹來，雖然吾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汝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為之破券。嗣是中貴家徵負者，皆從寬焉。

【甯越】

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使車甲盡于戰，府庫盡于葬。」孔青曰：「齊不延尸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武以力勝，文以德勝。

【慎子】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于齊，懷王薨，太子辭于齊王而歸，齊王隘之。（次子也）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不予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傅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于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地。」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

者，以大地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

「昭常出，景鯉入見，上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人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于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于秦。』寡人誰用于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于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于秦王。』如其策，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奉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令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被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顏真卿

真卿為平原太守，祿山逆跡頗著，真卿托以霖再修城浚濠，陰料丁壯實儲廩，佯命文士飲酒賦詩，祿山密聞之，以為書生不足虞，未幾祿山反，河朔盡陷，惟平原有備。

小寇以聲驅之，大寇以實備之，或無備而示之有備者，杜其謀也；或有備而示之無備者，消其忌也。必有深言之思，然後有通變之略，微乎微乎，豈易言哉！

李允則

雄州北門外，居民極多，舊有甕城甚容。刺史李允則欲大戰北城，而以遼人通好嫌，於生事門外，有東嶽祠，允則出白金為大香爐，及他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帛，故不設備，為盜所竊。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盜自北至，移文北界，興絞築以護神寺，不踰旬而就，遼人亦不

怪之，今雄州北門城是也。既浚濠，起月堤，歲修禋事，召界河戰掉爲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城多陷馬坑，城下起樓爲后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衛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撒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頸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土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按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不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此洞知人情。子猶曰：「卽此便是舜之大智。今人以矜慢爲威嚴，以剛愎爲任斷，千金在握而不能攝一謀，臣百萬在籍而不能得一死士，無事而猴冠，有事則鼠竄，從自及矣，尙何言乎？」

【何承矩】

瓦橋關北與遼爲鄰，素無關河之阻。何承矩守澶州，始議因陂釋之地，瀦水爲塞，欲自相度，恐其謀泄，乃築愛景臺，植蓼花，日會僚佐，汎舟置酒，作蓼花吟數篇，令座客屬和，畫以爲圖，刻石傳至京師。人謂何宅使愛蓼花，不知其經始塘泊也。慶歷熙寧中，相繼開濬，於是自保州西北沉遠，灤東盡滄洲泥枯海，只幾八百里，悉爲瀦潦，倚爲藩籬。

【蘇秦】

蘇秦張儀嘗同學，俱事鬼谷先生。蘇秦既以合縱顯于諸侯，然恐秦之攻諸侯，敗其約，念莫可适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勸之謁蘇秦以求通。儀于是之趙，求見秦。秦誠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才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儀大失望，怒甚。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言于趙王，使其舍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求之，奉以車馬金錢。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舍人乃辭去。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秦也。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

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我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能渠謀乎？自是終蘇秦之世，不敢謀趙。

紹興中，楊和王官爲殿帥，有代北人衛校尉，曩在行伍中，與楊結義，首往投謁。楊一見甚歡，事以兄禮，且令夫人出拜，款曲殷勤。兩日後，忽疎之，來則見于外室。衛以楊方得路，志在一官，故間關赴之，至是大失望。過半年，疑爲人所譖，乃告辭，又不得通。或教使伺其入朝回，遮道陳狀，楊亦略不與語。但判云：「執就常州，于本府某莊內，支錢一百貫。」衛愈不樂，然無可奈何。倘得錢，尙可治歸裝，而不知楊莊所在。正徬徨旅邸，遇一客自云程副將，便道往常潤，陪君往取之。旣得錢，相從累日，情好無間。客語之曰：「吾實欲遊中原，君能引我偕往否？」衛欣然許之。迺遞至代郡，倩衛買田，我欲作一窟于此。衛爲經營，得膏腴十畝，居久之，乃言曰：「吾本無意于斯，此盡出楊和公處分。初慮公貪小，欲輕舍鄉里，當今兵革不用，非展奮功名之秋，故遣我追隨爲辨生計。」悉取券相授，約直萬緡，黯然而別。此與蘇秦事相類。○按蘇從張衡，原無定局。蘇初說秦王不用，轉而至趙，計不得不出于從。張旣事秦，不言衡不爲功，其勢然也。或謂蘇旣失張才，何不貴顯之於六國，乃作自己一幫手，而激之入秦，授以翻局之資，非失算乎？不知張之狡譎，十倍于蘇，其志必不屑居蘇下，則其說語不肯襲蘇。套厚嫁之于秦，猶可食其數年之報，而並峙于六國，且不能享一日之安，季子料之審矣。若楊和王還故人於代北，爲之謀生，或象之以待萬一之用也。英雄作事，豈泛泛哉？楊和王有所親愛吏卒，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其罪，泣拜而去。楊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楊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之，告其父，父奔告楊，卽其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御史疏上，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坐妄其被黜，而楊眷日隆。其還故人于代北，亦或此意。

【王尼】

尼字孝孫，本兵家子，爲護軍府軍士，然有高名。胡母輔之與王澄、傅暢等諸名士，迭屬河南功曹及洛陽令，請解之不許。輔之等一日齋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大喜，方欲出

迂。時尼正養馬，諸公直入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劇飲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

餘珍序錄載楊文貞（士奇）在閣下時，其壻來京，壻久之當歸，無念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贓于萬，資緣是壻賂至數千，為其求救。此知府已入都察院獄矣，楊不得已于該道問理，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閣下楊與某知府送飯，御史大驚，即命釋其刑具，候飯畢一切聽令分雪，遂得還職。此與王尼事同。但所釋者名士墨吏，既殊而釋人者畏名，又與畏權勢亦異。文貞賢相果有此，未免白璧之瑕矣。

【王隨】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翼城，逋人飯，被執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館給之于其家，其母尤加禮焉。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懼而竄。及文潞公為縣，以他事捕務均，務均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乃封一錠銀，至縣令葬務均之父，事遂得解。

【王忠嗣】

王忠嗣，唐名將也。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為亂，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

【謝安】

桓溫病篤，諷朝廷加己九錫，謝安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使宏改。由是歷句不就，溫薨，錫命遂寢。

按袁宏草成，以示王彪之，彪之曰：「卿文甚美，然此文何可示人？」安之頻改有以也。

【李郃】

梁軍竇憲，內妻郡國，俱往賀，漢中太守亦欲遣使，戶曹李郃諫曰：「竇氏恣橫危亡，可立俟之，願明府勿與通。」太守固遣，郃乃請自行。故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之扶風，而憲已誅，諸交通

者皆連坐，唯太守以不預得免。

李郃字孟節，即知二使星來益部者。其決竇氏之敗，或亦天文有徵，然至理亦不過是。

【段秀實】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且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呂翰據嘉州叛曹翰，奪其城，賊約三鼓復來攻。翰知密戒司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

【馮瓚】

馮瓚知梓州，纔數日，會僞蜀軍將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劫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掩至，此烏合之衆，以箠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

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進斬于市，郡境以安。

孫臏滅竈，虞詡增之，段秀實延更，馮瓚促之，事反功同，用之不窮。

【僕散忠義】

僕散忠義爲博州防禦使，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倉卒間將士皆皇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搥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

【晏嬰】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同事景公，恃其勇力而無禮。晏子請除之。公曰：「三子者，搏之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請公使人饋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接一搏

猶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鼉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治少

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登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相驚，以爲河伯。若治之功，亦可

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平逮，取桃不讓，是貪也，

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

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命，公葬之以士禮。其後諸葛亮作梁甫吟以哀之。

【王守仁】 逆濠反，張忠朱泰誘上親征，而守仁擒濠，報至，羣奸大失望，肆爲飛語中。公又令北軍罪坐慢

逆濠反，張忠朱泰誘上親征，而守仁擒濠，報至，羣奸大失望，肆爲飛語中。公又令北軍罪坐慢

罵，或故衝導以起釁。公一不爲動，務待以禮，預令巡捕官論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秦等領禁之，令勿受。守仁乃傳諭百姓，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去，厚與之襯，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領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酬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

【鷓夷子皮】

鷓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鷓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嚴養齋】

海虞嚴相公訥，營大宅於城中，度基以就。獨民房一楹，錯人未得方圓。其人鬻酒腐，而房其世傳也。司工者請厚價乞之，必不可，憤而訴公。公曰：「無庸，先營三而可也。」工既興，公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辦此家，且先資其直。其人夫婦拮据，日不暇給，又募人爲助。已而鳩工愈衆，獲利愈豐，所積米豆，充物屋中，缸仗俱增數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也，遂書券以獻。公以他房之相近者易焉，房稍寬，其人大悅，不日遷去。

勢取不得以惠取之，我不加費，而人反誦德，遊于其術而不知也，妙矣哉！

【周玄素】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于殿壁。對曰：「臣未嘗遍跡九州，不敢奉詔。惟陛下草建規模，臣潤色之。」帝卽操筆，脩成大勢，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少動？」

帝笑而唯之。

舉筆一不稱旨，事且不測，玄素可謂巧於避禍矣。

【唐太宗】

薛萬徹尙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

酒召對，握槩賭所佩刀，帝佯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甚，薛未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于舊。省卻多少調和力氣。

【狄青】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韓魏公厚遇之。狄青每宴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即叫怒無禮，邊地無之，狄為求于內郡。後每燕集，終日惟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

【王安石】 王舒王，越國吳夫人，性好潔成疾，王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骸歸私第，有官藤牀，吳假用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跌而登牀，偃仰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

權奇

堯趨禹步，父傳師導，三人言虎，踰垣叫跳，亦念其儀，虞其我暴。誕信遞君，正奇爭效，嗤彼迂儒，漫云立教。集權奇。

【孔子】 孔子居陳，去適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謂之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大信不信。

【淮南相】 孝景三年，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淮南王以故得完。

若腐儒必痛言切諫，如以水投石，何益此事？比酈寄賣友，嫁太尉於北軍，同一轍，而更覺撇脫。

【王敬則】 王敬則常任南沙縣，時方兵荒，縣有劫賊，羣聚匿山中，為民患，官捕之不得。敬則遣人致劫帥曰：『若能自出首，當為申自請盟之廟神，定無負。』蓋縣有廟神甚醜烈，鄉人多信之，故云。劫

帥許之，卽設宴廟中。致帥，帥至，卽席收之曰：『吾業啓神矣，若負誓，當還神于生。』遂殺十牛享神，而竟斬帥，賊遂散。

【宋太祖】

藝祖既以杯酒釋諸將兵權，又慮其所蓄不資，每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金。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疑醉中真有是言，翌日各以表進如數。

【宋太宗】

宋太宗卽位初年，京師某街富民某，有丐者登門乞錢，意未滿，遂詈罵不休。衆人環觀，靡不忿之。忽人叢中一軍尉躍出，刺丐死，擲刀而去，勢猛行速，莫敢問者。街卒具其事聞於有司，以刀爲徵，有司坐富民殺人罪，既讞獄，太宗問其服乎？曰：『服矣。』索刀閱之，遂納於室，示有司曰：『此吾刀也，向者實我殺之，奈何枉人？始知鞭笞之下，何罪不承？羅鉗吉網，不必濁世。』乃罰失人者而釋富，諭自今訊獄宜加慎毋濫。此事見宋小史。更有一事，金城夫人得幸于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白觥勸晉王，晉王面辭，上復勸。晉王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晉王引弓射殺之，抱太祖足泣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爲社稷自重。』遂飲射如故。夫投鼠忌器，晉王未必鹵莽，乃爾，此事恐未然也。

【高皇帝】

滁陽王二子，忌夫太祖威名日著，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洩。及二子來邀，上卽與偕往，了無難色，二子喜其墮計。至半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卽轉，因罵二子曰：『如此歹人！』二子問故，上曰：『適上天相告，爾設毒毒我，我不往矣。』二子大駭，下馬恭立，連稱豈敢，自是息謀害之意。

【吳官童】

英廟在宮中，也先以車載其妹請配焉。上以問吳官童，（官童驛使也）正統十三年，使因被拘，至是自請從上。對曰：『焉有天子而爲人壻者？後史何以載？』然卻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

「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俟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美女數人薦寢，復卻之曰：「留俟他日，為爾妹從嫁，當并以為嬪御。」也先益加敬焉。

天子不當為人壻，中國又可給他人乎？如反正而有人效女，雖納之可也。厥後英廟復辟，乃使至官童，叩以不來取女之故。使者曰：「已送至邊，為石亨殺媵而納女。」上命隱其事，而亨禍實基於此。

【鄭公孫申】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不急君也。」晉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

侯伐鄭，而歸鄭伯。

子魚立而宋襄返，叔武立而衛成還，此春秋之已事，亦非自公孫申始也。國朝土木之變，也先挾上皇為名，邀求叵測。于肅愍謝之曰：「賴社稷之神靈，已有君矣。」也先計窮，竟歸奉上皇。識者以為得公孫申之謀。

王旦從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入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無捷報當如何？」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此又用廉頗與趙王約故事。大臣謀國，遠慮至此，亦由君臣相得，同懷社稷之憂，而無猜忌故也。

項羽欲烹太公，高帝曰：「我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陳眉公謂太公以此歸漢，亦瓦注之意也。

【胡松】結溪胡大司空松，號水庵，元為嘉興推官，署印平湖，有惠政。適倭寇猖獗，郡議築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震，各任

版築，不閱月城成。

【狄青】南俗尚鬼，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

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錢，盡錢面。左右諫止，倘不如意，恐阻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倏一擲百錢

皆面，于是舉兵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帖釘之，加以青紗籠，手自封焉。曰：『候凱旋，當謝神取鉗。』其後平邕州還師，如言取釘，幕府士大夫共視，乃兩面錢也。桂林路險，士心惶惑，故假神道以堅之。

【王瓊】

王晉溪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御史以聞，事下兵部。晉溪呼齋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數十火夫縛之，何足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巡按不職考察，卽當論罷矣。』賈本人回，傳流此語，皆以本兵爲翫寇，相聚憂之。賊知朝不發兵，遂恣劫掠，不復備。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浙，晉溪卽請密勅許公討之，授以方略。許令彭憲副潛提民兵數千，出其不意，乘夜往勦。賊方擄掠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卽時擒賊，遂平之。

爾時若朝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弄小成大。此舉不煩一旅，不費一財，而地方晏如。晉溪之才，信有大過人者，雖人品未醇，何可廢也？

【楊雲才】

楊雲才多心計，每自繕修，略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爲。及成，始服其精妙。爲荊州同知日，當郡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謀諸守令，欲稍益故額。雲才乃曰：『某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日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而出己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人視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磚厚而陶者不知，城增而主者不費，心計之妙，侔于思神。

【种世衡】

种世衡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縛者，驅數對于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縛。』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縛。』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

近於欺矣，褒似雖啓齒，恐烽火從此不靈也，必也真教手縛為兩得。

【雄山智僧】

雄山在南安，其上有飛瓦巖。相傳僧初結庵時，因山伐木，但恐山高運瓦之難，積瓦山下，誑欲作法飛瓦，砌屋不用工師，十日已定。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偽為傭人挑瓦上山，觀者欲其速於作法，爭為搬運，頃刻都盡。僧笑曰：『吾飛瓦則如是耳。』

【李抱貞】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為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某當於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即鎖以相出。』僧喜從之，遂布狀聲言。抱貞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果，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貞亦引僧視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計滿七日，遂聚薪發燄，擊鐘念佛。抱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傾，僧薪並盡，藉所得貨財，即日悉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造塔貯焉。

【劉元佐】

汀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為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

【陝西鐵錢】

得錢巨萬，以贍軍資。不仗佛力，軍資安出？王者並存三教，其亦有所用之也歟？起居舍人毋湜，至和中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文彥博曰：『如此是愈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

【出見錢】

出其家纈帛數百匹，使賣之，日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相檜呼一鑷工櫛髮，以五十當二錢犒之，諭曰：『此錢

【出見錢】

出其家纈帛數百匹，使賣之，日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相檜呼一鑷工櫛髮，以五十當二錢犒之，諭曰：『此錢

數日有旨，不便，可早用也。『鑷工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京下見錢頓出。又都下貨壅，乏見錢，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錢不用，約翌午畢事。』縣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之，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大昂，錢溢於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

賊檜亦儘有應變之才，可喜；然小人無才，亦不能爲小人。

【令狐楚】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迓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所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

米價頓平。

【俵馬】

俵馬以高三尺八寸，齒少而形肥者爲合式，各州縣無孳生駒，必從馬販買，解開州府各縣之中。馬販自外來，先被各縣攔截買完，然後放過州官，比解嚴伯馬頭，枉受鞭笞，馬價騰踊，求速反遲。陳霽巖爲知州，洞知之，故緩其事，行馬販到齊，方出示看馬。先一日喚馬頭到堂，面問之云：『各縣俵馬已行，汝知之乎？』咸叩頭應曰：『知之。』又密諭曰：『我心甚忙，明日看馬，只做不忙，汝輩宜知之。』又叩頭感激而去。明日各馬販隨馬頭帶馬，有高至四尺者，令輕置不用，曰：『高低怕相形，寧低一寸，我有稟帖到太僕寺，只說是孳生駒耳。』衆稟再遲三日，至臨濮會上，馬易得，公許之，不責一人而出。各馬販氣索然，爭願賤賣，兩日而辦。在他縣爭市高馬，刻期早解，以求保薦，騰價至四五十金，在本州無過二十餘金者。

真心爲民，實政及民，必然置保薦於度外，善保薦者，而不干求保薦者也。

【徐道覆】

徐道覆盧循妹夫也，始與循密謀舉事，欲治舟船，使人伐材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于郡減價發賣，居人貪賤，爭取市，各儲之家。如是數四，故船板大積。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無敢隱者，乃併力裝船，旬日而辦。

道覆雖草竊，其才略有過人者，倘盧循能終用其計，何必遽爲水仙？其臨死歎曰：「吾爲盧循所誤，使吾得事英雄，天下不足定也。」嗚呼！奇才策士，鬱鬱不得志，而狼藉以死者比比矣！天后覽駱賓王檄，歎曰：「使此人沉於下僚，宰相之過也！」知言哉？

【秦王禎等】

魏秦王禎爲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出抄掠。禎計召新蔡襄城，蠻首使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而以一囚易服參其間。禎先自射皆中，因命左右以次射，及囚不中，卽斬。蠻相視股栗，又預令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以候。禎臨坐，會有微風動，輒舉目瞻天，願望蠻曰：「風氣大暴，似有抄賊入境，不過十許人，當在西角五十里。」卽令馳騎掩捕，尋捕十人至。禎告諸蠻曰：「非爾鄉里耶？作賊合死不？」卽斬之。蠻懼服，不知其爲死囚也，自是境無暴掠。

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馬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物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紇大駭，至出境無敢異詞。

真宗幸澶淵，丁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罪囚，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得渡。遂立部分使沿河執旗幟，擊刁斗自衛。契丹乃引去。

死罪也，而亦不令徒死，禎借之以威，燧借之以威虜，謂借之以威兵。其大者爲構李之克敵，而最下供御囚，亦假之以代無辜之命。政如聖藥，玉塵垢土木，皆入藥料。

【楊璉】

楊璉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者釋。將至丹徒，璉選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往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從者逐之，二人卽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君至，逼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蹈兩。」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敢放恣云。

【韓 雍】

雍鎮兩廣，防患甚嚴，心腹二人外，絕不許登階，亦惟用權術威鎮之。一日與鄉人宴於堂後，踰蹴為戲。既散，潛使人置石砲，有觀者，因指示曰：「此公適所蹴戲也。」衆吐舌，咸以公為絕力，所張蓋內暗藏石，石以口口口毛髮間，每出座蓋下，鬚髮翕張不已，貌既魁岸，復觀茲異，驚為神明焉。

人而愚，因以愚之。

【王 導】

王敦威望素著，一日舉兵內向，衆咸危懼。適敦寢疾，王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

【程 嬰】

屠岸賈攻永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匿公宮。趙朔客白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无聲。」及索兒，竟無聲。既脫，程嬰為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襁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我告趙氏孤處。」諸將軍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往。公孫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也，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於厥，厥知趙孤在，乃以趙氏對。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厥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納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皆委罪于屠岸賈。于是武嬰徧拜諸將，相與攻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武既冠成人，

嬰曰：『吾將下報公孫杵臼。』遂自殺。

趙氏知人，能得死士力，所以蹶而復起，卒有晉國。後世縉紳門下，不以利投，即以勢合，一旦有事，孰為嬰杵？魯武公與其二子括與戲朝周宣王，愛戲立為魯世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時公子稱最少，其保母臧寡婦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死，其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將殺之。臧聞之，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于稱處，伯御殺之。臧遂抱稱以出，遂與稱另同匿之。十一年魯大夫知稱在，于是請于周而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時呼臧為孝義保，事在嬰杵前，嬰杵蓋襲其智也。然嬰之首孤杵之責嬰，假裝酷似，不惟仇人不疑，舉國亦莫知其術更神矣，其心更苦矣。

【太史慈】

北海相孔融聞太史慈避地東海，數使人饋問其母。後融為黃巾賊所圍，慈適還，聞之，即從間道入圍，見融，融使告急於平原相劉備。時賊圍已密，極難其出，慈乃帶鞬彎弓，將兩騎自從，各作一的持之，開門出，觀者盡駭。慈徑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射之，射畢，還明日復然，如是者再。圍千人，或起或臥，乃至無復起者。慈遂嚴行薦食鞭馬，直突其圍，比賊覺，則馳去數里許矣，竟從備乞兵解圍。

【陳子昂】

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眾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宜陽里。』如期偕往，則酒餽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士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穀，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下。

唐人重才，雖一藝一能，相與驚傳讚歎。陳子昂借胡琴之價，出奇以市名，而名果成矣。若今日不唯文軸無用處，雖求一聽胡琴者，亦不可得，傷哉！

【爰種等】

爰盜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盜，盜患之。兄子種為常侍騎，謂盜曰：『君眾辱之

後雖惡君，上不復信。』于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王敦用溫嶠爲丹陽尹，置酒爲別。嶠懼錢鳳有後言，因行酒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板擊之，墮幘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敢不飲？』鳳不悅，敦以爲醉，兩釋之。明日鳳曰：『嶠與朝廷甚密，未必可信，宜更思之。』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嶠得還都，盡以敦逆謀告帝。

時朱兆因六鎮屢反，誅之不止，問計於高歡。歡謂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有犯則罪其帥。兆曰：『善，誰可行？』賀援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毆允，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下，間上如此。』兆以歡爲誠，遂委本兵，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軍士素樂歡，莫不皆至，歡去，遂據冀州。

【王東亭】

王緒素讒，殷荊州于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于王東亭曰：『卿且數詣上。』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難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何所道？』緒云：『故是常談。』國寶謂緒于己有隱，情好日疎，讒言用息。

此曹瞞間韓遂馬超之故智。張濬殺平陽牧守，亦用此術。（平陽牧張姓滿，神王阿之大揆）

【吳質】

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曹丕患之，以車載廢簾絹，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不疑。

植之奪嫡，操固疑之，疑植則其不疑丕也易矣。不然，多猜如操，何一推驗而卽止耶？其殺修也，亦以孤植而安丕，而說者謂簾絹取忌，雞肋記載，亦淺之乎論操矣。

【司馬懿等】

曹爽擅政，懿謀誅之，懼事泄，乃詐稱疾篤。會河南君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使兩婢侍，持衣

指口言渴。婢進粥，粥皆流出，盡胸。勝曰：「外間謂公舊風發動耳，何意乃爾？」懿微舉聲，言君今屈并州，并州近日，好爲之備。吾死在旦夕，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爲託。」勝曰：「當忝本州，非并州。」懿故亂其詞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勝退告吏曰：「司馬公尸屍餘氣，形神已離，不足復慮。」于是爽遂不設備，尋誅爽。

安仁義朱延壽皆吳王楊行密將也。延壽又密，朱夫人之弟。淮徐已定，二人頗驕恣，且謀叛。行密思除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行則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明，此天廢我也。諸兒皆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朱夫人喜，即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即出朱夫人而執斬仁義。

孫堅出兵誅董卓，至南陽，衆數萬人，檄南陽行守張咨請軍糧。咨曰：「堅鄰二千石耳，與我等不應調發。」竟不與。堅欲見之，又不肯見。堅曰：「吾方舉兵，而遂見阻，何以威後？」遂詐稱急疾，舉兵震惶，迎呼巫醫，禱祝山川，而遣所親人說咨，言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百人，持牛酒詣堅營。堅臥見，亡何起，設酒飲咨。酒酣，長沙主簿入曰：「前移南陽，道路不治，軍資不具。」太守咨積停義兵，使賊不能討，請收按軍法。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圍，不得出，遂縛於軍門，斬之。一郡震慄，無求不獲。所過郡縣，皆陳糗糧，以待堅軍。君子謂堅能用法矣。法者國之植也，是以能開東國。

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鑑反，遊擊仇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興武營守備保助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助以賊姻家，遂疑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乃舉助爲參將，鉞爲副戎，責以討賊。助感激自奮，鉞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候助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得助信，即疾入，謂賊黨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方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往問病，鉞又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猝起

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將士皆集，遂奪城門，擒真鑿。

【杜 畿】

高幹舉并州反，前河東太守王邕被徵掾衛固。范先以請邑為名，實與幹通謀。曹操拜杜畿為河東太守，固辭以兵絕陝津，畿不得渡。或謂宜須大兵，畿曰：「河東三萬，自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必懼而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鄆津渡，范先欲殺畿，固曰：「何益？徒有殺之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將校吏兵三十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資募兵。」固以為然，從之，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日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時善人在外，陰為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立矣。會高幹入漢，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郡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累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

【曹 冲】

曹公有馬鞍在庫，為鼠所傷，庫吏懼欲自縛請死。冲謂曰：「待三日。」冲乃以刀穿其單衣，若鼠嚙者，人見謬為愁狀。公問之，對曰：「俗言鼠嚙衣不吉，今兒衣見嚙，是以憂。」公曰：「妄言耳，無苦。」俄而庫吏以嚙鞍白，公笑曰：「兒衣在側且嚙，况鞍懸柱乎？」竟不問。

【楊 倭 漆】

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用事，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惡其逼，令邏卒撫其陰私，欲致于死。時有藝人楊暄（一作墳）者，善倭漆畫器（宣廟喜倭漆之精，令暄往學）號楊倭漆，憤甚，方奏達違法二十餘事，且極其稱彬枉疏入，上令達速問，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

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安得有此？望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授暄，使暄投進。暄實不知所言何事？君侯若會衆官廷詰我，我必對衆言之，李當無辭。」達聞喜甚，勞以酒肉，早朝以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外，方引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命所，暄已吐矣。」賢正驚訝，暄即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達叫我指也。」因剖析所奏二十餘條，略無餘蘊，達氣沮。詞聞上，由是疎達，彬得分司南都，居一載，驛召還職，後達坐怨望，謫戍廣西以死。

此與張說出張昌宗保全魏元忠事同軸，然說故多權智，又得宋璟諸人再三勉勵，而後收蓬蒜之益。楊暄一介小人，未嘗讀書通古，而能出一時之奇，抗天威而塞奸吻，不唯全袁彬，并全李賢，不唯全二忠臣，且能去一大奸惡，智既十倍于說，即其功亦十倍于說也。一時縉紳之流，依阿事達者不少，覩此事有不吐舌，聞此事有不愧者乎？豈非衣冠牽于富貴之累，而匹夫迫於是非之公哉？洪武時，上嘗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誅之。馬太后是日茹素，上問故，后曰：「聞今日誅宋先生，妾不能救，聊爲持齋，以資冥福耳。」上悟，即馳驛使人赦之。薛文清（暄）既忤王振，詔縛詣市殺之。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廚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怒，解適王偉申救，遂得免。夫老僕之一哭，其功幾符聖母，斯其事亦奇矣。語曰：「是非之心智也。」智豈以人而限哉？

土木之變，內侍喜寧本木種也，從太上于宮中，數導之入寇，以敗和議，上患之。袁彬言于太上，遣寧傳命于宣府，參將楊俊索春衣，因使軍士高磐與俱。彬刻木藏書，緊磐髀間，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既得書，與寧飲城下，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解京處以極刑。于是乃失鄉導，厭兵，遂許返蹕。案彬周旋虜中，與英廟同起處，其宣力最多，而誅寧尤爲要著，亦寧武子之亞也。

【喬白巖】

武宗南巡，江提督所領邊兵，皆西北勁兵，偉岸多力。喬白巖命于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

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相期，至教場中比試。南人輕捷，跳趨如飛，北人蠢笨，方欲交手，或撞其脅，或觸其腰，皆倒地僵臥。江氣大沮喪，而所蓄異謀，亦已潛折一二矣。

時應天府丞寇天敘，山西人，署尹事，每日帶小帽，穿一撒衣，坐堂，自應供朝廷外，毫不妄用。江彬有所虐索，每使至，佯爲不見，直至堂中，方起立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竭，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堅問耳。』每次如此，彬無可奈何而止，此亦白巖一時好幫手也。又是時邊軍每于市橫行，強買賣物，寇公亦選矮精悍之人，每早晚祇候行宮，必以自隨。若遇此輩，卽與相持，邊軍大爲所挫，遂斂迹，想亦與白巖共議而爲之者。

【宗威愍】

宗汝霖，建中靖國間，爲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黃榮，上書曰：『姑蘇編置某州。』道經文登，感寒疾不能前進，牙校督行甚厲，雖賂使暫留，堅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於宗，宗卽具供帳於行館，及命醫診候，至調理安完而已。不知牙校所在，密訊其從行者云：『自至縣，卽爲縣之胥魁，約飲於營妓，而以此胥吏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貪色，至今不肯出戶，屢迫促之，乃始同進。』

探知嗜酒貪色，便有箇題目可做，只用數胥更而行，人之厄已陰解矣。道學先生道理，全用不著，此公可與談兵。

【張易】

張易通判欽州，刺史宋匡業，使酒陵人，果于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烽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性，不可當也。』易崑峨啗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事雖瑣，頗得先發制人之術，在醫家爲以毒攻毒法，在兵家爲以兵攻兵法。

【張循王老卒】

張循王（浚）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

無事可做，只索眠耳。」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卽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可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數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隆，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退老園中如故。」

羅景論云：「一敝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度量恢宏，足使人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內外，分授種蠶，高帝捐黃金四十萬斤于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成功。老卒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司馬相如】

卓文君旣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不分一錢。相如與文君謀，乃復如臨邛，盡賣其車騎，置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釪。身自穿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王孫聞而恥之，不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乃復遷成都爲富人。

卓王孫始非能客相如也，但看臨邛令面耳，終非能婿相如也，但恐辱富家門面耳。文君爲之女，真可謂犁生駢角矣。三吉始則重客相如，及其持節喻蜀，又爲之負弩前驅，而當釪滌器時，不聞下車慰勞，如信陵之於毛公，薛公也，其眼珠亦在文君下哉？

【附 智 醫】

唐時京城有醫人，忘其姓名。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痊，請

診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姝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即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誰語也。』其姝僕恐之，此疾永除。

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接。俄而設臺，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久促不至，少年飢甚，聞醋香，不覺屢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啜盡，趙卿乃出。少年惡謝卿曰：『郎君先因喫膾太多，飲醋不快，又有魚鱗于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芥醋，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今果愈疾烹鮮之會，乃權詐耳，請退謀朝餐。』

捷智

靈變

一日百戰，成敗如絲，中年指草覆於臨時，去凶即吉，匪夷所思。集靈變。

鮑叔

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人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管仲挽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管仲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僵也，其智若鏃矢也。

王守仁以疏敕載銑，廷杖謫龍場驛，守仁微服疾驅，過江作弔屈原文，見志，尋爲投江絕命詞，佯若已死者。詞傳至京師，時逆瑾怒猶未息，擬遣客間道往殺之，聞已死乃止，智與鮑叔同。

管夷吾

齊桓公因鮑叔之薦，使人請管仲於魯。施伯曰：『是固將用之也，夷吾用於齊，則魯危矣，不如殺而以屍授之。』魯君欲殺仲，使人曰：『寡君欲親以爲戮，如得屍，猶未得也。』乃束縛而檻

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管子恐魯之追而殺之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是速。

呂不韋曰：『役人得其所欲，管子亦得其所欲。』陳明卿曰：『使桓公亦得其所欲。』

【延安老師較】

寶元元年，黨頊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御雍為帥，憂形於色，有老軍較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黨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可，某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為之小安。事平，此較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不驗，須伏法。』較笑曰：『若未之思也，若城果陷，誰暇殺我耶？聊欲安衆心耳。』

【吳漢】

吳漢亡命漁陽，聞光武長者，欲歸，乃說太守彭寵使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王郎寵以為愁，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詐寵，令只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遂決計焉。

【漢高祖】

楚漢久相持未決，項羽為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我兩人，願與王排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乃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罪十。項王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射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主出行車，病甚，因馳入成皐。

小白不僵而僵，漢王傷而不傷，一時之計，俱造百世之業。

【晉明帝】

王敦將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寶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人疑明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燕卑奴來也。』帝母苟氏燕代人，帝

狀類外氏鬚黃故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見逆旅賣食媪，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俄而追者至，問媪，媪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稽留良久，帝遂免。

【爾朱敞】

是會日暮，遂得免。

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爾朱氏。榮族子敞，字乾羅彥伯子。少隨母養于宗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大街，見羣兒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便執綺衣兒，比究問非

【韋孝寬】

尉遲迴先爲相州總管，詔韋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迴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卽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密知其狀，乃令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果以待之。」迴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繇是不及。

【宗典等】

晉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潛出奔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宗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亦被拘耶？」因大笑，由是得釋。

宇文泰與侯景戰，泰馬中流矢，驚逸，泰墜地，東魏兵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擊泰背，罵之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是貴人，因捨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王厥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襖自隨。津邏疑之，曇永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數十，繇是得免。

【王羲之】

王右軍幼時，大將軍甚愛之，恆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逆節事，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汚頭面，被褥佯熟眠。敦論事半，方悟右軍未起。

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由是得全。

【吳郡卒】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吏民皆去，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以遽郡，此中便是。冰大驚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問其所願。卒曰：『正自廁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伯顏】

有告乃顏反者，詔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為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徐敬業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常因獵，命敬業入林起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出，英公大奇之。

【徐敬業】

凡子弟負跡跡之奇者，恃才不檢，往往為家門之禍。如敬業破轅之兆，見于童年，英公明知其為族崇，而竟不能除之，豈終惜其才智乎？抑英公勸立武氏，殺唐子孫殆盡，天故以敬業酬之也。諸葛恪有異才，其父瑾嘆曰：『此子不大昌吾宗，將赤吾族。』其後果以逆誅。隋陽智積（文帝臣）有五子，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通賓客。或問故，答曰：『多讀書，廣交游，才由是益，有才亦能產禍。』人服其識。弘定間，胡世寧（字木清仁和人）有將略，按察江西時，江西盜起，方議勦軍官來謁，適世寧他出，乃見其幼子繼，繼曰：『兵素不習，豈能見我父哉？』軍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之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共大異之。顧軍官不辨此誰教若者，以實對。繼初不善讀書，父以愚棄之，至是嘆曰：『吾有子自不知乎？』自此每擊賊必從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也。世寧上疏，乞以禮法裁制寧王。繼跪曰：『疏入必重禍。』不聽，果下獄。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母獨不哭曰：『此子』

在當作賊，胡氏滅矣。』此母亦大有見識。

【陳平】

陳平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寶，數目之。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平事漢凡六出奇計，請用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離間亞父，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游雲夢縛信，五也；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闕氏說之，解白登之圍，六也。六計中惟躡足封信最妙，若偽游雲夢大錯，入雲夢可游，何必曰偽？且謂信必迎謁，因而擒之，既度其必迎謁矣，而猶謂之反乎？察之可，遽擒之則不可。擒一信而三大功臣相繼疑懼，駢首滅亡，平之胎禍烈甚矣！○有大舟行，出鑰石盃飲酒，舟人疑為真金，頻囑之。此人乃就水洗盃，故墮之水中，舟人駭惜，因曉之曰：『此銘石盃，非真金，不足惜也。』又丘璜嘗過丹陽，有附舟者，屢窺寢所，璜心知其盜也，佯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飾，鋪陳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明日其人去，未幾刼殺于城中，被縛語人曰：『吾幾誤殺丘公。』此二事與曲逆解衣刺船之智相似。

【劉備】

曹公素忌先主，公嘗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適雷震，因謂公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相傳曹公以酒後畏雷，閑時灌圃，輕先主，卒免於難。然則先主好結菴焉，知非灌圃故智？

【崔巨倫】

北魏崔巨倫（字孝宇）嘗在殷州別將，州為賊陷，葛榮聞其才名，欲用之，巨倫規自脫。適五月五日會集百僚，命巨倫賦詩。巨倫詩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使呀欲死，半腹吐出舌。』聞者閔然發噓，以此自晦獲免。已潛結死士數人，乘夜南走，遇過騎，衆危之。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遽給賊曰：『吾受勅行。』賊方執火觀勅，巨倫輒拔劍斬賊，帥餘衆驚走，因得脫還。

嘉靖中倭亂江南，崑山夏生為倭所獲，自稱能詩。倭將以竹輿乘之，令從行，日與唱和，竟免禍。久之，夏乞歸，厚

贈而返，此又以不自晦獲全者也。夏稱倭將亦能詩，其詠丈菊詩云：「五尺闌干遮不盡，還留一半與人看。」

【倉卒治盜】

婁門二布商舟行，有北僧來附舟，欲至崑山。舟子不可，二商以佛弟子容之。至河，胡僧拔刀插几上，曰：「汝要好死，要惡死？」二子愕曰：「何也？」僧曰：「我本非良士，欲得汝財耳。速躍入湖中，庶可全屍。」二子泣下曰：「師容我飽餐，就死無恨。」笑曰：「容汝作一飽鬼。」舟子爲煮肉，多沃以汁，來以巨鉢盛之，呼二子肉已熟，二子應諾。舟子出，僧不意，急舉肉汁盞其頂，熱甚，僧方兩手推鉢，二子卽拔几上刀斬之，擲屍於湖，滌舟而去。

吳有書生假借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甚謹。一夕忘鎖，生縱步入焉。房甚曲折，几上有小石磬，生戲擊之。旁小門忽啓，有少婦出，見生驚而去。生亦倉皇外走。僧適攜酒一壺，自外入，見門未鎖，愕然問生，適何所見，答曰：「無有。」僧怒，掣刀擬生，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死他人手。」生泣曰：「容我醉後，公斷吾頭，庶惛然無覺也。」僧許之。生伴舉盃告曰：「庖中鹽菜乞一莖。」僧持刀入廚，生急脫布衫塞其壺口，酒不泄，重十許斤，潛立門背，伺僧至，連擊其首數十下，僧悶絕而死。問少婦，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分僧橐而遣之。

【張佳胤】

張佳胤，令滑，有巨盜任敬高，章僞稱錦衣使來謁，直入堂階，北向立。公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厲聲曰：「此何時，大尹猶倨見使臣乎？」公稍動容，避席迓之。敬曰：「身奉旨，不得揖也。」公曰：

「旨逮我乎？」命設香案，敬附耳曰：「非逮公，欲沒耿主事家耳。」時有滑人耿隨朝任所曹，坐草場火繫獄。公意頗疑，遂延入後堂，敬扣公左手，章擁背同入室，坐坑上。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來，聞公帑有萬金，願以相借。」遂與章共出七首置公頸。公不爲動，從容語曰：「爾所圖非報仇也，我卽愚，奈何以財故輕吾生，卽不七首，吾偷生孱夫，能奈爾何？且爾旣稱朝使，奈何自露本相，使人窺之，非爾利也。」賊以爲然，遂袖七首。公曰：「滑少利，安得多金？」敬出劄記如數，公不復辨，但請勿多取，以累吾官。反覆開論，久之曰：「吾黨五人，當于五千金。」公謝

曰：「幸甚，但爾兩人囊中，能裝此耶？抑何策出此官舍也？」賊曰：「公慮良是，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詔逮故事，不許一人從，從卽先刺公，候吾黨躍馬去，乃釋公耳。」公曰：「逮我晝行，邑人必困爾，卽刺我何益？不若夜行便。」二賊相顧稱善。公又曰：「帑金易辨識，亦非爾利，邑中多富屬，願如數貸之，既不累吾官，爾亦安枕。」二賊益善。公計，公屬章傳語，召吏劉相來，相者心計人也。相至，公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能免我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曰：「安得辦此？」公躡相足曰：「每見此邑中，富而好義，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書某上戶若干，某中戶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數。九人素善捕盜者，公又語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宜盛服謁見，勿以貸，故作竄人狀。」相會意而出，公取酒食酬酢，而先飲啖，以示不疑。且戒二賊勿多飲，賊益信之。酒半，曩所招九人，各鮮衣爲富客，以紙裹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如數。」作哀祈狀。二賊聞金至，且覩來者豪狀，不復致疑。公呼天平來，又嫌儿小，索庫中長几，橫之後堂。二僚亦至，公與敬隔几爲賓主，而章不離公左右。公乃持法碼語章曰：「汝不肯代官長較視輕重耶？」章稍稍就几，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競前，公乘間脫走，大呼擒賊。敬起撲公不及，自到櫺下，生縛章拷訊，又得王保等三賊主名，亟問之，已亡命入京矣。爲上狀緹帥陸炳，盡捕誅之。

祁爾光曰：「當命懸呼吸間，而神閒氣定，款語揖讓，從眉指目語外，另構空中碩畫，殲厥劇盜，如制小兒，經濟權略，真獨步一時矣。」

羅巡撫

羅某初出使川中，治舟河邊。川中有一處，男女俱浴于河，卽嬉笑舟邊。羅遣人禁之，男女鼓噪大罵，人多卒不可治，反拋石舟中而去。乃訴之懸，稍鞭數人。旣而羅公巡撫蜀中，縣民大駭。羅公心計之，是日又泊舟舊處，大言之曰：「此處民前被我懲創一番，今乃大變矣。」嗟嘆良久，川民前猜遂解。不但釋其猜，且可誘之於善妙哉！

【沈括】

沈括知延州時，種麟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能繼。殿值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民居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後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兵符？」因斬以徇。括在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超羣之能者，自起酌酒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專矢，皆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聲雄他府，真有用之才也。

【河清卒】

河清卒于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歸兵，治三股河。程顯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更報河清兵潰，歸兵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顯言勿納必爲亂，昉又言某自當之。既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懼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顯言甘而氣攝，既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先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顯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呂頤浩】

此等事，伊川必不能辨，縱能撫潰卒，必與昉詰訟於朝，安能令之心憚而不敢爲仇耶？建炎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呂相頤浩以大義論解，且林以利曰：「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遜倡卒者，皆側用印記，事平，悉別而誅賞之。六合之戰，周士卒有不致力者，宋祖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劍跡得數十人，悉斬之，由是部民莫不盡死，此與呂相事異而智同。

【段秀實】

段秀實爲司農卿，會朱泚反，時源休教泚追逼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此係危逼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姚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浴谷驛，得符而還。

按抱朴子云：『古人入山，皆佩黃袖越章之印，行見新虎跡，以順印印之，虎即去，以逆印印之，虎即還。』今人追捕逃亡文書，但倒用印，賊可必得，段公倒印，亦或用此法。

【黃震】

宋賞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黃震自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錢如西川，衆乃定。

【趙葵】

趙方寧宗時爲荊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子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一言而定。

按趙葵字南仲，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

【周金】

周襄敏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撫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困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勿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面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乃總制者固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爲阻和害衆，歸曰：『公主我，』始解散去。

【徐文貞】

留都鎮武軍，激賞投帖，詞甚不遜，衆憂之。徐文貞面諭操江都御史，出居龍江關，整理江操之兵，萬一有事，即據京城調江兵，杜其入孝陵之路。且曰：『事不須密，正欲其聞吾意，戒令各自

爲計。』變遂寢。

【王守仁】

王公守仁至蒼梧時，諸蠻聞公先聲，皆股栗聽命，而公顧益韜晦。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受陽諾而陰持兩端，權衆二萬人共降，實來觀釁。公遣門客龍光往諭意，受衆露亦如雪，環之數十里，呼聲震天。光坐胡床，引蠻跪前，宣朝廷威德，興軍問寬厚不殺之意，辭狠聲厲，意態閑暇。光貌清古，

鼻多髭，頗類王公。又故嘗物色公貌，竊疑公潛來，咸俯首獻款，誓不敢負，議遂定。然猶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公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公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丐命蘇受大悔，言督府誤我，日倉卒，安得萬金有反而已。公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公，公大驚，色日不寐，使人告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爾等。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公許之。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見，公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公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杖，杖人又田州人也，由是安然受杖而出，諸蠻咸帖。

按龍光字冲虛，吉水人，以縣丞致仕。王公督軍虔南日，辟為參謀。宸河之變，公易舟南趨吉安，光實贊之，一切籌畫，多出自光。後九年田州之役，公復檄光以從，卒定諸蠻，亦異人也。陳眉公惜其功賞廢閣，為之立傳。

【換字】

顧玠為儋耳郡守，文昌海面，當五月有大風，飄至船隻，不知何國人，內載有金絲鸚鵡，墨女金條等件。地方分金沈女，止將鸚鵡送縣，申呈鎮巡衙門，公文駁行，鎮守府仍差人督責。原地方畏避相率，欲飄海，主其事者，莫之為謀。玠適抵郡，咸來問計，玠隨請原文讀之，將飄來船作覆來船，致申遂止。

【添字】

益民喬憲，小嘗纍纍人羣，耿萊簡公（定）為守，多所平反，有男子婦死而論抵者，犢曰：「婦冒夫獸畜。」庭訊之，則曰：「冒儂為獸畜所生耳。」遂援筆續二字于犢，而抵筆出之，蓋婦言姑璋律，故應死也。

只換一字，便省許多事，只添兩字，便活一性命，是故有一字之貧，亦有一字之師。

【胡興】

聞斬使事，曰：「吾叔非二心者。」趙遂得免。祁門胡進士興，令三河文皇封趙王擇輔，以為長吏。漢庶人將反，密使至，趙王大驚，將執奏之。興以彼舉事有日矣，何暇奏乎萬一事泄，是趣之叛，一日盡殲之。漢平，趙王讓還護衛兵，宣廟

【張浚】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于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字德廣，丹陽人）適爲守將，一日

聞有勅令當至，心疑之，走白張公。公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

官發視，乃僞詔也，度不可宣，而事已彰灼。卒徒急於望賜，懼有變，復謀之。張公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

乃屏僞詔，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勅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

時。于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

【張詠】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

呼，復攬轡而行，衆不敢譁。

【徐達】上暗召徐中山王飲，迨後強之醉，醉甚，命內侍逆舊內宿焉。舊內上爲吳王時所居也。中夜王

酒醒，問宿何地，內侍曰：『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頭，乃出。上聞之，大說。

乖崖三呼，而軍譁頓息。中山三叩頭，而主信益堅。倉卒間，乃有許大主張，非特恪謹而已。

【顏真卿】安祿山反，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橙、盧奕、蔣清首以徇河北。真卿詒諸將曰：『吾素識橙等，其

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而藏三首。

【李揆】李尙書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番會盟使。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成，

當擇練朝事者，非揆不可。揆行則年少於揆者，後無所避矣。』揆不敢辭。揆至番，番長曰：『聞唐

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顧琛】宋文帝遣劉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帝宴會南席，北人在坐，帝問庫

都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知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

此對甚喜。

【李迪】

真宗不豫，李迪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置熱水曰：『王所需也。』迪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即上馬持去。

【叛卒】

曾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為襲，日盡殺之。統制鄺瓊縛呂祉叛歸，劉豫、張魏公方宴，僚佐報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樂飲至夜，乃為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豫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以賴安。

【叛將】

此即馮睢殺宮他之智。西周宮他亡之東周，盡以國情輸之。西周君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也。』君子金三十斤，堪使人操金與書，同遺宮他云云。東周君殺宮他。

【曹克明】

興宗時，克明官獻桂等十州都巡檢。既至蠻，蠻來獻藥，一器曰：『此藥凡中箭者傅之，創立愈。』克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即取箭刺一股，而傅以藥，蠻立死，羣蠻慚懼而去。

【太史慈】

太史慈在郡，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則州吏才至，方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章安在，題署得無誤耶？』因假章看，便裂敗之，吏大呼持慈，慈與語曰：『君不以柏與吾，亦無此日得敗禍福等耳，吾不獨受罪，豈若默然俱去？』因與遁還郡，章竟得直。

【涿人楊四】

天順中，承天門災，閣臣岳正以草詔得罪，降廣東欽州同知。道瀋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素憾正，至是族邏者以私事中，逮緊獄，詔拷掠俱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

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素聞正名，爲之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桎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鑿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炎之，紙得燥，自然得起。」楊乃如其言，去釘脫桎，剗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無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正以此得至戍所。

【李文達】

天順初，德秀等王皆當出閣。英廟論李文達公（賢）慎選講讀，乃文達以親王四位，用官人員，翰林幾去半矣。乃請于新進士內，選人物俊偉，語言正當，學問優長者，授以檢討之職，分在

講讀，遂爲定例。

【周文襄】

己巳之難也，先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之因糧于我也。時周文襄公（忱）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爲一空。

一云己巳之難，議者請燒通州之倉，以絕其望。于肅愍曰：「國之命脈，民之膏脂，奈何不惜？」傳示城中，有力者悉取之，數日粟盡入城。酈生以楚拔滎陽不堅守爲失策，勸沛公急取敖倉。又李密據黎陽倉，開倉恣民就食，浹旬得兵三十餘萬。徐洪客獻等謂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難以成功，宜乘銳進取，密不從而敗。劉子羽守仙人關，預徙梁洋公私之積，金人深入，餽餉不繼，乃去。自古攻守之策，未有不以食爲本者，要在敵未至而預圖耳。若搬運不及，則焚棄亦是一策，古名將亦往往有之，決不可齎盜糧也。

【韓襄毅】

韓雍弱冠爲御史，出按江西時，有詔下鎮守中官，而都御史誤啓其封，權以咨雍。雍請宴中官，而身爲解之。明日僞爲封職，而藏舊封於懷，俟會間，使郵卒持以付己，佯不知而啓之，稍讀一二語，卽驚曰：「此非吾所當聞。」遽令吏還中官，則已潛易舊封矣。雍起謝罪，復欲與郵卒杖，中官以爲誠，反爲救解，歡飲而罷。

此即王詔欺郭逵之計，做得更無痕迹。○郭逵為西帥，王詔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必生邊患，因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開詔讀之，怒形顏色，擲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問詔，詔以原牒進，無一字損壞也。上不悟詔計，不直達言，自是凡達論詔，皆不報，而詔遂得志矣。韓襄毅有耳，中有一郡守治酒，具進用盒，納妓于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于盒中，隨太守出。

此必郡守欲假此以窺公耳，公不拂其意，而處之若無事然，此豈死講道理人所知？

【耿司馬】

耿司馬公（足力）知成都府，益俗不喪而冠素，亟禁之。適兩臺撥捕蝗，公寢未發，道逢三素冠，皆豪子弟也，數之曰：「法不汝責，能掠蝗白雪乎？」其人擊額，遍募人掠之，蝗盡民無攪者。本欲掠蝗，借素冠以濟，一舉兩得，靈心妙用，可以類推。

【御史失篆】

有御史罪其縣令，縣令密使嬖兒侍御史，御史暱之。遂乘機竊其篋中篆去。御史顧篆篋空，心疑縣令所為，而不敢發，因稱疾不視事。嘗聞其教諭有奇才，因其問疾，召至牀頭，訴之。教諭教御史夜半于廚中發火，火光燭天，郡縣皆赴救，御史持篆授縣令，他官各有所護，待火滅，縣令上篆篋，則篆在矣。或云：「此教諭乃海瑞也。」未詳。

山盡水窮處，忽觀天臺鴈蕩，洞庭彭蠡，想胸中有走盤珠萬斛在。

【王安】

神廟雖定儲，而鄭貴妃權譎有寵，東宮不無危疑。侍衛單微，資用多匱，彌縫補救，司禮監王安力為多。福邸出藩，貴妃領宮界之，或迎附東宮勤止，最後十箱界至宮門，安知之，諫曰：「此非

太子之道也。」或曰：「業已界至奈何？」安曰：「即界還之，更簡箱之類，此者十枚，實以器幣而贈之。」乃謂妃曰：「適止箱于宮門，欲以方箱制也。」上及貴妃皆大喜。

【朴 恆】

嘗有覓親屍于戰場，潰腐不可物色者。高麗臣朴恆，父母歿於蒙古之兵，恆從積屍中，得相似者，輒收瘞，凡三百餘人，此亦一法。元祐間，有大臣某，父貶死，朱崖寓柩不歸。既貴，自過海迎柩，歲久無能識者。僧房中有數柩，枯骨無款記，不獲已，挈一棺歸，與其母合葬。後競傳誤取亡僧骨者，方知朴恆有見。

應卒

西江有水，遐不及汲，壺漿簞食，貴於拱璧。豈無永圖，聊得紓急，集應卒。

【張 良】

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以問留侯。對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敍謀反耳。』上憂之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窘我。』留侯曰：『令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齒為什萬侯，羣臣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溫公曰：『諸將所言，未必反也；果謀反，良亦何待問及而後言邪？徒以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耳。』袁了凡曰：『子房為雍齒遊說，使帝自是有疑功臣之心，致三大功臣相繼屠戮，未必非一言之害也。』由前言良為忠謀，由後言良為罪案。要之布衣稱帝，自漢創局，羣臣皆比肩共事之人，若缺望自危，其勢必反，帝所慮亦止此一著。良乘機道破，所以其言易入，而諸將之浮議息，不可謂非奇謀也。若韓彭、呂醢，良亦何能逆料之哉？

【救積澤火】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趨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召問仲尼。仲尼曰：『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

尼曰：『事急不及以二，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之人，請徒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人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賈似道爲相，臨安失火，賈時方在葛嶺，相距二十里，報道絡繹。賈殊不顧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且至太廟。』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椎劍護，里許卽易人，倏忽卽至，下令肅然，不過曰：『焚太廟者斬殿帥。』於是帥率勇士一時救熄，賈雖權奸而威令必行，其才自亦有快人處。

【直百錢】劉備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城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將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乎？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

月間府庫充實。

無官市則直百錢不能行，但要緊在平價，則民不擾而從之如水矣。

【知縣買飯】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引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且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造紅桌】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困之，稱降設醮紅桌子三百隻，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于酒坊茶肆，取桌相類者三百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立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妓館，不拘竹籬蘆簾，實以脂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日月。

【賃瓦】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鎰分俵關廂鋪店，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匝月新瓦到，如數賠還。』都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曰：『他皆可辦，惟瓦不及。』幼安命先于市上，

家以錢壹百，賃簷瓦二十片，限兩日以瓦收錢，于是瓦不可勝用。

二事皆一時權宜，可為事役之法。

【周 忱】

正統中，綵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勅江南士供甚急。時巡撫周忱，以議事赴京，遇諸途，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俟歸市皮還庫，以新易舊，兩得便利。王振欣然從之。

時邊事緊急，工部移文，索造盔甲腰刀數百萬，其盔俱要水磨。公取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歲不可，暫令擺錫旬日而辦。

【張 愷】

張愷，鄞縣人，宣德三年，以監生為江陵令。時值交趾大軍過，總督日晡立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鋸半脚，鑿其中，以鐵鍋實之。已又取馬槽千餘，即取針工各戶婦人，以按布縫成槽，槽口綴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食過，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為法。

後周文襄薦為工部主事，督運大得其力，嗟乎！此監生也，用人可以資格限乎？

【張 毅】

張毅為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雕鴈羽為之，其價翔踊不可得。毅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毅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任之。』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陶 魯】

陶魯字自立，鬱林人，年二十，以父成死事，錄補廣東新會縣丞。都御史韓公雍，下令索犒軍牛百頭，限二日具。公令出如山，羣僚皆不敢應。魯踰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責其妄。魯至，『不以相累。』乃榜城門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即與五十金。明日牛爭集，魯選取百頭，肥健者平價與之。

曰：『此韓公命也。』如期而獻。公大稱賞，檄魯隸麾下，任以兵政。其破藤峽，多賴其力，累遷至方伯。

本商鞅徙木立信之術，兼趙清獻增價平糶之智。

【邊老卒】

丁大用征嶺南，京軍乏食，掠得寇稻，以刀盃為杵，舂邊鄙。老卒笑其拙，教于高阜擇淨地坎之，如臼，然城茅鍛之，令堅實，乃置稻其中，伐木為杵，以舂甚便。

【蒺藜棒】

韋丹任洪州，值毛鶴叛，倉卒無禦敵之器。丹乃造蒺藜棒一千具，並于棒頭以鐵釘釘之，如蝟毛，車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辦，亦與刀劍不殊。

【冰礮】

宋真宗時，李允則知滄州，寇圍城，城中無礮石，乃鑿冰為礮石解去。近時陳規守安州，以泥不碌城，亦終不可下。

【猪脬渡淮】

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毫之楫。有人於囊中，取乾猪脬十餘，內氣其中，環著腰間，泗水而南，徑奪舟以濟。

【塞城竇】

顏當道口，某年河水圍濮州城，竇失戒，夜發聲如雷，須臾巷水沒胛。士有獻衣衲之法，其要取綿絮胎，縛作團，大小不一，使善泅卒沿城門漏，便塞之，水勢即弭，衆工隨興，城堞無虞。

【治堤】

熙寧中，睢陽界中，發汴堤於田，汴水暴至，堵防頗壞，陷之，亦不可制。時都水丞侯叔獻蒞相視役，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在澗，使人極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夾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

【塞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為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雷簡夫為臨令，乃令人各于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塞之，水患遂息。

【築垣】

陸光祖初授濬縣令，庚戌賀闌入塞，大司馬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垣以禦。陸持不可，司馬怒以撓軍興劾之。陸屹不動，已復言于直指，謂必役本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僱役法。直指上其

【築垣】

撓軍興劾之。陸屹不動，已復言于直指，謂必役本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僱役法。直指上其

議，竟得請，三輔乃安。

【曹 操】

魏武帝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其子甘酸，自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孫 權】

濡須之戰，孫權與曹操相持月餘。權嘗乘大船，來觀公軍。公軍弓弩亂發，箭著船旁，船偏重，權乃令迴船，更一面以受箭，箭均船平。

【書 城 壁】

金主亮怪多忌，劉錡在揚州命盡城，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亮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是生變。

【韓 琦】

英宗卽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定，大臣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衆人見，外人

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

【榆 木 州】

榆木州之變，楊勞金幼致入御輅密議，以六師在外，離山尙遠，乃祕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召匠人稍製爲棹，斂而錮之，殺匠以滅口。命光祿官進膳如常儀，號令加肅，北

人竟寂無覺者。梓宮至開平，皇太子卽遣皇太孫往迎，瀕行，啓曰：『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時僞。』時行急不及製，侍從楊士奇請以大行皇曰：『初授東宮圖書，權付太孫，歸卽納上。』皇太子從之，復謂士奇曰：『汝言雖出權宜，亦事幾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虛，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繇興也？』

【邵 澤 民】

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有籍可據。于是立命取牒，須臾持至，南薰門亭子會，及使以事暫還，此夜惟監交官物數人在焉。戶部邵澤民亦其一也，遽索視之，每揭二三板，則掣取一板，投火爐中，嘆曰：『力不能遍及也。』通籍中被褻者十二三，俄頃比使至，吏舉籍授之。

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之免者，皆澤民之力。

昔裴諝為史思明所得，偽授御史中丞。時思明殘殺宗室，諝陰援之，全活者數十百人。乃知隨地而作方便者，皆有益于國家，視死抄忠孝舊本子者，不知孰愈？

【盛文肅】

盛文肅在翰苑日，昭陵嘗召入，面諭近日先皇，禱而不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只朝此草詔，庶幾可以商量，不欲進本往復也。文肅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上從之。逮傳旨，小有司而平面子至，則詔已成矣。上嘉其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肅屬文思遲，乞平面子，蓋亦善用其短也。

敏悟

剪綵成花，青陽笑之，人工則勞，大巧自如，不卜不筮，匪慮匪思，集敏悟。

【司馬適】

晉惠帝太子適，自幼聰慧，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乃牽帝衣入暗中，帝問其故。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時適纔五歲耳，帝大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于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養上，而令坐費五穀？」帝撫其背曰：「是兒當興吾家。」後竟以賈后讒廢死，諡愍懷，吁！真可愍可懷也！

此大智識人，何以不祿？噫！斯人而祿也。司馬氏必昌，而天道僭矣。適諡愍懷，而繼惠世者，一懷一愍，馬遂革而為牛，天之巧于示應乎！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父吉甫每向同列誇之。武相元衡召謂曰：「吾子在家所讀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

問所讀書。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是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慚。

便知是公輔之器。

【洪 鍾】

崇仁洪鍾，生四歲，隨父朝京，以訓導考滿之京，舟中朝京與宮奕。鍾在旁諦觀久之，悟其形勢，導父累勝。比至臨清，見牌坊大字題額，索筆書之，遂得字體。至京師，遂設肆鬻字，京師異為神童。憲宗聞之，召見命書，即地連畫數字。又命書聖壽無疆四字，鍾握筆久之不動。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曰：「臣非不識字，第為此字，不敢于地上書之耳。」上嘉其言，即命內侍舁几，復以蹋襪立其上書之，一揮而就。上喜，命翰林給廩讀書，其父陞國子助教，以便其子。

按鍾宏治庚戌年十八，登進士，策授中書。不幸嬰疾，未三十而夭。豈釋氏所謂修慧未修福者耶？

【高 定】

高定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定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

夷齊爭之千年，高定決之一語，彼獐鹿松槐之封，徒齒牙為利，不足道矣。○賈嘉隱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徐勣于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賈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亦如徐問之，答曰：「槐樹。」長孫曰：「不能復矯對耶？」曰：「木傍加鬼，何煩矯對？」王雱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器，以獻荆公者，問雱何者是鹿？何者是獐？雱實未辨，乃熟視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杜 鎬】

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為近親所證者。兄疑其法，未能決，形於顏色。鎬尚幼，聞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文 彥 博】

彥博幼時，與羣兒戲，擊球，球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

【司馬光】

司馬光幼與羣兒戲，一兒誤墮大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公取石破甕，兒遂得免。

【王戎】

二公應變之才，濟人之術，已露一斑，孰謂小時了了者，士是不佳耶？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見道傍李樹，有子扳折，諸小兒競走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傍而多子，此必苦李。』試之果然。

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其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曰：

『人亡世亂，此無主矣。』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合二事觀，戎為智，衡為義，皆神童也。

【曹冲】

曹冲（字倉野）自幼聰慧，孫權嘗致巨象於曹公，公欲知其斤重，以訪羣下，莫能得策。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一較可知矣。』冲時僅五六歲，公大奇之。

【張翥】

張翥知處州時，有人欲造大舟而不能計其所費，問之，翥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

【戴顓】

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鑄丈六銅像，立瓦宮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也。戴顓（字仲若）視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脚肥耳。』為減臂脚，遂不覺瘦。

用侈便費財匱，官貪便覺民貧，將侈便覺敵強，舉隅善反，所通者大。

【楊佐】

陵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作底，用柏木為幹，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得水。歲久幹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唯天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官陵州教工人用木

盤，貯水穴隙灑之，如雨滴然，謂之水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尹見心】

尹見心為知縣時，縣近河，河中有一樹，從水中生有年矣。屢屢壞人舟，見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甚固，不得去。』見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為一杉木大桶，較木稍長，空

其兩頭，從樹杪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涸其水，使人入而銳之，木遂斷。

【懷丙】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

燾以聞，賜之紫衣。

【功德碑】

成祖勒高皇帝功德碑於鍾山，碑既鉅麗非常，而龜馱太高，無策致之。一日夢有神人告之曰：『欲豎此碑，當令龜不見，人人不見龜。』既寐思而得之，遂令人築土與龜背平，而輦碑其上，

既定而去土，遂不勞力而畢。

【修龍船腹】

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

決汴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即車入澳中。水完補訖，復以水浮，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室，永無暴露之患。

蘇郡葑門外，有滅渡橋，相傳水勢湍急，工屢不就。有人度地獻策於田中，築基建之。既成，濬為河道，水由橋下

而塞其故處，人遂通行，故曰滅渡。此橋鉅麗堅久，至今偉觀。或云魯班現身也，事與修麗相似。

【虞世基】

隋煬幸廣陵，既開渠而舟至寧陵界，每阻水淺，以問虞世基。答曰：『請為斂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即是淺處。』帝依其言驗之，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

【周之屏】

周之屏在南粵時，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謠撞田不可問止，入觀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周悟其意，揖而出，眾尚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解家人也。』眾出以問云何，

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申縮當在吾輩。』眾方恍然。

【杜瓊譙周】

漢末杜瓊（字作瑜）嘗言古名官職，無言曹者。始自漢以來，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

此殆天意乎？譙周因曰：『靈帝名二子曰史侯重侯，後即帝皆免為侯，亦此類矣。』然則先帝諱備，備者具也，後主諱禪，禪者授也。言劉已具矣，當授他人也。又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其無後矣。及蜀亡，競神其偶。周曰：『由杜君之詞廣之，非有獨至之異也。』咸熙二年，周書板曰：『典午忽兮，月西沒兮。』典午謂司馬，月西八月也，至八月而晉文帝崩。

【梁武帝】

臺城陷，武帝語人曰：『侯景必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乃成小人百日天子。』景篡位，果百日而亡。

【熊火】

紹興己酉有熊至永嘉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鎔曰：『熊于字為能火，郡中宜慎火燭。』後數日果燒民官舍十七八。弘治十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兵部郎中何孟春亦以慎火為言。未幾禮部火，又未幾乾清宮燬焉。

【柏人】

漢高祖過柏人，欲宿，心動，詢其地名，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已而聞貫高之謀。高祖不禮於趙王，故貫高等欲謀殺之。

【牛口】

寶建德救王世充，悉兵至牛口，李世民賀曰：『豆入牛口，必無全理。』遂一戰擒之。後漢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而死。唐馬燧討李懷光，引兵下營，問其地曰：『理光村。』喜曰：『擒賊必矣。』果然，遼主德光寇晉，回至殺光林而亡。宋吳燐與金人戰，大敗于興州之殺金坪。弘治中，廣西馬

參議垓與都司馬某征獠，至雙倒馬關，皆為賊所殺。寧王反，兵敗于安慶，舟泊黃石磯，問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

對江西人，讀黃如王音濠，歎曰：『我固應失機于此。』無何就擒，識其可盡，忽乎文皇兵至懷來城，毀五虎橋而

進，又如狼山士墓猪窩等城，俱不駐營，惡其名也。○弘治乙丑，崑山顧鼎臣為狀元，尹閣老值家居，謂人曰：『此

名末，善蓋臣與成聲相，似鼎成龍駕，名犯嫌諱。』至五月果驗，人謂尹之百，亦有木也。景泰辛未狀元，乃柯潛，時

人云：「極與哥同音。」未幾英廟還自北，退居南宮，因哥退之讖。

【曹翰】

曹翰從征幽州，方攻城，卒掘土得蟹以獻。翰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兆。况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然。

【鄭欽說】

欽說天性敏慧，精歷術。開元後，累官右補闕，內供奉。初，梁之大同四年，太常任昉于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鐘起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昉徧窮之，莫能辨，因遣戒子孫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得其解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欽說時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輒悟曰：「此卜宅者搜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圮日辰也。旬服五百也，黃鐘十二也，由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二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比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也。浹辰年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超悟。

【楊德祖】

楊修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題門作活字，便去。楊修急令壞之，曰：「門中活，闔字，王正嫌門大也。」

人餉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之，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常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蓋曰八字。魏武謂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俟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于字為絕，幼婦少女，于字為妙，外孫女之子也，于字為好，蓋曰受五辛之器，于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歎曰：

「吾才去卿，乃三十里。」

燥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惟曰：「雞肋。」外曹莫能曉。楊修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私于營中戒裝，俄操果班師。

德祖聰穎外露，為操所忌，其能免乎？晉宋人主多與臣下爭勝詩字，故鮑昭多累句，僧虔用拙筆，皆以避禍也。

【劉顯】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劉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

【東方朔】武帝嘗以隱語召東方朔，時上林獻棗，帝以杖擊，未央前殿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乎？」朔見上以杖擊檻，兩木為林，上林也，束束棗也，叱叱四十九也。

【開元寺沙彌】乾符末，有客寓廣陵開元寺，不為僧所禮，題門而去。題云：「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解，有沙彌知為誨語，是合寺苟卒四字。

【令狐綯】令狐綯鎮淮海日，嘗遊大明寺，見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卻雙鈎兩日全。」諸賓幕莫辨，有支使班蒙一見，知是大

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

【丁晉公】廣州押衙崔慶成抵皇華驛，夜見美人蓋鬼也。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廚飯。」慶成不解，述于丁晉公，丁解云：「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撲兒，瓜子也，御廚飯，官食也。」

「乃獨眠孤館四字。」

【相國寺詩】荆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為夫出婦憂亂荒也。及荆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

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為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

水傍去爲法字。女帶笠爲安字。柘落木爲石字。阿儂乃吳言，合之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字，寇盜攻剽爲賊民，蓋隱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李】

彪

後晉孝文嘗宴羣臣，舉卮言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鐘。」御史中尉李彪曰：「活酒老嫗甕注，坳屠兄割肉與稱同。」尙書左承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玉枝兒，擲袖在虛空。」彭城王勰悟曰：「此習字也。」孝文卽以金鐘賜彪。

【劉】

瑊

辛未會試，江陰袁舜臣作謎詩於燈上云：「六經蘊藉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卻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挂冠歸，本來面目君知否？」諸人不辨，惟劉瑊一見知之，乃辛未狀元四字。（瑊辛未榜眼吳人也）

【木馬謎】

秦少游爲謎難坡公云：「我有一間房，半間相與轉輪王，有時射出一線光，天下邪魔不敢當。」坡公應聲曰：「我有一張琴，琴絃藏在腹，馮君馬上彈，彈盡天下曲。」小妹曰：「我有一隻船，一人搖櫓一人牽，去時牽纜去，來時搖櫓還。」三謎皆指水馬，而後二謎更勝。

【拆字謝石等】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中貴人愕然曰：「但據字言之。」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日十月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論說俱有精意，錫賚具月，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坐客甚衆，石詳視謂朝士曰：「此閨內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故知是公內助所書。」問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遠可得否？曰：「正以爲此撓耳。」蓋也字着水

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連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皆當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爲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也。曰：「誠如所言，然此皆非所問者，賤室憂懷，娠過月，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二豎，下畫爲十三也。」而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故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蟲爲虵字，令尊閣所娠，殆虵妖也。然不見蟲，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畏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百小蛇，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

後石拆春字，謂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忤相檜正於戊。

建炎間，術者周生善相字，車駕至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土卽爲兀朮。不旬日果傳兀朮南侵。當趙秦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卞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旣而皆驗。往年有叩試事者，書串字，術者曰：「不特鄉闈得雋，南宮亦應高捷，蓋以串寓二中字也。」一生在旁，乃亦書串字，今觀術者曰：「君不獨不與賓興，更當疾。」詢其所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君以有心書，串下加心，乃患字耳。」已而果然。

相傳文皇在燕邸時，嘗做行諧，一相字者，寫帛字令看。其人卽跪拜稱死罪。王驚問故，對曰：「皇頭帝脚，必非常人也。」後有人亦書帛字，其人曰：「是爲白巾，君必遭喪。」

【蘇黃遷謫】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字與瞻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諧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尙能北歸乎？雷字雨在

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歸，至毘陵而卒，子由老于穎，十餘年而終，魯直竟沒于宜。

【子 犯】

城濮之役，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足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

【劉 伯 溫】

高祖方欲刑人，劉伯溫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之，不祥，欲以應之。公曰：『頭上血，衆字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為停三日而待之，而海寧降。

【董 伽 羅】

連海節度使段思平，為楊氏所忌，逃之，剖野核桃有文曰：『青昔。』思平析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吾當以是日舉義。』遂借兵東方。及河欲渡，思平夜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其軍。何董伽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為大夫，夫去首為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為王，鏡中有影，如人相敵，鏡破影滅，無對矣。』思平乃決，遂逐楊氏而有其國，敗蒙日大理。

寶，花謝子收成。』事雖不經，亦云善對。甘羅年十二，進曰：『日落帝星現，山崩地太平，海乾龍獻

【河 水 乾】

宋王有疾，夜夢河水乾，憂形于色，以為君者龍也，河無水，龍失其居，不祥。值宰輔問候，以此詢之，或曰：『河無水乃可字，陛下之疾當可矣。』帝欣然，未幾疾愈。

【王 曇 哲 等】

北齊文宣將受禪，夢人以筆點額，王曇哲賀曰：『王上加點，乃主字，位當進矣。』（吳祚國統志載熊循古吳大帝之夢同此）

隋文帝未貴時，嘗夜泊江中，夢無左手，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着獨拳也，當為天子。』後帝興，建此庵為吉祥寺。

唐太宗興，劉文靖謀之夜，高祖夢墮床下，見遍身為蟲蛆所食，甚惡之。詢于安樂寺智滿禪師，師曰：「公得天
下矣，牀下者，陛下也，羣蛆食者，所謂羣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如其言。

【先進場】

昔一士子將赴試，夢先進場，覺而語妻喜曰：「今秋必魁多士矣。」妻曰：「非也，子不憶魯語，
先進第十一乎？」後果名在十一。

【曹良史】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豆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擊，以為不祥。曹良史曰：
「吾往唱策之夜，亦為此夢，夢神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監也，有

擊為第也。』尋唱第果如夢焉。」

【占狀元】

孫龍光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龍光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
郎君喜，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

郭俊應舉時，夢見一老僧，着屐於臥榻上，蹣跚而行，既寤若惡之。占者曰：「老僧上坐也，着屐於臥榻上行，屐高
也，君其巍峨矣。」及見榜，乃狀元也。

【剃髭】

宋李迪美髭鬚，御試日，夢剃削俱盡。占者曰：「剃者替也，解元是劉滋，今替滋矣。」果狀元及
第。

【剃髮】

曹確判廣文，亦有臺輔之望，或夢剃髮為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善占夢，確召而詢之。此士曰：「
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剃度也，度杜同音，必代杜為相矣。」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確

大拜。

【舌生毛】

馬亮知江陵府任滿，當代夢舌上生毛，僧占曰：「舌上生毛，剃不得，當再任。」果然。

【季毅】

王濬夢懸三刀于梁上，須臾又益一刀。季毅曰：「三刀為州，又益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

益州刺史。

【郭喬卿】

後漢蔡茂家居，夢取得一束禾，又復失之。郭喬卿曰：『禾失為秩，君必膺祿秩矣。』旬日內徵為司徒。

【李仙藥】

給事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臥，夜夢十二月養蠶。仙藥占曰：『十二月養蠶，多絲也，君必送東司。』數日果送吏部。

饒陽李瞿曇（勳）

【楊廷式】

官番滿選，夜夢一母豬極大，李仙藥占曰：『母豬豕生也，君必得屯主。』數日果如其言。偽吳毛貞輔累為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言當得赤塢場官也。』果如其言。

【索統】

晉索統夢鼻脫去上衣，索統占曰：『鼻字去其上，乃男字也，當生男。』又張邈常奉使，夢狼啖一脚，索統曰：『脚肉被啖為卻字，子必不行。』後二占俱驗。又宋捕夢內有人着赤衣，捕把兩

杖極打之。統曰：『內有人肉字，朱衣赤色，乃乾肉也，兩杖像筋，極打之，必飽食。』亦驗。

【周宣】

魏周宣善占夢，有人芻夢狗，詢之，宣曰：『當得肉食。』已驗矣，其人往復，謬曰：『吾夜來復夢芻狗。』宣曰：『宜防傾損。』未幾因墮車損足，其人怪之，復謬云：『夜來又夢芻狗。』宣曰：『

慎防失火。』俄而家中火起，乃詣宣問曰：『吾夢芻狗，三占不同，而皆驗何也？』宣曰：『芻狗祭物，故始夢當得食，祭訖則車轢之矣，故墮車傷足也。既經車轢，必且入樵爨，故虞失火。』其人曰：『吾前實夢，後二次妄言耳。』宣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汝意既動，與真夢同，是以占之皆驗。』

顧琮為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謂不祥之甚，愈懼

【顧琮】

形于顏色。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

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人，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苻堅】苻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多難為醬，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

【張猷】左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坐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荊州，湜一夜夢講座下聽法而照鏡，占夢張猷，謂盧左丞曰：『崔令公乃大惡，夢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旁，竟其竟於今日乎？』得

勅令湜自盡。

【衛中行】

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諭囑，衛欣然許之。駁榜將出，其人忽夢乘驢渡水，蹶渡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濕。選人與祕書郎韓衆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年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駁放。

【王戊】

王戊夢有人以七枚榘子與之，著衣襟中，既覺得之。占曰：『榘桑子，自後大小男女凡七喪。』夢榘化喪，明用其雅。

【曾進】

江西曾進當大比之秋，夢抱一小兒，忽見此兒右邊，又生一耳，少頃見此兒無兩手，以為不祥，語其兄。其兄曰：『又添一耳，耳與又乃取字，小兒子也，子無兩手，乃了字，爾已取了。』已而果然。韓臯素與李錡不協，錡一日夢萬歲樓上挂冰，因自解曰：『水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臯來代我乎？』意甚惡之，臯果移鎮浙右。

【筮疾】

有人父官刺史，得書云：『有疾。』是人詣趙輔和館，別托相知者，筮遇泰。筮有云：『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語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已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

顧士羣母病，筮得歸妹之隨，或以為男女有家之卦，必無恙。郭璞曰：『歸妹女之終也，兌主秋，至立秋日終矣。』果然。

【占兄弟】

成化甲午，江南會試，揭曉之期，泰和尹公直在京，命卜者占弟嘉言中否？得明夷卦，內離外坤，三爻五爻發，二爻皆兄弟，占者以書云：『兄弟雷同難上榜。』嗚呼！不敢對。公曰：『三為白虎，五為青龍，龍虎榜動，有中之兆。兄弟發者，以兄問弟，弟當動而來矣。』不數日，喜報果至。

【占子】

有父占子病者，卦得父母當頭，克子孫凶象，而子孫爻，又不上卦，占者斷其必死。父泣而歸，途遇一友，問得其故，友曰：『父母當頭，尅子孫，使子孫上卦，則受尅矣。今之生機，全在不上卦，譬如父持大杖欲擊子，不相值則已耳，郎君必無恙。』未幾果愈。

語智

辯才

僑童有辭，鄭國賴焉，聊城一矢，名高魯連，排難解紛，辯哉僊僊，百爾君子，毋易繇言，集辯才。

【子貢】

吳徵會於諸侯，衛侯後至，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說太宰嚭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象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侯，是墮黨而崇仇也。』

『嚭說，乃舍衛君。』

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二三子何為莫出？』

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路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

「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而交日疎于王，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欲，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鐵而移。今以萬之乘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題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扶泗上諸侯，誅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于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惠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况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于數載，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左之以激其意，重實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面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

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荼。賴大王之賜，使得奏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後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殺盧之矛，步光之劍，以益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越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吳與齊將戰，彼戰而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戰於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直是縱橫之祖，全不是聖賢門風。

【魯仲連】

秦圍趙邯鄲，諸侯莫敢先救，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問入邯鄲，欲與趙尊秦爲帝。魯仲連適在趙，聞之，見平原君勝，勝爲介紹，而見之于辛垣衍。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術使其民，彼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反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吾不知，若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也，使覩秦稱帝之害，

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到，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梁之比于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以入之于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并脯鄂侯。文王聞而歎息，拘于羑里之庫百日，而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袍。』凡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于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舍，然且欲行天子之禮于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己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爲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吾乃今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矣。」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

蘇軾曰：「仲連辯過儀秦，氣陵髡衍，排難解紛，功成而逃，實戰國一人而已。」穆文熙曰：「仲連挫帝秦之說，而秦將爲之卻軍，此淮南之所謂廟戰也。」

〔虞卿〕

秦攻趙于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于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死，

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于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

之不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于魯，是人不能隨于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

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長者薄，而于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

心緩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

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

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

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

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

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

任也。昔日三晉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失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

破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于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

王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後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乎？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

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

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暴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償于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

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

地盡矣。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予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

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人，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以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見入于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于秦，天下之賀戰盛者，則必在于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敵，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于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其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仇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辨之畢也。是王失于齊，而取償于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從來議割地之失，未有痛切暢快於此者。

蘇代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于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往見韓相國公仲曰：

「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于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于周，是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于周，亦已愈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人于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敵高都，以定周也。」公曰：「善。」不徵甲與粟于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魏以誰，而君便之也？」

「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誰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求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先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陳軫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說其長者，長者詈之，訊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訊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妻者，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詈人也。』今楚至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是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左師觸龍

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

臣強諫，太后怒甚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願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于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庸 芮】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于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狄仁傑】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太后曰：『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若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太后乃悟。

議論到十分醒快處，雖欲不從而不可得。廬陵反正，雖因鸚鵡折翼，及雙陸不勝之夢，實姑姪子母之說有以動之。凡戀生前，未有不計死後者。○時王方慶居相位，以其子為眉州司土參軍。天后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安敢相近？』此亦可謂善諷矣。然慈主可以情動，明主當以聖格。則天明而不慈，故梁公辱昌宗而不怒，追張柬之而不疑，皆因其明而用之。

【陸賈等】

平原君朱建爲人剛正，而有日辟陽侯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陸賈素善建，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前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當相恤其災危，今君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行賄，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慚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儒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于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之富貴益倍矣。」于是閔儒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始以建爲背己，大怒，及其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于諸呂至深，而卒免于誅，皆陸生平平原君之計畫也。

不但陸賈朱建智，辟陽侯亦智。

梁孝王既刺殺袁盎，事覺懼誅，乃齎鄒陽千金，令徧求方略以解。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卽往求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子今且安之。」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陽行月餘，莫能爲謀者，乃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奈何？」先生曰：「子必往見王長君。」鄒陽悟，輒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陽乘間說曰：「臣願竊有謁也，臣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今陛下窮竟袁盎事，卽梁王恐誅，太后拂鬱無所發怒，必切齒側目于貴臣，而長君危矣。」長君瞿然曰：「奈何？」陽曰：「第能爲王言，得無竟梁事，則太后必德長君，金城之固也。」長君如其計，梁事遂寢。

朱建一篇程文，抄得恰好，不惟王先生智，鄒陽亦智。

【廝養卒】

趙王武臣遣韓廣至燕，燕人同立廣爲燕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至燕界，趙王門出爲燕軍所得。燕將求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十輩往，輒見殺。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王載歸。」舍中皆笑。養卒走燕壁，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王。」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之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名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耶？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願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立。夫以一趙，尙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必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楊善】

土木之變，上皇在外歲餘，乃屢責奉迎，未知誠僞，欲遣使探問，而難其人。左都御史楊善慨然請往之，將也。先密遣一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兵何故不戰而潰？善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况此行止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被爾家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爾家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皇帝卽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人獻策云：『今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所過山嶺，遍下錐橛，來者無不中傷。』」卽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今大銅銃止用一個石砲，所以打者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闊，人馬觸之卽死。」亦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傅箭頭，一著皮肉，人馬立斃。」又從其計。已取藥來，天下選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會將罪人試驗。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躍。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個，擦上毒藥，排於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之，莫不皆來。所操

練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矣。」回人曰：「如何無用？」善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回人聞言，潛往報知。次日善至營見也先，問汝是何官？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緞匹，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如何？」善曰：「比先汝父差使臣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廝，到中國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故。先次官人家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怪，乃結權臣，因說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曰：「者般語者，然詞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只與一疋，以此爭鬪。賣鍋者閉門不賣，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買，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又曰：「又說剪開緞疋，是回人所爲，他將一疋剪爲兩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人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善因見其意已和，乃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早領軍馬，卻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拏住便剜心摘胆，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會着他殺，是下人自殺。」善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者問皇帝回去還做否？」善曰：「大位已定，誰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善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一般。」有平章昂克問：「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善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此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著萬代人稱贊。」也先笑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於次日見之上皇，又次日也先遂

設宴，與上皇送行。

楊善之遣，止是探問消息，初未有奉迎之計。被善一席好話，說得也先又明白，又歡喜，即時遣人隨善護送。上皇來歸，奇哉！晉之懷愍，度其必不得，而不敢求者也。宋之徽欽，求之而不得者也。庶幾趙之廝養卒乎？然機有可乘者三，其餘輩皆欲歸王，一也；繼使者十輩之後，二也；分爭之際，易以利害動，三也。回犴于晉宋之故事，方以爲奇貨可居，而中朝諸臣一則恐受彼之欺，二則恐拂嗣立者之意，相顧推諉，而莫敢任。善義激于心，慨然請往，不費尺帛半鏹，單辭完璧，此又豈廝養卒敢望哉？○土木是一時誤陷，與晉宋之積弱不同，而也先好名，又非胡劉女真殘暴無忌之比；其強勢亦遠不逮，所以楊善之言易入。使在着宋往時，雖百楊善無所置喙矣。然爾時印纍纍，綬若若，而慨然請往，獨一都御史也。卽無善之口舌，獨無善之心肝乎？

富

弼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遣使來言關南之地。地是石晉所割，後爲周世宗所取。富弼奉使往，見契丹主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善用兵者，皆爲身謀耳。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幸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曰：『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地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明日契

丹王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問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結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弼還報，帝許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幣，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增遣，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哉？」契丹主知不可奪，自遣人求議，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

富鄭公與契丹主往復再四，句句占上風，而語氣又和婉，使人可聽。此可與李鄴侯參看，說辭之最善也。弼始受命往，聞一妾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有此一片精誠，自然不辱君命。

【王守仁】

土官安貴榮累世驕蹇，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參政司參政。猶未快，薄之，乃奏乞減龍場驛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謫龍場驛丞，貴榮甚敬禮之。守仁貽書貴榮，略曰：「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卽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居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誰云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陸

職，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爲？使君爲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底極也。衆必不堪。夫宜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弗行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若棒檄從秦，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後驛竟不減。此書土官宜寫一通，置座右。

張嘉言

張公嘉言司理廣州時，邊海設有總兵參游等官，幕下各數千防守，每日工食三分。然參游兵，每日工食之半，卽非修船而僅不出汛也，亦減工食每日三分之一，俱則爲修船之用。獨總兵官部下兵，毫無所減，當修船時，另湊處于民間，積習已久，彼此皆視爲固然。忽巡道申詳軍門，欲將總兵官所轄兵，以後稍減其工食，留備修船之用。軍門適與總兵勾隙，乃倉卒允行，各兵闐然而譁。知張公爲院道，是日直逼其堂。張公意色安閒，命呼知事者五、六人，登階述其故。衆兵俱擁而前，卽叱下堂曰：「人言囂亂，殊不便聽。」衆兵乃下。時天雨甚，兵衣盡濕。張公亦不顧，但令此六人者好言之。六人曉曉稱舊無減例。張公曰：「此事我亦與聞，汝等全不出汛，卻難怪上人也。汝欲不減，亦使得，雖然亦非汝之利也。上司自今使汝等與參游兵，每歲更以出汛，汝等得不往乎？若往則汝等且稱參游兵，工人減半矣。汝所爭而存者，非汝所能享，而參游兵之不代者所得也。何不聽其稍減，而汝等猶得歲歲稱九將軍兵乎？汝等試思之。」此六人俛首不能對，惟曰：「願爺爺轉達寬恤。」張公曰：「汝等姓名爲誰？」各相顧不肯言。張公罵曰：「汝等不言姓名，上司問我誰來稟汝，何以對之？不妨說來，自有處也。」乃始各言姓名而記之。張公曰：「汝等傳于諸人，此事自當有處，慎無譁諸人而譁。汝之六人者，各有姓名，上司皆斬汝首矣。」六人失色，唯唯而退，得議諸兵，每月減銀一錢，兵竟無譁者。

說得道理透徹，利害分明，不覺氣平而心順矣。凡以減省激變者，皆不善處分之過。

【王維】

宏治時，有希進用者，上章請山西紫碧山產有石胆，可以益壽。遣中官經年採取不獲，民咸告病。按察使王維（祥符人）令採小石子類此者一升，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搪塞耳，其物載諸書中，何以謂無？」公曰：「鳳凰麒麟，皆古書所載，今果有乎？」

【秦宓】

吳使張溫聘蜀，百官皆集，秦宓（字子勅）獨後至。溫顧孔明曰：「彼何人也？」曰：「學士秦宓。」溫因問曰：「君學乎？」宓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學，何必我？」溫乃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曰：「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溫又問：「天有耳乎？」宓曰：「有。」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一非足何步？』」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曰：「何姓？」宓曰：「姓劉。」曰：「何以知之？」宓曰：「以天子姓劉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實沒於西。」時應答如響，一坐驚服。其應如響，能占上風，故特錄之。他止口給者，概無取。

善言

唯口有樞，智則善轉，孟不云乎？言近指遠，組以精神，出之密微，不煩寸鐵，談笑解圍，集善言。

【凌陽臺】

陳侯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人，又執三監吏，羣臣莫敢諫者。孔子適陳，見陳侯與登臺而觀之。孔子前賀曰：「美哉臺乎！賢哉王也！自古聖人之為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嘿然，使人赦所執吏。

【說秦王】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進，中期徐行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耳。中期適遇明

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晏子】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縛置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時景公煩於刑，有鬻踊者（踊，刑者所用），公問晏子曰：「子之居近市，知孰貴賤？」對曰：「踊貴履賤。」公悟，爲之省刑。

晏子之諫，多諷而少直，殆滑稽之祖也。其他使荆使吳使楚事，亦皆以遊戲勝之，覺他人講道理者，方而難入。○晏子將使荆，荆王與左右謀，欲以辱之。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對曰：「坐盜。」王曰：「齊人故盜乎？」晏子曰：「江南有橘，取而樹之江北，乃爲枳，所以然者，其地使然。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荆地固若是乎？」王曰：「聖人非所與戲也，祇取辱焉。」晏子使吳，王謂行人曰：「吾聞嬰也，辨于辭，嫻於禮，命僎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烏乎存？」吳王乃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僎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使楚耳。」

【馬】

【圍】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我君養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也，而罪則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聞於四隣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中牟令】

後唐莊宗獵於中牟，踐踏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宗大怒，命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率諸伶走追其令，擒至馬前，數之曰：「汝為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馳逐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復唱和，於是莊宗大笑，赦之。

【鄭涉】

劉玄佐鎮沐，嘗以讒怒欲殺軍將翟行恭，無敢辨者。處士鄭涉能諧隱，見玄佐曰：「聞翟行恭抵刑，願付屍一觀。」玄佐怪之，對曰：「嘗聞枉死人，面有異，一生未識，故借看耳。」玄佐悟乃免。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俱戰死，獨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惻然，乃左遷京。

【李忠臣】

京。

【武帝乳母】

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而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頷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之曰：「汝耳癡，帝今已長，豈復賴汝乳哺活耶？」帝悽然，即勅免罪。

【簡雍】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而止。文德皇后既葬，太宗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

【昭陵】

帝泣為之毀觀。

【吳瑾】

石亨矜功（奪門功）恃寵，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

敢僭妄如此？」上不應，始疑亭。

【香草根】

煬帝幸榆林，長孫晟從，晟以牙中草穢，欲令突厥可汗染于親自芟艾，以明威重。乃故指帳中草謂曰：「此根大香。」染于遽臭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洒掃，芸除御路，以表至敬。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于乃悟曰：「是奴罪過。」力拔所佩，乃親自艾草，諸部貴人爭效之。自榆林東達薊，長三千里，廣百步，皆開御道。

【賈詡】

不位遂定。

賈詡事操時，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操嘗欲廢丕立植，一日屏左右問詡，詡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答何也？」對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

衛瓘此座可惜一語，不下於詡，晉武帝而不從，以致於敗。

【解縉】

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有感，即命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

文皇與解縉同遊，文皇立橋，問縉當作何語，縉曰：「此之一步高一步。」及下橋又問之，縉曰：「此謂後面更高似前面。」

【史丹】

漢元帝不喜太子，時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同學相長。太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自止。觀太子不哀，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

左傳史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

此與上官桀意不在馬之對同，而忠佞自分。

【谷那律】

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油衣若為不漏？』對曰：『以丸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裴度】

裴度為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聽。度從容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苦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目之區，荒坭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如此，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李綱】

李綱欲用張所，然所嘗論宰相黃潛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善，款語曰：『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議置河北宣撫司，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謂不宜？今日勢迫，不可不試用之。如用以為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為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潛善欣然許之。

【蘇子由】

元城先生語錄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進，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見之曰：『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僕曰：『何謂也？』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耳。且寬饒何罪，至以犯許史輩得禍，今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今東坡亦無非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實天下之奇才，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僕曰：『然則爾時救東坡者，宜為何說？』子由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是陛下開端，後世子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而長義，疑可以止之。』

此條正堪與李綱薦張所於黃潛善語參看。

【施仁望】

南唐周業為左衛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與禁帥劉素有隙。（劉即長公主壻）昇元中，金陵

告災，業方潛飲人家，醉不能起。有聞於主者，主顧親信施仁望曰：「率衛士十人請災，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就戮於牀。」仁望既往，函使召業家語之。業大怖，衣女子服，奔見仁望，仁望留之。洎火息，復命至便殿門，會劉先至，亦將白災事。仁望揣劉意，不能蔽業，又懼與借罪，計出倉卒，遽排劉越次見王曰：「火不為災，業誠如聖旨。」王曰：「戮之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境，臣未敢，即時奉詔。」主撫几大悅曰：「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全恕。

【李

晟】

李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累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奏寢不下。懷光欲綏戰期，且激怒諸軍，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捐，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心？」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縱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嘿然。

【折契丹】

契丹遣使論中國書，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其議，轉臣多言不從，將生隙。梁莊肅曰：「此易屈耳，但答言宋益本朝受命之士，契丹亦北朝國號，無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宋如故。

皇祐末，契丹請觀太廟樂人，帝以問宰相。對曰：「恐非享祀，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沔曰：「當以禮折之，云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仁宗從其言，使者不敢復請。

【韓

億】

億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為章獻外姻，妄傳太后旨於契丹，論以南北歡好，得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約，非欲達之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神。」是時副使方失詞，而億反用以為德，時推其善。

對。

【馮當世】

王定國素為馮當世所知，而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於神祖，荆公即曰：「此孺子耳。」當世忿曰：「主鞏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同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邵康節】

司馬公一日見康節曰：「明日僧顯修開堂說法，富公呂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當公果往，於埋未便，某後進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節唯唯。明日康節往見富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謂某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僧開堂，公即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未之思也。」（時富公請告）

【謝莊】

莊字希逸，孝武嘗賜之寶劍，莊以與魯爽。後爽叛，帝偶問及劍所在，答曰：「昔與魯爽別，竊借為陛下杜郵之賜矣。」

【裴楷等】

晉武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視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梁武帝問王侍中份，朕為有耶？為無耶？對曰：「陛下應萬物為，禮至理為無。」

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王景文曰：「良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劭，最勉。高祖曰：「我見名榜皆有心，卿見名榜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王弼州曰：「諸人雖取捷供奉，然語不妨雅致。若桓玄篡位，初登御牀而陷，殷中文曰：「將繇聖德深原，地不能載。」梁武宮門災，謂羣臣曰：「我意方欲更新。」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又武帝即位，有猛虎入健康，郭象入江陵，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無敢對者。王瑩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錄御圖，虎象來格。」

「縱極瞻辭，不能不令人嘔穢。」

【楊廷和】

辛巳肅廟入繼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聖情甚悅。

【顧鼎臣】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勳俎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世宗多忌諱，是時科場出題，務擇佳語。如論語無爲而治節，孟子我非堯舜之道二句題，主司皆獲譴。疑無爲非有爲，我非堯舜四字，是謗語也。又命內侍讀鄉試錄題，是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上忽問下文云何？內侍對曰：「下文是興于詩云云。」此內侍亦有智。

【宋汝霖】

宋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星火，掖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歛錢以賂吏胥祈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臍，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歡戴。

【潘京】

晉良吏潘京爲州所辟，謁見射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爲不孝耶？」答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子。」

【布政司吏】

相傳某布政，請按臺酒，坐間，布政以多子爲憂。按君止一子，又憂其寡。吏在傍云：「子好不須多。」布政聞之，因謂曰：「我多子，汝又云何？」答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稱賞，共汲引之。

【朱文公】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聞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曰：「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公。公沉思

良久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遠，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不然，有朝爲跖，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力行好事，事前夢不足芥蒂。』廖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吳山】

丹徒靳文僖（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寡，有司爲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而儀曹郎與靳有姻婭，因力爲之地。禮部尙書吳山曰：『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靳夫人旣生受殊封，奈何與匹夫爭寵靈乎？』會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爲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而止。

今日節義孝順諸旌典，只有士大夫之家，可隨求隨得；其次則富家猶間可力營致之，匹夫匹婦絕望矣。若存吳宗伯之說，使士大夫還而自思，所以求旌異其親者，反以薄待其親，庶乎干進之路稍絕，而富家營求之餘，或可波及單賤，世風稍有振乎？推之名宦鄉賢，莫不皆然。名宦載在祭統，非有大功德及民者不祀。賢鄉則須有三不朽之業，若尋常好官好人，分內之事，何以詞爲？又推之鄉飲亦然，鄉飲須年高有德望者，乃可以表帥一鄉。今封公無不大賓者，而介必以賄得，國家尊老禮賢之典，止以供人腹誹而已，此皆吳宗伯所笑也。

【附奇談】

東漢宋均，常言吏能宏厚，雖貪污放縱，猶無所害。唯苛察之人，身雖廉而巧黠刻剝，毒加百姓，識者以爲確論。

唐盧垣字保衡，始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垣諭曰：『某巨室子，與惡人遊破產，盍察之？』垣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也。』黃裳驚異其言。

只說其酷貪二字，但議論痛快，便覺開天。

兵智

不戰

形遜聲策，紂力勝於廟堂，不於疆場，勝於疆場，不於矢石，庶可方行天下而無敵。集不戰。

荀 營

魯襄時，晉楚爭鄭。襄公九年，晉悼公帥諸侯之師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營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後三駕鄭，而楚卒道敝，不能爭。晉終得鄭。

伍 員

吳闔閭既立，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仕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晉吳敝楚，若出一轍。然吳能破楚，而晉不能者，終少柏舉之一戰也。宋儒乃以城濮志戰，咎晉文非王者之師。噫！有此議論，所以養成南宋爲不戰之天下，而竟奄奄以亡，悲夫！

按吳璘制金，亦用此術。虜性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氣。俟其少怠，出奇勝之。

高 昭 玄

開皇初，帝嘗問高穎以取陳之策。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集，彼必屯兵禦守，便可廢其農時。及彼聚兵，我還解甲。再三若此，賊以

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忽濟師，出其不意，破城必矣。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以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令彼財力俱困。」帝用其策，卒以敵陳。

【周德威】

晉王存勗大敗梁兵，梁兵亦退。周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彼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曠野可以馳突。今壓城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遍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其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彼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週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王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

【諸葛恪】

諸葛恪有才名，吳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錢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武侯聞之，遣陸遜書，陸公以白吳主，卽轉恪領兵。啓吳主曰：「丹陽山險，民多有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擒盡。恪請往爲其守三年，可謂甲士四萬。」朝議皆以爲丹陽地勢險阻，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伐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鑄山爲甲，民俗好武，習戰高氣，尙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林，若魚之走淵，援狄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掘藏，戰則盡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馭而羈也。恪固言其必捷，吳主拜恪丹陽太守。恪至府，乃遣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屋，乃分內詣將羅兵攔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熟，輒引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旣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得。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善，皆當撫慰，徒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長吏胡伉獲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逆叛。伉執送於恪，恪以伉違教，

遂斬以狗。民間仇坐戮，知官唯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

楊侃

魏雍州刺史蕭寶寅反攻馮翊，尙書僕射長孫稚討之，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叛兵不得進如何？」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潛，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率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倘聞官軍，皆有內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恆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令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卽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士。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許舉烽。二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出奔。

高仁厚

邛州牙將阡能叛，侵擾蜀境，都招討高仁厚帥兵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到營中，邏者發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詢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尙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尙書欲拯救，湔洗汝曹，尙書來，汝曹各殺兵迎降，尙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皆遣汝還獲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之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惡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

出斬之，監軍力救乃免，命悉平塹柵，格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渾擊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詢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噪，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皆使歸語其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擊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反其甲兵，唯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北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爲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且至，汝寨中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死，將士火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候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前驅，且曰：「入邛州旁，不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下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大將軍近呼噪爭出，執阡能羅夫子，泣拜馬首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只用彼諜一人，而賊已爭降矣。只用降卒數隊，而二十四寨已望風迎款矣。必欲俘馘爲功者，何哉？

岳

飛

楊么爲寇，岳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必善遇我。」遂降。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至湖中，以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何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

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首。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銳等降。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若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生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中，牛皋擒斬，飛入賊壘，餘衆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撫慰之，縱老弱歸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

按楊么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術。岳飛謀亦欲造大舟，湖南運判薛弼謂岳曰：「若是非歲月不勝，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今天旱河水洛洪，若重購首，勿與戰，遂絕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彼壞在目前矣。」岳從之，遂平。么人知岳侯神算，平么於八日之間，而不知計出薛弼。從來名將名相，未有不資人以成功者。○岳忠武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喜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于桂嶺。其戰兀朮于穎昌，則以皆嵬八百，于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戰無敗，猝遇敵不動。敵人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其禦軍嚴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雖死凍，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則親爲調藥，諸將遠戍，則遣人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賞，分給軍吏，秋毫不私。每有功，必歸之將士。吁！此則其制勝之本也。近日將官事事與忠武反，欲功成得乎？

【李

愬】

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袁滋代將復無功，李愬求自試，遂爲隋唐鄧節度使。

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侯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我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軍中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我事也。」齊人以愬名輕，果易之。愬沉鷲，能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植枒山，以取鑪冶城、平青陵城，擒驃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策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我不來，此可擊也。」衆決死戰，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以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侯祐護獲于野，遣吏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將。聞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軍，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爲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縱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被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其謀。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劍，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祐奉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繇是始定襲蔡之謀矣。

不械送祐，則謗者不息，此與司馬懿祁山因請戰詔而止，同一機軸，皆成言先入，度其必不迂而後行之者也。

辛毗持節而蜀師老，李祐還幕而吳寇平，雖將之善，君亦與焉。

岳侯平楊么，李愬克廣濟，無一不資才於敵，亦繇威信素孚，操縱在手故也。後人漫然學之，鮮不墮敵之間矣。

岑彭費禕亡其身，（俱爲降人刺殺）曹瞞苻堅亡其師，（赤壁之役，曹操信黃蓋之降以取敗，淝水之戰降將朱序謀歸晉陰導晉取秦焉）彼皆老於兵事者，而猶如此，可不慎與？

李愬之將襲蔡也，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

能用諜不妨舍諜，然必先知諜，方能用諜；必能使民不隱諜，方能知諜；必恩威有以服民，方能使民不隱諜。嗚呼！難言矣。○近有邑宰急欲弭盜，謂諸盜往往獲自妓家，必毆妓出境，乃清盜藪。夫妓家如果藪盜，正宜留之以爲捕役耳目之徑。若藪之境外，與藪之境內庸愈假令盜藪民家，亦將盡民而毆之乎？不深嚴捕役之督，而求盜無藪，斯無策之甚者也。

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率銳師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夜起師，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曰：『進城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今日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矢。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標上，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沮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入，人不敢自爲計。愬分輕兵斷橋道，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吳房朗山城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抗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人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尙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寺緒衣耳。』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進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于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進城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趙充國】

先零罕并皆西羌種，各有豪數相攻擊成仇，匈奴連合諸羌使解仇作約。充國料其到秋變必起，宜遣使行邊預爲備。於是兩府自遣義渠安國行視諸邊，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諸降羌悉叛，攻城邑，殺長吏。上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險於老臣者矣。』（充國時年七十餘）上問將軍度羌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臣願馳至金

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方渡河，恐爲羌所遮。卽夜遣三較，銜枚先渡，渡輒營陳。及明，以次盡渡。羌數十百騎，東出入軍旁。充國意此驍騎難制，且恐爲誘，戒軍勿擊。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遂擊羌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也。』遣騎候四望陜中，地名亡羌，夜引兵至洛都，謂諸較司馬曰：『吾知羌無能爲矣，他發數千人，守者四望陜中，吾豈得入哉？』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羌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并豪庶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將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毋取并滅，能相捕斬者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少千錢，又以所捕妻子財物與之，欲以威信招條罕并及刼略者，解敢無謀。酒泉太守辛又賢上言，今羌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并。天子下其議，充國以爲駝負三十日食，又有依裝兵器，難以追逐。羌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患。且先零首爲叛逆，宜揖罕并，開暗之過，先誅先零，以震動之。朝議謂先零兵盛，而負罕并之助，不先破罕并，則先零未可圖。天子遂敕充國進兵，充國上書謝罪，因陳利害曰：『臣聞兵法，敗不足者守有餘，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卽罕羌欲爲寇，宜簡練以俟其至，以逸待勞，必勝之道也。今釋取羌之術，而從爲开所致之道，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叛，故與罕并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亦恐漢兵至，而罕并背之，其計常欲先赴罕并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羌馬肥食足，擊之未見利，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以堅其約。黨堅勢盛，附者寢多，臣恐國家之憂，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并不煩兵而服。如其不服，須正月擊之未晚。』上從充國議。充國引兵至先零居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宜急。』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較皆曰：『善。』羌赴水，溺死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收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遺還，諭種人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羌必壞，請

罷騎兵，留萬人屯田，以待其敵。

【析公】

晉楚遇于繞角，欒武子書不欲戰。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王德用】

王德用為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會契丹有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吾正欲其以實還告，百戰百勝，不如以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閱，士皆踴躍思奮，乃陽下令具糗糧，聽吾旗鼓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來議和。

【韓世忠】

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郡，韓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繇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遂降，得戰士八萬。

【程昱】

程昱守鄆城，兵僅七百人，操聞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操謂賈翊曰：「程昱之胆，過於蒼育。」

七百餘，三千，均非十萬敵也，而益兵之名足以招寇，昱之見，勝于曹公遠矣。

【陸遜】

嘉禾五年，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奏報。還遇敵於沔中，鈔羅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我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

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已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行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走趨船，敵不敢追，全軍而退。

【高仁厚】

高仁厚攻東川楊師立，夜二鼓，賊黨鄭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寨見副走亦走，賊直薄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率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賊大敗。仁厚念諸棄寨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遣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並四鼓皆還寨，唯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初，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久，謂楊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驟隨，既而審其虛，乃復還耳。」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數百十人，釋縛縱歸。君雄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又可犯乎？」自是兵不復出。（後君雄斬師立出降）

孫武戮寵姬以殉陣，穰苴斬幸臣以立法，法行則將尊，將尊則士致死。上有必死之氣，則敵有必敗之形矣。仁厚用法固善，尤妙在遣張詔一事，不盡殺之，威勝於盡殺，更驅而用之，不患逃卒不盡爲死士也。○孫武子齊人，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

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齊景公時，既敗于燕，晉晏嬰薦司馬穰苴，公以爲將軍。穰苴曰：「臣素卑賤，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苴與賈約，日中會于軍門。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夕時賈始至，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何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云何？」對曰：「當斬。」賈始懼，使人馳報景公求救，未及返，遂斬賈以徇三軍。久之，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令，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軍之左馳馬之左，驟以徇三軍。乃閱士卒次舍，非寵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饗士卒，而自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於是病者皆求行，爭出赴戰，大敗晉師。

【李光弼】

史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戰，降則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

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反。」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必死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腹心。高廷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可必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廷暉才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傳云：「作事威克其愛，惠雖小必濟。」然過威亦復債事，史思明是也。

制勝

危事無恆，方隨病設，躁或勝寒，靜或勝熱。動于九天，入于九淵，風雨在手，百戰無前。集制勝。

孫臏

孫子同齊使之齊，客田忌所，忌素與齊諸公子逐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乃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于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

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五千金。

唐太宗嘗言：自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出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嘗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奔

逐不過數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蓋用孫子之術。宋高宗問吳璘以勝敵之術，璘曰：『

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亦曰：『此孫臏駟馬之法。』

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以刑餘辭，乃將田忌，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

救趙，孫子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方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盡

于外，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救敵于魏也。』忌從

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

趙奢

秦伐韓，軍于闕與，趙王問廉頗，韓可救否？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問樂乘，如頗言。及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鬪于亢中，將勇者勝。』乃遣奢將而往，去邯鄲三十里，而令

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鼓噪勒兵，屋瓦皆振。軍中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

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千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門

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用而

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許諾，許歷請就誅。奢曰：『胥後令。』至邯鄲，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

孫子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爲爭地閼與之捷是也。許歷智士，不聞復以戰功顯何哉？於漢廣武軍亦然。

【李牧】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雁門，滿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殺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人者斬。』如此數歲，匈奴以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死亡多，邊不得田畜，乃復請李牧，牧固稱疾。趙王強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可奉令。』王許之。李牧如故，約匈奴終歲無所得，然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四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人，祥兆以數千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不敢近邊。

厚其遇，故其報重，蓄其氣，故其發猛，故名將用死士兵之力，往往一試而不再，亦一試而不必再也。今之所謂兵者，除一丁家外，率丐而甲，冠而立有耳。嗚呼！冠也，丐也，又多乎哉？

【周亞夫】

吳楚反，景帝拜周亞夫太尉擊之，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吳士懷輯死士久矣，且知將軍此行，必置入于殺黽阨陜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殺黽間，果得伏兵。

太尉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急，梁請救。太尉守便宜，欲以梁安。吳不肯往。梁王上書，自言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絕吳楚。後吳兵求戰，不得，餓而斃。太尉出精兵擊破之。

吳王之初發也，其大將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若籍人兵，亦且反王。」於是吳王不許。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利險，漢多單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咸陽、武庫，食廩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老將皆言此少年，摧鋒可耳，安知大慮？吳王于是亦不許。假令二計得行，亞夫未遽得志也。亞夫之功涉，與吳主分半，而後世第功亞夫，竟無理。田桓二將軍之言者，悲夫！○李牧、周亞夫皆不萬全不戰者，故一戰而功成。趙括以輕戰而敗，夫差以累戰而敗，君知不可戰而不禁之，子玉之敗是也。將之不可戰而迫使之，楊無敵之敗是也。

【周訪】

賊帥杜曾屢敗官兵，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沔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入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改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于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嗣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嗣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嗣號哭復戰，自日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響，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善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回武當，訪出不意，又擊破之，獲曾。

先委之以兩甄，以敝其力，以驕其氣，卒然乘之，乃可奏功。然兵非素有節制，兩甄先不爲盡力矣。

【陸遜】 昭烈率衆伐吳，自巫峽至夷陵，連營七百餘里。而先遣吳班將數千人，平地立營以挑戰。吳諸

將皆欲擊之，陸遜不許曰：「此必有譎。」堅壁良久，昭烈知計不行，乃引伏兵從谷中出，凡八千人。遜謂諸將曰：「所以不聽擊班者，正為此也。今而後吾知所以破之矣。」乃勅于暮夜，人多持茅一把，每間一營輒攻，一營同時火舉，首尾不能相救，於是四十餘營，一戰俱破。

魏文帝聞昭烈樹柵連營狀，顧謂羣臣曰：「備不知兵，必破矣，豈有七百里連營，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以營軍者，必為敵擒，此兵忌也。」後七日而孫權捷書至，以昭烈之老于行間，而識不及曹丕何也？豈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乎？

昭烈之伐吳，苻堅之寇晉，皆傾國之兵也。然昭烈之謀狡，故宜靜以待之；苻堅之氣驕，故宜急以挫之。狡謀窮則敵困，驕氣挫則敵衰，所以雖衆無所用之也。（按淝水之役，苻融攻峽石，堅留大軍于項城，自引輕騎八千就之。朱序乃私于謝石曰：「若秦兵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之。）

【陸抗】西陵督步闡以城降晉，抗聞日夜督兵赴西陵，別築嚴圍，使內可圍闡，外可禦寇，而不攻城。諸將咸諫曰：「及兵之銳，宜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救矣，何事于圍，而以敵士民之力？」抗曰：「

此城甚固，而糧又足，其繕修備豫具，皆抗所親規，次之急未能克，而救且至，救至而無備，表裏受敵，何以禦之？」諸將猶不謂然，抗欲服衆，乃聽令一攻，果不利，於是備圍始力。未幾，晉楊肇帥兵來救，時我軍都督俞贊忽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也，知吾虛實，吾嘗慮此兵素不管練，若敵來攻，必先此處。」是夜易夷民，而悉以舊將統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擊之，矢石雨下，肇夜遁，抗不追，而但令鳴鼓發喊，若將攻者。肇大潰，引去，遂復西陵，誅闡。

陸遜陸抗，是父是子。

【鄧艾】鄧艾與郭淮合兵，以拒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

虞。』于是留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令卒還，吾軍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吾不得動，維必自東襲取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夜即潛軍徑到洮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破。

【唐太宗】

唐兵圍洛陽，夏主建德，悉衆來援，諸將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而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挫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皆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從之，繇是夏主迫于武牢，不得行。

按是時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狗汾晉，趣薄津，陷無人之境，拓地收元，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妻曹氏亦曰：『祭酒之言是也。』夫此特孫子舊策，婦人猶知之，而建德不能用，以至敗死，何哉？

諜告夏主，同唐牧馬于河北，將襲武牢。世民乃北濟河南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于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置陣互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律紀，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攻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世民曰：『可擊矣。』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陣。方戰，世民又率史大柰等卷旆而入，出于陣後，陳唐旗幟。夏兵見之驚潰。秦王世民至高墪，薛仁杲使宗羅喉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

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賞營于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喉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師旋馳陷陣。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寶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民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撫虛弱，仁杲破胆，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

【李

靖

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同河間王孝恭安輯閩兵夔州，時秋潦濤瀾激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諸爲神，今士始集，銳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援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卒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一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彼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趨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拔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按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窺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按兵見舟艦，果疑不進。

【朱

雋

黃巾賊黨韓忠以十萬人據宛，詔朱雋以八千人討之。雋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西南。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保于城，惶懼乞降。時司馬

張超等議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者。今海內一統，獨黃巾造逆，納降徒長逆萌，非長計。」急攻之不克，雋乃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外圍周固，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知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解圍，忠果出，因擊大破之。

【耿弇】

張步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而諸郡合萬人守臨淄，相距四十里。耿弇進軍二城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臨淄雖大，實易取，乃下令後五日攻西安。藍聞日夜警備，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及旦，徑趨臨淄，半日拔其城。藍懼，棄城走。諸將曰：「勅攻西安，而乃先臨淄，竟并之下，何也？」弇曰：「西安聞吾攻，必嚴守具，臨淄出不意而至，必自警擾，攻之必拔。拔臨淄則西安孤，此擊一而得三也。若先攻西安，頓兵堅城，死傷必多，即拔之，吾深入其地，後乏轉輸，旬月間不自困乎？」諸將皆服。

【吾耳】

梁天監四年，王師北伐，命韋叡督軍攻小峴城。既至，城中忽出數百人，陣于門外。叡曰：「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完，而無故出入于外，此必其驍勁者也。先挫其勁，城一鼓可拔。」諸將疑不前，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法不可犯也。」兵遂進，殊死戰，魏兵大潰，急攻之，城遂拔。

叡進攻合肥，先按行山川曰：「吾聞之，汾水可灌牛陽，絳水可灌安邑。」乃為之堰，肥水堰城，而魏援兵大至，諸將懼，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而請兵，雖鞭之長，能及馬腹乎？」初戰不利，諸將議退巢湖，又議走保三叉。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卻，妄動者斬。」乃取繳扇麾幢樹堤下，示無動意，而更築壘于堤以自固。久之，堰水滿，魏救兵無所用，城竟潰。

魏中山王元英，以百萬衆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帝遣曹景宗將大兵往救，勅叡帥所部往會之。叡自合肥徑進時，魏兵聲勢甚盛，諸將懼，請緩行。叡曰：「鍾離望救甚急，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可緩乎？」魏兵深入，已墮吾腹中，勿憂也。」不旬日至，遂于景字營前二十里，一夜掘長壘，樹鹿角，截為城北，曉而營立。元英驚以為神，英先

于邵陽州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乃裝大艦，乘淮水暴漲，競發以臨其壘，而令小船載葦膏，灌之膏油，乘風縱火，烟燄障天。倏忽之間，橋柵盡壞，我軍乘勢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兵大潰，元英僅以身免，昌義之得報不暇語，但直叫曰：「更生！更生！」

時魏人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韋即叡，呂者呂僧虔，蕭者臨川王宏也。

【馬 燧】

馬燧既敗田悅，會救至，悅復振，悅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恆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軍數百，絕河載土囊，過水而渡。悅知燧食乏，堅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欲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下令曰：「須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匿橋旁，待悅衆盡渡，乃焚橋。」燧行十餘里，悅果率衆踰橋，乘風縱火，鼓噪而前。燧令兵士無動，除榛莽廣百步，勇士五千人，先為陣以待悅。比悅至，火止氣稍衰，燧將兵奮擊，大敗之。悅還走，而三橋已焚矣。悅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

【鄭子元】

桓王怒鄭不朝，以諸侯伐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伯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二十五車為偏，五人為伍。伍乘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大將之麾）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李 晟】

吐蕃尙結贊兵踰隴岐，李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誡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

如晟節度，遇中軍，卽出奮擊，賊皆披靡，秘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免。

犯王不祥，而三國非鄭敵，故先動其左右以搖之。尙結贊勁而狡，小挫未可得志，故專力於中軍，出不意以突之。若鄆陵之戰，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于中軍王族，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以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此又因晉楚力敵而然，故曰知彼知己，兵法何常之有？

【劉

錡】

劉錡（字信叔）赴官東京，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已陷東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急趨至順昌，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詢知城中有米萬斛，乃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諸將謂金不可敵，請以精銳遮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司守，奈何棄之？故言去者斬。」置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乃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諜，于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督取車輪，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至城下矣。初錡傳城築羊馬垣，冗拒爲門，至是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湍軼著于城，或止中垣土。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卽以步兵邀擊，溺河水死者無算。金兵移砦二十里，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晝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殲之。金兵復返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特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一閃則奮，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尸盈野。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諸將謂官乘方勝之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全功俱廢矣。」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閒事，捷重賞，第如吾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墮馬，爲敵所得，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師子，喜聲妓，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如其言，兀朮大喜，卽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擊于械上。錡懼惑軍，立焚之。

兀朮至城下，譴責諸將，諸將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城自見。』適錡遣耿訓請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河上，敵用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溺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飲渴，飲食水草者輒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大敗，兀朮遂拔營北去。是役也，錡兵不盈一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五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諠譁，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雞犬，唯能以逸待勞，終以大勝。

朱晦菴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晒之日下。時令人以手看着熱如火，不可着手，乃換一隊。軍至令喫肉飲酒，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換一隊出南門。如此數隊，分門迭出迭入，金遂大敗。緣金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入叢撤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繞到，卽壓數騎，殺傷甚衆。金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

【韓世忠】

世忠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遂自鎮江渡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曾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而上馬令軍中皆視吾鞭所向。于是引軍至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引千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迭進，督嵬軍各持長斧，上撻人胸，下斫馬足。敵披重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

曹瑋

曹瑋知渭州，時年十九，嘗出戰小捷，敵引去。瑋偵相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敵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急，請休憩止馬，少選決戰。」敵力甚疲，皆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鼓軍而進，大破之。因謂其下曰：「吾知敵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乖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瑋在軍得人死力，平居甚暇，乃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賈周造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

只看城中肅然，不聞雞犬，便知劉錡必能勝敵。只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便知敵必不能犯曹瑋。

狄武襄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折，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衆大笑曰：「孰謂狄

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軍兵大亂，相躁多死，追奔數里，前臨深闊水，忽壅遏山隅，青遽鳴鉦而止，遂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奔命之際，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貪也。」儂智高反邕州，詔以青爲宣撫使擊之，或言賊標牌不可當，青曰：「標牌步兵也，遇騎兵必不能施，願得西邊蕃落民自從。」或又言南方非騎兵所宜，青曰：「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障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及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以徇。于是一軍肅然。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崐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寢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大風雨，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崐崙關矣。」青既渡，喜曰：「賊不知守此，

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于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登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士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山，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右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如木。我軍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按是役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足專任，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時龐籍爲相，獨對曰：『屬者王師屢敗，皆由大將輕偏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號令復不得行。青昔在鄉，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能辦賊。』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制。青臨行，上言：『古之俘馘，奏凱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于從不經戰之人，願一切罷之。』二條皆名言，可爲命將成功之法。○又青行時，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君欲從行，甚善，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擊賊有功，當有厚賞，不然，軍中法重，青不能私君自思之，願行則卽奏取君矣。』于是無復敢言求從行者。卽此一節，知青能持法，必能成功。○又青旣入邕州，歛積尸內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當亟奏。青曰：『安知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合觀二事，不惟不敢使人冒功，卽己亦不敢冒不可知之功。

【威寧伯】

王越撫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調威還，卽召入與談其事，甚析，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弦琵琶而侑酒，卽并金卮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與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入帳，將至，風暴起，塵翳日，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之不覺，歸而卒遇一人，掠者還而我拘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

平蔡乘雪，奪崑關乘雨，破大同，又乘風而皆以夜，所謂出其不意也。威寧恩結千戶，是大手段；至推功小卒，卽淮陰北面左車意，何以如此文臣中，那得此等快士？其雄略又出韓襄毅楊文襄上矣。百陳越何敢望之？而阿丑以兩鉞爲戲，老韓同傳，非公論也。

爾朱榮

葛榮舉兵向京師，衆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雋閉門自守。爾朱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備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遂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率降。榮以賊從旣衆，若卽分轄，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于是羣情喜悅，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神速。

劉江

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世子督衆固守。上聞北平被圍，召劉江（宿遷人）問策。江慷慨請行，遂與上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爲號，一次砲響則決圍，二次則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砲響，則臣戰死矣。臣若得入城，守城者聞救至，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砲響，後爲殿者放砲，常不絕聲，則遠近皆爲大軍繼至，平安必駭散矣。」江遂進兵與安戰，悉如其策，大敗之。

永樂十七年，江爲左都督，鎮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金州衛金綫島西北之望海塢，地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繇矣。濱海襟喉之地，請築城保，立烟墩瞭望。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塢，土小堡備之，介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斬。」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鱸直逼塢下登岸，魚貫而行，如入無人之境。江被

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為兩翼而進。賊大敗，橫屍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中。官兵環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勦殺。江不許，故開西壁以縱之，俾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級，有遁入鱸者，悉為隆所縛，無一人得免。師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及臨陣披鎧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來，成長蛇陣，故作真武陣以鎮服之，賊既入堡，有死之心，我師攻之，寧無傷乎？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即圍城必決之意耳。此皆在兵法，諸君未察乎？」

【馬

隆】

晉太始中，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馬隆策其必敗。俄而欣戰沒，河西斷絕。帝再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賊，通涼州者？」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卒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計不足滅也。」常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謂不宜橫設當募，帝不聽。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西鈞立標簡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并給三年軍資。隆隨西渡，溫木乘樹機能等衆萬計，乘險遏隆，或設伏以絕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轉戰千里，河西遂通。

【陶

魯】

天順初，韓襄毅公征廣東峒賊，憂其險阻難下，方食躊躇。適新會丞陶魯直膳在側，公顧之，問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謀賊耶？」雍曰：「然，丞能為我擊賊否？」曰：「匪直能，且易耳。」公怒曰：「吾部下文武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若妄言合筭。」魯不服，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攻其賊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公異之，改容問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公曰：「何少也？」曰：「兵在精不在多。」公曰：「唯汝擇。」魯乃標式曰：「孰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軍士凡十五萬，其比于式者，纔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復下令募，數日始足。魯乃為別將曰：「操練陣法，勞以牛酒，甘苦共之，士樂

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所得賊穴中金帛，悉分給三百人，已無與者。賊聞陶家軍至，不遁，卽降，無敢抗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過，況三百人乎？

今塞下徵兵，動數十萬，其中豈無三百人哉？誰爲魯者？卽有誰爲用魯者？噫！○王弼州曰：「魯機以內運，而神觀不足，縣事多不治，或從令尉，列見上官，時時昏睡，雖督榜不恤也。韓公威嚴擬王者，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惶悚失措，魯事之若不爲意，誠異人哉！使在今日，先以不治事，不敬上官，罷去久矣，孰知此丞之有用如是乎？」

【韓

雍】

天順初，兩廣亂，韓公雍往討，師次大藤峽，道隘，旁夾水田，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幸天兵至，得爲良民，願先三軍鋒。」公遽叱曰：「是皆賊也，爲我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旣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頸截手足，刳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

公嘗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令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街亭（馬謖）好水川（在夫）之敗，皆以違令致之，必不貪功，而後功成于萬全，公之慮遠矣。

【李繼隆】

淳化中，李繼隆爲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弟繼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夜入綏州，欲徑襲夏州，或謂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右堡，以觀賊勢。繼隆曰：「不然，我兵旣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右堡，衆寡一露，豈能復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隆捧猶未覺，遂進攻夏州，繼隆狼狽出迎，擒之以歸。

【吳成器】

休寧吳成器，繇吏員爲餘姚主簿時，胡梅林用兵之際，聞倭至紹興，欲擇能事者往探。縣令已遣丞，丞主不欲行。吳大言曰：「探一信使畏縮，況交鋒耶？」丞以告令，令壯其言，爲干院。胡公召見，問吳薄能探賊乎？曰：「能。」公曰：「若果能往，當以某部二千人畀汝，聽汝指揮。」吳曰：「不須如許，但容某

自選擇，乃可從之。」吳于教場立標，選得五百人，帥以往見，所過山村，俱束裝謀遁。吳諭之無畏，大兵隨後至矣。但爾曹須從我戒，衆唯唯聽命。吳指山間草積，謂曰：「爾若遁，此皆非汝有，今與汝約，以砲聲爲號，爲我舉火焚之，我爲爾殺賊。」衆許諾，夜半行至陶家坂，探知倭船十三隻泊河下，羣倭擄掠既飽，聚飲村中，樓婦人而臥。乃分積五百人，殲其守船者，徙其舟，連舉大砲，山民如約皆舉火。倭于夢中聞砲聲驚起，則火光燭天，疑大兵至，爭竄至河下，已失舟。方傍徨尋覓，吳率衆呼噪而至，斬獲數百級，倭自此絕不敢犯紹興。胡公上其功，隨升紹興府判，後陞僉事。如此吏員，恐科甲中，亦不易得也。

【王陽明】

王陽明以勘事過豐城，聞逆濠之變，兵力未具，亟欲溯流趨吉安。舟人聞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公拔劍馘其耳，遂行。薄暮度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二人，服己冠服，居舟中。濠兵果犯舟，得僞者，知公去遠，乃罷。公至中途，恐濠速出，乃爲間諜，假奉明廷密旨，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候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將公文，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折僞太師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卽佯怒，牽之上岸，取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濠獲優，果于囊中搜得公文，遂遲疑不發。公至吉安，調度兵糧粗備，始傳檄斂兵，暴濠罪惡。濠知爲公所賣，憤然欲出。公謂急犯其鋒，非計也，宜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遲而圖之。先復省城，以傾其巢，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濠果使人探公不出，乃留兵萬餘守省城，而自引兵東下。公聞濠已出，遂急促各府兵，刻期會于豐城。時濠兵已圍安慶，衆議宜急往救，公謂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精悍萬餘，食貨重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足自守，必不能出而夾攻。賊令南昌兵絕我糧道，九江南康合勢撓攝，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其危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恐，并力急攻，其勢必下，此孫子救趙趨魏之計也。偵者言新舊廠伏兵萬餘，以備犄角。公遣兵從間道襲破之，潰卒入城，城中知王師雲集，皆大駭，遂一鼓下之。濠聞我兵至豐城，卽欲回舟，李士

突諫，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聽，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爲歸援計。公聞濠兵且至，召衆諭之，衆云：「宜斂兵入城，堅壁待援。」公曰：「不然，彼聞巢破，胆已喪矣，先出銳卒，要其惰歸，一挫其銳，將不戰而潰，所謂先聲有奪人之氣也。」乃指授伍文定等方略，先以遊兵誘之，復佯北以致之。俟其爭前趨利，然後四面合擊，伏兵並起。又慮城中宗室，或內應爲變，親慰諭之，出結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職，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又分兵攻九江、南康，以及其爰，于是羣力並舉，逆首就擒。

按陳眉公見聞錄，謂宸濠之敗，雖結于江西，而實潰于安慶，雖收功于王陽明，而實得力于李梧山。李諱充嗣，四川內江人。正德十四年，巡撫南畿，聞宸濠請增護衛，歎曰：「虎而翼，禍將作矣。」遂力陳反狀，廷議難之。公乃旦夕設方略，飭武備，以禦賊爲念。謂安慶畿輔，適當賊衝，非得人莫守。當諸將庭參于衆中，獨揖指揮使楊銳而進之曰：「皖城保障，委之于子，毋負我。」十五年，賊兵陷九江，公自將萬人屯采石，以塞上游之路。飛檄皖城，諭以忠義。銳感激思奮，相機應敵，發無不利。節發間諜火牌云：「爲緊急軍情事，該欽差太監總兵等官，等領邊官軍十萬餘，一半將到南京，一半巡趨安慶，并調兩廣狼兵，湖廣土兵，即日水陸並進，俱赴安慶，會集刻期進攻江西叛賊。今將火牌飛報，前路官司一體同心防守，預備糧草，聽候應用等因。」宸濠舟至李陽河，遇火牌覽之，驚駭，繇是散亡居半。繼又發水卒千人，盛其標幟，乘飛艦百餘艘，鼓譟而進，聲爲安慶應援。城中望見，士氣百倍。銳卽開門出敵，水陸夾攻，賊遂大潰。時宸濠營于黃石磯，聞敗將遁，公自將兵逐北。宸濠奔入鄱陽湖，適遇巡撫王公陽明，引兵至湖，遂成擒焉。後論功竟不及公，胡御史潔目擊其事，特爲論列不報，故今人稱盛陽明而不及梧山，亦有幸有不幸歟！

又按宸濠兵起，聲言直取南京。道經安慶，太守張文錦與守備楊銳等合謀，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激怒逆濠，

使頓兵挫銳于堅城之下，而陽明得成其功。雖天奪其魄，而張楊諸公之智，亦足述矣。

【楊銳】

楊銳守備九江安慶諸郡，既獲江賊，監司喜公曰：『江賊何足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宸濠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持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于湖口縣之高嶺，可以遠望，有警即可達。乃繪圖呈南部及各臺，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城中治兵食，多浚井，聞寧濠變作，先引軍設鉤距于江側，禁勿泄。北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寇攻城後敗去。濠泊船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門，各首舉木爲蔽，甚急。公裂帛布，覆紙裏火藥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寇復于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迎置城上。寇兵望見，驚懼未進，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寇衆，解結且溽暑力憊，夜鼾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于船中，聞鼾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

安慶不守，則陽明之功不成，故以楊銳附陽明之後。

【沈希儀】

沈都督希儀初爲右江參將，右江城外五里，即賊巢。賊詞者耳目徧官府，即閨闈中，稍動色澤，在溪洞數百里外，輒知。希儀至，顧令熟獠，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獠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詞。于是賊動靜聲息，顧往往爲我所先得。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兵立集聽令。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買買行，問旗頭，旗頭官不知。頃之劊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且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虜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雕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唯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矚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矚我師？』于是賊驚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矚者，常欲

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風淒雨，天色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齊火若砲，衣毳帽，與草色同，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逃至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天明，詢之，則寂無人已。相聞愈益驚，陰調之，則老沈固在參府，不出也。自此賊胆落，或易面爲熟獠，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調者矣。後熟獠既聞公威信，正調他巢，雖懼讎，不敢不往，甚而大雨，獠懼失期，泊溪水以應。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獠不爲賊，希儀則使獠人攻賊，前此未有也。

【趙

臣】

岑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略，善養士，田州岑猛其壻也。猛不法，督撫上反狀，詔諸上官能擒馘猛者，賜秩一級，畀半地賞功者，并誅。都御史姚鏌將舉兵，而慮璋合謀，咨于都指揮沈希儀。沈知部下千戶趙臣與璋善，召臣問計曰：「微聞璋友失寵，璋頗恨猛，吾欲投璋破猛，如何？」臣對曰：「璋多智而持疑，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沈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讎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邀臣詢故，而端倪可動也。」沈如計遣臣，臣枉道詣璋所，坐而歎息，璋叩之不言。明日璋置酒款臣，固叩之，軍門督過我也。璋受侮隣讎，將逮勘耶？臣皆曰：「否否。」璋愈疑，乃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潛然淚下，璋亦泣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私厄我？」臣曰：「與君異口駢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驟發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息曰：「今日非趙君必發矣，遂強臣稱疾留邸舍，而亟遣人馳軍門備陳猛反狀，恐彼乃願自效。」沈許之，遂以白鏌，鏌始專意攻猛，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陽遣千人助之，使爲內應，皆以寸帛綴裾爲識，而潛以告沈。時田州兵死守隘，衆莫敢前，沈獨往戰三合，沈以奇

兵千餘騎。間道繞隘側，旗幟閃閃。歸順兵呼曰：『天兵從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沈乘之，斬首數千。邦彥死，猛聞敗，欲自經。璋誘之，使走歸順，奉以別館。而別將胡堯元等嫉沈功，欲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于醜迎軍三十里，謂堯元曰：『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虜為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堯元許之。璋復構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軍安之，無進志。璋還讒猛曰：『天兵退矣，然非陳奏不白。』猛曰：『然，顧安得屬草者？』璋即令人為猛具草，促猛出印封之。既知猛印所在，乃置酒賀猛，鼓樂作，飲酒半。璋持鴆飲獻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相庇。』猛大呼曰：『墮老奸矣！』遂飲藥死。璋斬其首并印，從間道馳詣軍門，而斬他囚，貫猛尸，詣擲諸軍。諸軍鬪爭，擊殺十餘人，颺馳軍門，則猛首已梟一日矣。諸將大恚恨，遂浸淫毀璋，而布政某等復陰害鎮，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鎮落職，而希儀等璋俱不敘。璋快快遂黃冠學道。（見田汝成留青日札）

田汝成曰：『岑猛之伏誅也，岑璋行之，趙臣啓之，沈希儀主之，而功皆不錄。其何以勸後？兩廣威令浸不行于上官，類此書生無遠略，瑣瑣戚戚，典纔參嫉，寧惜軍國重輕哉？』○王弇州一代史才，其敘岑猛事，亦謂猛實不死，豈惑于石御史之言耶？李福達之獄，朝是暮非，迄無確見，不知異日，又何以見真偽也？

【王式】

浙東賊裘甫作亂，以王式為觀察使，討平之。諸將請于式曰：『公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教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趨救兵也，今兵盡行，徒驚士馬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遇敵則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詭道

道取其平，兵不厭詭，實虛虛實，疑神疑鬼。彼暗我明，我生彼死，出奇無窮，莫知所以。集詭道。

【鄭公子突】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戍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殲，戎師大奔。

茅元儀曰：『千古禦戎，不出數語，今則反是，戎安得不逞？』

【夫概王】

及郢。

吳敗楚師于柏舉，追及清發，將擊之。闔閭之弟夫概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大敗楚人，五戰

【鬪伯比】

楚武王侵隨，使求成焉，而軍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鬪伯比曰：『我之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圖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寵，請羸師以張之。』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諫曰：『楚之羸，其誘我也。』乃止。

當時微季梁，幾墮楚計。楚子反有言：『圍者社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故凡示弱者，皆誘也。○漢兵乘勝追

匈奴，高帝聞冒頓居上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見老幼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

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

不可擊。』上不聽，果圍于白登。○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

軍將至，乃令守者給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待國家兵到，即將耳。』一日引出諸囚，與之粥，慰曰：『吾等乏

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縱去。至幽州，具言其故，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巒峪，賊

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于道側。仁節等棄步卒，將馬先入，賊設伏橫截，軍將生擒，仁節等全軍皆沒，二軍皆類此。

【蔣 賈】

楚大饑，庸人率羣蠻叛楚，麋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庸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雖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因子楊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分兵爲兩隊以伐庸，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田 單】

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知之，乃縱反間于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毅，毅歸趙，燕軍共忿，而田單乃令城中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因師事之。卒曰：『臣欺君，實無能也。』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悉劓，皆堅守，惟恐見得。單又宣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塚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牘，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皆呼萬歲。田單乃收民金得千鎰，令即

墨富豪遣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擄掠吾族家妻妾。」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繇此盡懈。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遂殺騎劫。

勝廣假妖以威衆，（陳勝與吳廣謀舉事，欲先威衆，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腹中書，怪之，又令廣于旁，近叢祠中，夜篝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于是卒皆夜驚，且相率語，往往指目勝）世充托夢以誓師，（王世充欲擊李密，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祀于洛水之上，遣丞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皆楚人，信巫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皆神師之遺教也。王德征秀州，賊邵青諜言將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彼不知變，祇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我師乘之，遂殲賊衆。此可爲徒讀父書者之戒。陳濤斜之車戰亦猶是。伯比羸師以張之，蔞賈則累北以誘之，至于田單，直請降矣。其詐彌深，其毒彌甚。句踐以降吳，沼吳，伯約以降會，謀會真降，且不可信，况詐乎？漢王之誑楚，黃蓋之攻曹，皆以降誘也。岑彭費禕皆死于降人之手，噫！降可以不察哉？必也諒己之威信，可以致其降者何在，而參之以人情，卜之以兵勢，斷之以事理，度彼不得不降，降而必無變計也，斯萬全之策矣。

【江東橋】

陳友諒旣陷太平，據上流，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而大軍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急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乃召康茂才謂曰：「二寇相合，爲患必深，若先破友諒，則東寇膽落矣。汝能速之使來乎？」茂才曰：「家有老閹者，舊嘗事友諒，令往必信。」遂令閹者齎書乘小舡徑至僞漢軍中，許以內應。友諒果信之，甚喜，問康公曰：「今何在？」曰：「見守江。」

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賜食遣還，囑曰：『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爲號。』聞者還告。上曰：『此落吾鼓中矣。』乃使人撤木橋，易以鐵石，一宵而成。馮勝常遇春率三萬人伏于石灰山側，徐達等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軍于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右，偃赤幟于山之左，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聞鼓聲則舉黃幟，伏兵皆起。』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水路狹，遇楊璟兵，卽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莫應，始覺其詐。卽分舟師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上度天必雨，令諸軍且就食。時天無雲，忽風起西北，雨大至，赤幟舉，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聲震，黃幟舉，伏發，徐達兵亦至，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敗，乘勝逐之，遂復太平。

張子房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尙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破秦軍。

酈生既說下齊，而韓信襲擊，遂至臨淄，酈利兵敗求和。太宗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酈利外爲卑順，內實猶豫。李靖謀曰：『頡利雖敗，其衆尙十餘萬，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心必自覺，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大破之，二事俱同此。

李廣

廣與百餘騎獨出，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乃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彼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多，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于是其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

射，殺其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衆兵終怖之，不敢擊。夜半，疑漢伏軍，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廣乃歸大軍。

【王】

越】

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兵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越止之，爲陣列自固，仍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竟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彼躡擊，無唯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此不覺也。」

【呂】

蒙】

呂蒙既領漢昌太守，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有并兼心，且據上流，乃外倍修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赴令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至襄陽，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以陸遜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乃薦遜自代。遜遺書與羽，極其推讓，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鄆陽，盡伏其精兵，構廳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直抵南郡，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有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者，其人係蒙鄉里，垂涕斬之，于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問，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私相參信，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吏士無鬪心，羽遂成擒。

【馬】

隆】

太康初，南郡成奚每爲邊患，西平太守馬隆帥軍討之，虜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

【孫】

臧】

魏龐涓攻韓，齊田忌救韓，直走大梁。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

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兼程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亂，大敗，龐涓自刎。

李溫陵曰：『世豈有十萬之師，三日之內，減至二萬，而猶不知其計者乎？』

【虞 詡】

羌寇武都，遷虞詡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嶠谷。詡軍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乃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軍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又二百里，何也？』詡曰：『彼衆我寡，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方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舉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合示強，勢不同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淺水設伏，候其走路，遂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祖 逖 等】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卽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宵遁。

宋檀道濟伐魏，累勝至歷城，魏以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食盡，引還有卒亡降魏，俱告之。魏人追之，衆洶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標其上。及旦，魏兵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僞，而斬之。道濟全軍而歸。

岳飛奉詔，招撫嶺表賊曹成不從，乃上奏羣盜力暴則肆橫，力屈則就招，不加勦而遽議招，未易也。遂引兵入，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檄調兵食。吏白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且反茶陵。」已而顧謀作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計謀歸告，成心來追，即下令作食，潛趣遶嶺。未明已逼賊壘，出不意，驚呼曰：「岳家兵至矣。」飛乘之，遂大潰，自是連奪其險隘，賊窮，飛乃曰：「招令可行矣。」

孫臏強而示之弱，虞詡弱而示之強，祖逖檀道濟飢而示之飽，岳忠武飽而示之饑。

【臧宮等】

建武十一年，臧宮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時公孫述將甲戌任滿，與岑彭相距于荆川，彭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繇是遂安。

周訪擊斬張彥于豫章，訪面中流矢，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于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襲，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

陳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適周主有疾，遂引還。

【賀若弼】

賀若弼謀攻京口，先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敝船五六十艘，置于瀆內。陳人覘之，以爲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帳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而知之，不復戒嚴。又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

按賀若弼攻京口，任忠言于陳王曰：「兵法客貴連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勿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大合，彼大軍必潰。其渡江

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之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此良策也。」陳主不從，以至于亡。

【用間】

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恆，煽誘邊民。韋孝寬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恆書跡，令善學書者習之，因偽作道恆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燈下書者，還令諜人送琛。琛得書，果疑道恆，不用其謀，遂相繼被擒。

齊相斛律明月多智用事，孝寬令參軍曲巖作謠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斛樹不扶自豎。」令諜人廣傳于鄴下。時祖孝徵正與明月隙，既聞，復潤色奏之。明月竟坐誅，孝寬真熟于用間者。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爲毒害。种世衡謀欲去之。野利嘗令浪裏賞乞媚娘三人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有紫山寺僧法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延致門下，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于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崧酌酒狎博，無所不爲。世衡待之愈厚。崧既感恩，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子，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崧終不怨，曰：「崧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有死耳。」居半年，世衡察其不負，爲解縛沐浴，延入臥內，厚撫謝之，曰：「汝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爲間，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崧泣

允之。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藏之，仍祝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聚一蔀，遺野利。野利見聚龜，度必有書，索之。崧自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崧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崧堅執無書，後筮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崧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崧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崧于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崧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卽相見，只令官屬曰：「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至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兵數人，世衡令于隙中密覘之，生兵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返，崧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旣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敗，其祭文雜紙幣中，有兵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據滅，乃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旣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崧復姓爲王嵩，後官至諸司使，至今邊人謂之王和尚。

沈存中補筆談，亦載此事云：「世衡厚遺崧以軍機密事數條，與之曰：「可以此藉手。」臨行解所腹絮袍贈之，曰：「北地苦寒，以此爲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卽野利王）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遇北人覺而疑之，執于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士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士人因疑遇乞殺之。遷崧于北境，亡歸。一事稍異。據筆談，則領中書并崧不知，崧胆纔壯，似更奇。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

【內 應】

李光弼募軍中有少技，皆取之，人盡其用。有錢工三者，善穿地道。史思明寇太原，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楛之以木。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咸皆屬目。俄而營中

地忽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李元平至汝州，募工徒，葺理郛郭。李希烈陰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執役者應于內，縛元平馳去。

嘉靖四十一年，倭入寇圍興化府。都督劉顯奉勅赴援，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逗留不進。久之懼罪，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僞爲顯，又約某日夜某時，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充劉卒，齎至城中，信之。至期，賊曰：「劉兵。」入城，遂陷之。夫中國所以能制敵狄者，智也，今智反在一狄，可不爲寒心哉？

【劉 鄩】

劉鄩，安邱人，初事青州王師範。唐昭宗幸鳳翔，朱溫率師迎于岐下，師範欲乘虛據兗州。鄩先遣人詐爲鬻油者，覘城內虛實，及出入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可引衆而入，遂誌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自水竇銜枚而入，一夕而定，軍城宴然，市民無擾。

朱溫遣大將葛從周來攻城，良久外援俱絕。鄩料簡城中，凡不足當敵者，悉出之于外，與將士同甘苦。一日副使王彥溫踰城走，守陣者從之，不可止。鄩即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少將人出，非素遣者勿帶行。」又揚言于衆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外軍果疑彥溫，即戮于城下，于是守軍遂固。鄩後從師範降梁。劉鄩敗晉王于河曲，欲乘勝潛走太原，慮爲晉軍追，乃結芻爲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方覺。

【止 追 者】

畢再遇嘗與金人對壘，一夕拔營去，留旗幟于營，豫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矣，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侯 淵】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

大衆，未必能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深入，去薊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並五千人皆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爲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入，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走追擒之。

【韓 信】

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阪，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兵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遂虜魏王豹，定河東。

信既破魏代，遂與張耳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歇成安君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乘勝遠圖，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千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信使間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明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於是趙軍還歸壁，見壁皆漢幟，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遂亂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効首虜畢，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反以背水陣取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毆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卽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得而用之乎？』諸將乃服。

秦姚守渭橋以拒晉師，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

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戰進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不軍。○李復亂，宣撫使檄韓世忠追擊，所部不滿千人，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于是莫敢反顧，皆死戰，大敗之，斬復，此皆背水陣之故智也。

沈存中曰：「韓信襲趙，先使萬人背水陣，乃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與趙人大戰，佯敗，棄旗鼓，走水上軍。背水而陣，已是危道，又棄旗鼓而趨之，此必敗勢也。而信用之者，以陳餘老將，不以必敗之勢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過餘，乃敢用此策，設使餘少黠于信，信豈得不敗？此所謂知己知彼，量敵爲計。後之人不量敵勢，襲信之跡，決敗無疑。」又曰：「楚漢決勝于垓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高帝在其後，絳侯柴武在高帝後。信先合不利，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來追，信復乘之，大敗楚師。信時威震天下，籍所憚者獨信耳。信以三十萬人不利而卻，真卻也，然後不疑，故信與二將得以乘其隙。信兵雖卻，而二將維其左右，高帝軍其後，絳侯柴武又在其後，異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項籍也。用破趙之跡，則戟矣，此皆信之奇策。班固漢書，乃削此一事，蓋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戰耳。」

信已襲破齊臨淄，遂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開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使齊王遣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又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龍且輕韓信爲易與，遂戰，與信夾濰水而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使左車之謀行，信必不能得志于趙；使或人之說用，信必不能得志於龍且。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

不用也。』士固有遇不遇哉？

【張洪範】

張洪範（字仲疇）討李瓊于濟南，其父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攻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宏範塞城西，瓊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宏範。宏範曰：『我營險地，瓊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濠，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廣，瓊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濠中，得跨濠而上者，遇伏皆死。

元兵逼宋少帝于匡山，或請先用砲。宏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宏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樂作，乃舉，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宏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于舟尾，以布幕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石交作，頃刻共破七舟，宋師大潰，少帝赴水死。

【越勾踐】

吳闔廬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其敢違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吳師屬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柴紹】

吐谷渾寇洮岷二州，遣柴紹救之，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其陣後擊之，虜衆大潰。罪人勝如死士，女子勝如勁卒，是皆創奇設誘，得未曾有。

【朱雋】

黃巾賊十萬人據宛，朱雋圍之，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西南，雋自將精兵五千，掩東北，遂乘城而入。

【周亞夫】

大尉周亞夫擊吳楚，堅壁不戰，吳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合觀二條，可識用兵之變。

【宇文泰】

高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昂趣上洛，竇泰趣潼關，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當為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擒而襲遠，脫有蹉跎，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壩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眾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

【韓世忠】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時韓世忠駐鎮江，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令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撒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即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軍引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良臣至金，李堇聞世忠師退，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副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皆寇軍，各持長斧，上搵人胸，下砍馬足。敵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之，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

【馮異】

馮異與赤眉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暮，賊氣衰，伏兵卒起，服色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異追擊大

破之。

【王陵】

吐蕃寇臨洮，次大來谷，安北大都護王陵率所部二千，與臨洮兵合。料奇兵七百，易衣服，夜襲

敵營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兵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

【達奚武】

宇文泰遣達奚武覘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

【廚人濮寺】

華氏叛宋，宋公討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敗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何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廚人濮一奮而衆皆揚徽，王孫賈一呼而市皆左袒，忠義在人心不泯也，難其倡之者耳。

桓玄既敗，西走江陵，留何澹之守湓口。澹之空設羽儀旗幟于一舟，而身寄他舟。時何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者，諸將曰：「澹之不在此舟，雖得無益。」無忌曰：「固也，彼既不在此，守衛必弱，我以隱兵攻之，成擒必矣。」擒之則彼且以爲失軍主，而我徒揚言已得賊帥，則我氣盛而彼必懼，懼而薄之，迎刃之勢也。果一鼓而舟獲，遂鼓噪唱曰：「斬何澹之矣。」賊駭惑以爲然，竟瓦解。○李密與王世充戰，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王文成與寧王戰，尙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急令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逃，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船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其神通每如此。

【狄青】

狄青爲延州指揮，使黨項犯塞時，親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將萬勝旗號，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

【朱景】

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于水，徒置深淵。及梁兵敗還，視表而涉，

溺死大半。

【傅永】

齊將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陣，魏長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永伏兵入擊之，康祚等走趨淮，火既競起，不辨淺深處，溺死及斬首，不知其數。

【張齊賢】

齊賢知代州，契丹入寇，齊曰：「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并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成燃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小走，齊賢先伏卒二千于上鐙砦，掩擊大破之。

【藁人】

令狐潮圍睢陽，城中矢盡，張巡縛藁為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

開禧中，畢再遇被圍于六合，軍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又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戎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急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意甚沮急，出師攻之，敵遂大敗。

沅州蠻叛荆湖，制置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傅以毒藥，血濡縷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搗其穴。

【認賊將】

張巡守睢陽，安慶緒遣尹子奇將勁兵凡十餘萬來攻。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因剡蒿為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巡乃使南霽雲射之，一發中其左目，子奇乃退。寶元中，黨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种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

襄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從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并力擒來。」二日，羌自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

【裴行儉】

調露元年，大總管裴行儉討突厥。先是餽糧，數爲虜鈔。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精伏兵踵其後。賊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賀若敦】

後周時，陳將侯瑱等圍逼襄州，賀若敦奉命往救，相持于湘羅之間。初，土人密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于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至，競來取敦。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使馬畏船不肯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附，以招陳軍。陳軍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饋及亡奔瑱者，並戒不受。

【李光弼】

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李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置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能進，須臾自焚盡。

【虞翻】

呂蒙既有糜芳出降，未入郡城，而召諸將高會作樂。翻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鑰乎？」蒙從之。翻曰：「未也，設城中有伏，吾與將軍休矣。」復將芳入城，而翻代芳教曰：「芳得聞歸，願共死守，有能破吳軍者，吾當低首拜之。」於是謀伏兵者皆前。翻盡按誅之，蒙乃入。

有此謀伏輩，南郡自足死守，未虧而下，芳真奴才也。總是玄德不定都荊州之誤。

【程昱】

昱東阿人，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老幼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謂縣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志可知，此不過欲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吏民不肯從，昱因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因大呼曰：『賊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隨，昱遂與之共守，度來攻，昱擊破之。

【度尙】

桓帝延熹中，長沙零陵賊反，交阯守城望風逃潰，帝詔度尙為荊州刺史。尙至，設方略，擊破之。窮追入南海，軍去大獲珍寶。然賊帥卞陽潘鴻遁入山谷，聚黨猶盛，尙擬盡殲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尙乃宣言陽鴻作賊十年，習于戰守，我兵甚寡，未易輕進。當須諸郡悉至，并力攻之，軍中且恣聽射獵，兵士大喜，皆空營出獵為樂。尙乃密遣所親潛焚諸營，珍寶一時略盡，獵者還無不涕泣。尙乃親出慰勞，深自引咎，因曰：『陽鴻等財寶山積，諸卿但并力一戰，利當十倍，些些何足介也！』衆且憤且躍，尙遂勅秣馬蓐食，明旦竟赴賊屯，賊不及拒，一鼓盡殲之。

【孔鏞】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部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膂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三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部落，近苗之弱者，歲分畜產，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而捕遠苗之不可用者，誣為賊以應命。于是遠苗咸憚而投之，以為寨主。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註官苗以收鷓蚌之利，宏治間都御史孔公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為溪解。公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厚禮之，扣以時事，通聲譽條若，獨不及溪。公曰：『聞此中事，惟阿溪為大，若何祕不言也？』通不對，因扣之。通曰：『言之而公事辨，則一方受福，不則公且損威，而吾族亦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辨？』通遂慷慨陳列始末。公曰：『為阿溪通路上官者誰也？』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也。公必劫此兩人方可。』公曰：『諾。』翌日將佐庭參，公曰：『欲得一巡』

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衆既出，公私詰曾曰：「若何與賊通？」曾驚辨不已。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爲居間，辨而不服，吾且斬汝矣。」曾叩頭不敢言。公曰：「勿懼，汝能爲我取阿溪乎？」曾因陳溪刺謀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令自舉，乃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以偕來。」少選瑞入，公訊之，如訊曾者。瑞屢顧曾，曾曰：「勿諱也，吾等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耳。」瑞亦言難狀，公曰：「汝第誘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諾而出。苗俗喜鬪牛，瑞乃覓好牛，牽置中道，伏壯士百人于牛傍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無暇。」溪問都堂何如，曰：「懦夫，無能爲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以卽舍重貨？」溪遂酌瑞，縱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比公家牛若何？」溪曰：「寧有是，我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鬪之，優劣可決也。」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以雞卜不吉，又言夢大網披身中，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笑曰：「老王何幸得此榮差，俟其至，吾當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公等請去佩刀，恐新官見刀，以爲不利。」溪刺咸去刀，見曾，曾勵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廨舍，其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爲？」溪刺以謂戲語，漫拒之。曾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擒溪刺，刺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公，磔于市，一境始寧。

武案

學醫廢人，學將廢兵，匪學無獲，學之貴精。鑒彼覆車，藉其前旌，青山綠水，盡本分明。集武案。

【項 梁】

項梁嘗殺人，與籍避讎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徭役及喪，梁嘗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後果舉事，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日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

【司 馬 師】

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味爽時，一朝而集，竟莫知其所自。

【李 綱】

李綱云：『古者自五兩卒旅，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為師，又積而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其將帥禦敵而成功。今宜法古，五人為伍，中擇一人為伍長，五伍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為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為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為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間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亦有以相服。又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即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像將帥。其敗將逃卒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帥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恤之。又納級計功之法，有可議者，如選鋒精騎，陷陣卻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于數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類，宜令將帥保明，全軍推賞。』

其法本於管子，但彼寄軍令于內政，猶是井田遺意。此則訓練長征，尤今日治兵第一要務。

【戰 車】

李綱請造戰車曰：『凡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二，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獻車製者甚衆，獨總制官張行申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拖鎗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所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鈎索，止則聯屬以為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

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鎗，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偃牌，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鎗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噪，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前後左右，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鉤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塹，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完固。

先臣余子俊言大同宣府地方地多曠衍，車戰爲宜。器械乾糧，不煩馬馱，連有用之城，策不飼之馬，因獻圖本。及兵部造試，所費不貲，而遲重難行，卒歸於廢。故有鷓鴣車之號，謂行不得也。夫古人戰皆用車，何便于昔而不便於今？殆考之未精，制之未善，而當事者遂以一試棄之耳。且如秦築長城，萬世爲利，而今之築堡築垣者，皆云沙浮易圯。趙充國屯田，亦萬世爲則，而今之開屯者，亦多築舍無成。是皆無實心任事之人，合羣策以求萬全故也。法曷故哉？嗚呼！苟無實心任事之人，即盡聖祖神宗之法，制皆題之曰鷓鴣可矣。

【吳

玠

吳玠每戰，選勁弓強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注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不能當。

【吳

璘

吳璘衍車戰餘意，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礙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并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

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爲兩翼，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璘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剖彼之長。其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番漢所長，兼收而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遠尅近，強制弱，制其弓

矢。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翼以馬軍，爲左右肋，而拒馬布兩肋之間。

【九軍陣法】

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爲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祕閣。固之法，九軍共爲一營陣，（行則爲陣，住則爲營）以駐隊繞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人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邱阜溝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爲籬落，則兵不復可分，知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糜軍也。予再加詳定，謂九軍當使別自爲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繞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爲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上以爲然，親舉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爲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爲令。

【撒星陣】

張威自行伍充偏裨，其軍行必若銜枚，寂不聞聲，每戰必克，金人憚之。荆鄂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曰：「彼鐵騎一衝，則吾技窮矣。」乃以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兵至則聲金，一軍輒分數十族，金人隨分兵，則又趨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臨陣戰酣，則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云。

【鴛鴦陣】

戚繼光每以鴛鴦陣取勝，其法二牌平列，狼筈各跟隨牌，每牌用長鎗二枝夾之，短兵居後。遇戰，伍長低頭執挨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留不進，卽以軍法斬首。其餘緊隨牌進交鋒，筈以救牌，長鎗救筈，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

【郭忠武】

定襄侯郭登，智勇兼備，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己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八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今其法想尙存，何不試之？

【輪 圉】

致和中，晏州夷西卜漏反，漏據輪圉，其山掘起數百仞，林箐深密，疊石為城。外樹木柵，甬道穿坑，穿仆巨拚布渠，答夾以守障，官軍不能進。時趙適為招討使，環按其旁，有崖壁峭絕處，賊恃險不設備。又山多生獠，乃遣壯丁捕騎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之獠背。于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戰，羈縻之，而陰遣騎兵從險絕處，負梯銜枚引獠上。既及賊柵，出火然炬，獠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獠竄其上，輒發火。賊號呼奔撲，獠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適望見火，直前追之，前後夾攻，賊赴火墮崖死者無算。卜漏突圍走，追獲之。鄧艾自陰平襲蜀，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其功甚奇，而其事甚險。夫計程七百，非一日之行也；鑿山構閣，非一日之工也。即平日不知做備，而臨時豈無風聞，豈皓等蒙蔽庸禪怡然，如所謂置羽書于堂下者，不然，艾必無幸矣。趙適之用獠，出于即創奇，亦繇賊不設備而然，故曰憑險者固，恃險者亡。○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不少解，賊不能入。如是，則必無陰平輪圉之失矣。

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治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元祖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召北入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元祖乃令北入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明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關門既破，中都大震，金人遂遷汴。夫以極險之地，迫於至近，而金不知備，此又非陰平之可比矣。

【凱 口 圉】

嘉靖十六年，阿向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搆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圉為亂。團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山有天池，雖旱不竭，積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督都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宣慰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圉下，相持三月，抑視絕壁，無可為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為猿獠上絕壁者，與千

金。一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鉤縛手足爲指爪，人腰四徽一劍，約至木憩足，卽垂徽下引，人人帶銃砲長徽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蹲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繇木間爬緣而上至圍頂，適有賊巡檄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鑼代爲巡檄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纍纍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圍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而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上圍，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鬪格而擅殺，及黎明後殿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賣路走賊。阿向始與其黨二百人，免圍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留三百官兵戍圍。

凱口之功奇矣，顧都御史幕下，豈乏二壯士，而必令出自水西乎？宜上官之恃功驕恣，亂相尋而不止也。至于阿向之局未結，而遽爾班師，使薄戍孤懸，全無犄角，善後萬全之策，果如是乎？其後月餘，阿向復糾黨集團，盡殺戍卒，向以中敵，今還自中，復忽按察僉事田汝成之戒，輕兵往勦，自取敗衄。昔日奇功，付之煨燼，吁！書生之不足與談兵也久矣，豈獨一克宅哉？田汝成上克宅書，談利害中竅，今略附于左。○汝成聞克宅復勒兵勦圍，獻書曰：『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料攻伐之策，亦當應異。往往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爲奸者，皆內儲糧糈，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跳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謹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魁，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踰伏其中，無異甕缶，撻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悚駭而登，無異哺穀。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蓄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躡枵腹，張空拳，睥目而前，以膺貔虎，是曰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千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逾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乎？不然，何所特以爲生也？蠻夷陬世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略，皆廣列伏候，扼險四塞以困之，是以諸賊雖

微亦未可以蓐食屠翦。惟是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彙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國之戰，不可不慶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臥，刁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安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膚見宵人，狃于詭道，欲出不意，以微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固之策，不可不距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云云。

【太子晃】

魏主以輕騎襲柔然，分兵爲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尙書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大軍至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土而有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
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是又詐揚塵以誘敵，不可不知。

【冰城】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此賊遣奸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張魏公】

紹興中，相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地皆凍，水籍水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取魚，水不得合。取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桓崇祖】

魏師二十萬攻豫州，刺史桓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衆恐勞而無益，且衆寡不敵。崇祖曰：「若棄外城，魏必據之，外修櫓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乃于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

滅，周為深塹，使數士人守之，曰：『魏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臨水衝之，皆為流屍矣。』魏果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溺死千數，遂退走。

【柴潭】孟珙攻蔡，蔡人恃柴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成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此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遣人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克之。

【宗澤】宗澤以計敗卻金人，念敵衆十倍我，今一戰而退，勢必復來，使悉具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犯。

【浮梁】晉副總管李存進造浮梁于德勝，舊制浮梁須竹筴鐵牛石困。存進以葦竿維巨艦，繫于玉山巨木，踰月而成。浮梁之簡便，自存進始。

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繫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請造浮梁以濟。議者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自荆渚而下，先試于石碑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

【韋孝寬】魏韋孝寬鎮玉壁，高歡領山東之衆來攻，連營數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歡遂于城南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之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于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亦莫能折。孝寬令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如火，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使作長鉤利刃，火竿一來，以鉤刃遙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

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

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

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

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

堅冰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歡智勇俱困，因發疾遁去，遂死。

【羊侃】

侯景之圍臺城也，初爲尖頂木驢來攻，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灌以油，擲驢上焚之，立盡。俄又東西兩面起土山臨城，城中驚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無勞設備矣。」車動果倒。賊既頻攻不克，乃築長圍，朱異等議出擊之。侃曰：「不可，賊久攻不克，其立長圍，欲引城中降人耳。今擊之，兵少不足破賊，若多萬一失利，門隘橋小，自相蹂踐，必大挫衄，此自弱也。」異不從，一戰敗退，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後大雨，城內土崩，賊乘之垂入。侃令多擲火把，爲穴城以斷其路，而徐于內築城，賊卒不能進。未幾侃遘疾卒，城遂陷。

【楊智積】

楊智積，隋文帝姪也。楊立感反攻城，燒城門。智積于內益薪，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張巡】

尹子奇圍睢陽，張巡應機守備。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三百于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鑄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大木，衛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鑄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柵，閣巡以大木置連鎖大環，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服其智，不敢復入。

【王稟守城】

金粘罕往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王稟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鵝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備克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柵，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縵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扣五十餘輔，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填濠，先用大板薪，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填，卽先穿壁爲竅，致

火糶在內，俟其薪多，即便放燈于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然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鞮，其焰互天，至今不能填壕。其鵝車亦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于城中亦設眺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鵝車至，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亦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

【孟宗政】

孟宗政權棗陽軍，金完顏梁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日夜陷城，運茅葦直抵圖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剏戰棚，防城隕，穿穿纜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鞮以燻之。金人窒以溼氈，析路以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亟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傅正城，深坑培仞，躬督役五日而成。金人卒不得志。

【劉馥】

劉馥為揚州刺史，高為城壘，多升木石，編作草若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權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于是以苦蕒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破走。

【盛昶】

盛昶為監察御史，以直諫謫羅江縣令，為政廉明，吏畏而民信之。時邑寇胡元昂繡集稱板，昶行檄諭散其黨。隣邑德陽寇趙鐸者，潛稱趙王，所至屠戮。攻成都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叵測。羅江故無城，昶令引水繞負縣田，晝開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入室未半，昶率義勇士聞砲聲，兵突出，各橫截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鬪，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屬俱羅鋒鏑矣。』

【許逵】

許逵河南固始人，令樂受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

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港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愚謂近城要地，皆當倣此立牆，可使寇不臨城矣。

【王濬】

液斷絕，舟行無礙。

吳人于江積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萬，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貫以麻油，遇鎖然炬燒之，須臾鎔

【王彥章】

晉王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來寨。王彥章受命，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于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醉，起更衣，引精兵于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火鎔鎖，因以巨斧斬斷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之。

【韓世忠】

世忠與兀朮相持于黃天蕩，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用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縋，則拽一舟沈之，兀朮窮蹙。

嘉靖間，倭寇猖獗吳郡，亦有黃天蕩之捷。時賊掠民舟，揚帆過蕩，官軍無敢抗者。鄉民憤甚，斂河泥船數十隻，追之，以泥潑其船頭，倭足滑不能立，而舟人皆躡草屨，用長脚鑽能及遠，倭覆溺者甚衆。

【船置草】

楊素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

【破鐵鎧】

馬隆有機謀，能用兵，賊皆負鐵鎧。隆于夾道累磁石，賊行不得前，而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遂大破之。

【紫斷險道】

周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請救。蒙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之，獲

馬三百匹。

【縱烟】

隋兵與陳師戰，退走數四，賀若弼輒縱煙以自隱。○哥舒翰追賊入隘道，賊乘高下木石，擊殺甚衆。翰以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會東風暴急，賊將崔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煙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

【李勣】

薛延陀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卽援馬以追奔，失于應接，罪至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及入寇，李勣拒之，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勣令去馬步戰，率長稍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薛萬徹率數千馬，收其執馬者，衆失馬，莫知所從，遂大敗。

【拐子馬】

兀朮有勁兵，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名拐子馬。又號長勝軍。每于戰酣時，用以攻堅，官軍不能當。堰城之役，以萬五千騎來。岳飛戒兵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但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大敗之。

慕容紹宗引兵十萬擊侯景，旗甲耀目，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甲執短刀，入東魏陣，但低視斫脛馬足，飛不學古法，豈暗合乎？

【鐵浮圖】

兀朮有牙兵，皆重鎧甲，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號浮鐵圖。順昌之役，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三千人來。劉錡令壯士以鎗標去其兜，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錢傳瓘】

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擊吳，吳人拒之，戰于狼山。吳船乘風而傳，進瓘引舟避之，旣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又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楊璇】

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

乘，以排囊盛石炭于車上，繫布索爲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軍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駭散，追遠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竹筒】

劉錡順昌之戰，戒甲士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于下。其馬飢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

畢再遇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卻，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遂大勝。

【假獸】

魯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乃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大敗宋師，齊師乃還。

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本此。

魏主爲南陽太守，房伯玉所敗，乃自引兵襲克宛。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竇下，大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

檀和之等攻林邑，林邑王傾國來戰，以其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奔走，遂克林邑。

朱滔圍深州，李惟岳以田悅援兵至。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繪帛爲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因擊破。

【師馬師蟻】

齊桓公伐山戎，道孤竹國，前阻水溢，深不可測，夜黑迷失道。管仲曰：『老馬善識途。』放老馬于前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而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不難於師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古聖開天制作，皆取師于萬物，獨濟一時之急哉？

【無底船】

襄陽之圍，張貴為無底船百餘艘，中豎旗幟，各立軍士于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有之奇也。

【鐵菱角】

流賊犯江陰，縣人以鐵菱角布城外淖土中，縱牲畜其間。賊爭掠豕，悉陷著菱角不能起，擒數十人，後更不敢近城。

【火老鴉】

流賊劉七等，舟泊狼山下。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火老鴉，藏藥及火于礮，水中發之。又為裂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可沈。試用之，已破一船。賊駭，

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乃捨舟登山，遂為守兵所蹙。

【分兵】

越伐吳，軍于江南，吳王軍于江北。越王中分其師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交戰，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噪，以襲攻之。吳師大北，遂圍吳。

【合兵】

桓溫伐漢，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敵勢。袁僑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乃全軍而進，棄去釜餽，持三日糧，以示必死。遂敗漢兵，直逼成都。分兵用其計，合兵用其銳，有分而勝者，鍾會牽姜維于劍閣，而鄧艾別繇陰平道襲蜀是也。有合而勝者，吳夫差三萬人為方陣，以勢攻，晉人畏之是也。有分而敗者，黥布為三軍，欲以相救，或言兵在散地，偏敗必皆走，布不聽而敗是也。有合而敗者，兀朮順昌之戰，兵集城下，大眾不能轉動是也。

【鼃錯】

匈奴數苦邊，鼃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

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人攻蠻，是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本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收義渠來歸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此萬全之術也。『錯又上言：』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水土，見行如往棄市。陳勝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選常居者爲室廬，具田器，以便爲城塹丘邑，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衣廩，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生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萬世制虜之策，無能出其範圍。

【范雎策秦】

范雎說秦王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于山東者，是穰侯爲秦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願聞失計。』雎曰：『夫穰侯起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必皆附。齊必懼矣，如是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

【王朴策周】

周世宗時，拾遺王朴獻平邊策，略云：『攻取之道，易從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

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其西，備西則撓其東。彼奔走以救弊，則奔走之間，我可窺其虛實，避實擊虛，所向無前，則江北諸州舉矣。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南亦不難下也。江南下，而桂廣岷蜀，可飛書召之矣。吳蜀既平，幽必望風而至，惟并爲必死之寇，必須強兵力攻，然不足爲邊患也。世宗奇之，未及試，其後宋興，卒如其策。

〔任環等〕

李淵兵發晉陽，入臨汾，去霍邑五十餘里。隋將宋老生師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諸將請先攻河東。任環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環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裴襲曰：「屈突通擁衆據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時日，敵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阻，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會久雨，淵不能進，軍中乏糧。劉文靜請兵于治畢可汗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還救根本。世民曰：「今米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典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爾，何以自全？」淵不聽。世民將復入諫，會淵日寢，不得入，號哭于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兵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已而大京運糧亦至，誘老生戰，斬之。日已暮，無攻城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霍邑。

按任環之策，卽李密說楊玄感，魏思溫說徐敬業者，特太宗用之而勝，二逆不用而敗耳。○楊玄感之謀逆也，李密進三策曰：『天子遠在遼海，公若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關中四塞，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牧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彼知固守，若攻之百日不克，援兵四至，非吾所知矣。』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俱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爲上。』密知計不行，退謂人曰：『楚公好反而不求勝，吾屬爲虜矣。』未幾玄感敗。○徐敬業舉兵，問計于軍師魏思溫，對曰：『公旣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敬業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尙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毫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士，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擊潤州，下之。思溫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兵東上，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矣。』○李密爲玄感策，何智，自爲策，又何愚也？思溫之謀善矣，而敬業本謀，實不爲勤王，奈何從之？李士實亦勸逆濠，直擣南都，勿攻安慶，亦李魏之故智，濠不聽而敗。夫隋煬弑虐，則天篡統，二李舉兵，猶曰有名，彼逆濠何爲者哉？天不佑叛賊，卽直擣南都，亦未見其必勝也。

【習馬鍊刃法】

北方馬生駒數日，則繫驛馬于山半，駒在下盤旋，母子哀鳴相應，力掙而上，乃得乳。漸移繫高處，駒亦漸登，故能陟峻如砥。今養馬宜就高山，所在放牧，亦倣其法，馬自可用。又倣國每生兒，親朋歛鐵相賀，卽投于井中，歲取鍛鍊一度，至長成刃利不可當。今勳衛之家，世武爲業，而家無銳刃，愚意亦宜倣此，箕裘弓冶，不足爲笑也。

閨智

賢哲

匪賢則愚，唯哲斯肖。嗟彼迷陽，假途閨教。集賢哲。

高皇后

用之，鈔遂成。

高皇后初造寶鈔，屢不成，夢人告曰：「欲鈔成，須取秀才心肝爲之。」覺而思曰：「豈欲我殺士耶？」馬皇后啓曰：「以妾觀之，秀才們所作文章，卽心肝也。」上悅，卽于本監取進呈文字

趙威后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有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恤孤獨，賑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且二士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劉娥

劉聰妻劉氏名娥，甚有寵于聰。旣册后，詔起鳳儀殿以居娥，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私勅左右停刑，手疏上，略曰：「廷尉之言，關國大政，忠臣豈爲身哉？陛下不唯不納，而又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怨，咎皆歸妾，拒諫戮忠，唯妾之故。自古敗亡之轍，未有不因于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忿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視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過。」聰覽畢，謂羣下曰：「朕愧元達矣！」因手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娥，朕

復何憂？」

姜后樊姬，徐惠妃一流。

【李邦彥母】

李太宰邦彥，父曾為銀工，或以為誚，邦彥羞之，歸告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乃可羞耳，銀工家出宰相，此美事，何羞焉？」

狄武襄不肯祖梁公，我聖祖不肯祖文公，皆此義。

【肅宗朝公主】

肅宗燕于宮中，女優弄假戲，有隸衣秉簡為參軍者。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隸樂工，遂令為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須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繇是咸重公主，公主即柳晟母也。

【房景伯母】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此即張翼德示馬孟起以禮之智。

【柳氏婢】

唐僕射柳仲郢，鎮郾城，有婢失意于成都，鬻之刺史。蓋巨源西川大將，累興支郡，居苦竹溪，女僧以婢導至巨源，嘗其技巧。他日巨源窗窺通衢，有鬻綾羅者，召之，就宅于東，縑內選擇邊幅，舒卷，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時柳婢侍左，失聲而仆，似中風，命扶之去，都無言語，但令還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僕射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綾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歎。

此婢胸中志氣，殆不可測，愧殺王濬沖一輩人。

【崔敬女】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為男。項取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腸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車卒然至門。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低，不會有吉耶？」女堅臥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為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為恥？姊若不可見，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項後貴至拜相。

【絡秀】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少在室。顛父浚，時為安東將軍，因出獵遇雨，比秀家。會秀父兄出，乃獨與一婢為其數十人饌，甚精腆，寂不聞人聲。浚怪覘之，見秀甚美，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戶單寒，何惜一女？焉知非福？」已歸。浚生顛及嵩，謨已三子並貴顯。秀謂曰：「我屈節為汝門妾，計門戶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顛等敬諾，自是李氏遂振絕無一毫巾幘氣。生男勿喜，女勿悲，此詩正堪為二女詠耳。

【樂羊子妻】

樂羊子嘗于行路拾遺金一餅，還以語妻。妻曰：「志士不飲盜泉，廉士不食嗟來，况拾遺金乎？」羊子大慚，即捐之野。

樂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問故。羊子曰：「久客懷思耳！」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自一絲而累寸，寸而累丈，丈而累匹。今若斷斯機，則前功盡捐矣。學廢半途，何以異是？」羊子感其言，還卒業。七年不返。樂羊子遊學，其妻勤作以養姑膳。有他舍鷄謬入園，姑殺而烹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故，對曰：「自傷居貧，不能備物，使食有他肉耳。」姑遂棄去不食。

返遺金則妻為益友，卒業則妻為嚴師，諭姑于道，成夫之德，則妻又為大賢孝婦。

【孫太學妓】

嘉靖間，婁東有孫太學者，與妓某善，誓相嫁娶，為之傾貲。無何孫喪，婦家益貧落，親友因唆使訟妓。妓聞之，以計致孫飲食之，與申前約，以身委焉。孫故不善治產，妓所攜簪珥，不久復費盡。

妓日夜勤辟纊以奉之，饘粥而已。如是十餘年，孫後老成悔過，選期已及，自傷無貲，中夜泣。妓審其誠，于日坐辟纊處，使孫穴地得千金，皆妓所陰埋也。孫以此得選縣尉，遷按察司經歷。宦橐稍潤，妓遂勸孫乞休，歸享小康，終其身。既成就孫，而身亦得所歸，可謂兩利所難者，十餘年堅忍耳！

【吳生妓】

真定吳生，有聲於庠，性不羈，悅其妓，而橐中實無餘錢。妓憐其才，因詢所長，曰：「善搏菹。」妓乃館生他室中，所遇凡愛搏菹者，輒令生變姓名，與之角。生多勝，因以供生燈火費。妓暇則就生宿，生暇則讀書。後生成進士，欲娶妓，而妓適死。因為制服執喪，葬之以禮，每向人言必流涕。吳生從未出醒，此妓勝汧國夫人多多矣。

【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每紡績貲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為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封鮓遺母。湛還鮓以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我，乃以增我憂矣。」鄱陽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僕馬甚多。湛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臥薦以為馬草，遂具精饌，從者俱給。逵聞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至洛陽，大為延譽，侃遂通顯。

【李畬母】

監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貞潔，畬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贖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脚錢幾文？」曰：「御史例不還脚車錢。」母怒，令送所贖米及脚錢以責畬。畬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慚色。

【王孫賈母】

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曰：「從我者左袒。」從者三百人，相與攻殺淖齒，求王子奉之，卒復齊國。

不殺淖齒，則樂毅之勢不孤，而興復難于措手，非但仇不共戴已也。張伯起作灌園記，傳奇止譜私歡，而於王孫母子忠義不錄，大失輕重，余已為改正矣。

【趙括母】

秦趙相距長平，趙王信秦反間，欲以趙奢之子括為將，而代廉頗。括平日每易言兵，奢不以為然。及是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曰：『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志，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王許諾。括既將，悉變廉頗約束，兵敗身死。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括母不獨知人，其論將處亦高。

【柴克宏母】

後唐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嘿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及吳越圍常州，克宏請效死行陣。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用為左武衛將軍，使救常州，大破敵兵。

括惟不知兵，故易言兵；政深于兵，趙母知敗，柴母知勝，皆以其父決之，異哉！

【嬰母】

東陽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陳嬰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嬰乃推項梁。

【陵母】

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嬰母知廢，勝于陳涉胡廣田橫英布陳希諸人。陵母知興，勝于亞父蒯通貫高諸人。○姜絃討賊，其母速之，

馬超叛殺刺史太守議殺討之母曰當速發勿顧我超襲執殺母母罵超而死明大義也乃楚項爭衡雌雄未定而陵母預識天下必屬長者而恐陵失之且伏劍以絕其念死生之際能斷決如此女子中偉丈夫哉徐庶之不終于昭烈也其母全也陵母不伏劍陵亦庶也

【叔向母】

初叔向（晉大夫羊舌肸）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慾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夏姬也）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三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今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嚴延年母】

嚴延年守河南，酷烈好殺，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因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破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南徐墓地，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誅，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伯宗妻】

晉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陽處父）對曰：「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我飲諸大夫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盍亟索士慙（賴也）庇州犂焉？」（州犂伯宗字）得畢陽。後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犂于荆。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李新聲】

李新聲者，邯鄲李岩女，太和中，張谷納爲家伎。長而有寵，劉從諫襲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

聲謂谷曰：『前日天子授從諫節鉞，非有拔城野戰之功，特以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以一履一蹄為天子壽。且章武朝，數鎮傾覆，彼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耶？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公不幸為其屬，若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畢悲泣不已。谷不決，竟從逆死。

【婁妃】

寧藩將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既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吾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僕固懷恩之母，勸其子勿反。謝綜等赴東市，綜母獨不出視，皆能識大義者，與妃而三耳。

【董氏】

則天朝，太僕卿來浚臣之彊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曰：『浚臣國賊也，勢不可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浚臣怒，出為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但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為縣令。』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令，略家口並盡。敏以不許上獲入。後浚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王章妻】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在朝廷貴人，誰踰仲卿者？今病疾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歷位至京兆，欲奏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囚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數常至九，今至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也。』明日問之，章果死。

吳長卿曰：『妻能料生，女能料死，雖然，其妻可及也，其女不可及也。』

【陳子仲妻】

楚王聘陳子仲為相，仲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于前矣。』妻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夫妻遁去，為人灌園。

【黃霸妻】

黃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子伯為楚相，子為郡功曹，子伯遺子春妻丁。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甚光，舉措自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願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霸決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孟光（梁鴻妻）桓少君（相宜妻）得同心為匹，皆能刪華就素，遂夫之高，而子仲黃霸之妻，乃能廣其夫志，使炎心賴冷，優游無患，丈夫遠不逮矣。

【屈原姊】

屈原既放逐，其姊聞之，亦來歸，責原媯世，喻令自寬。故其地名「歸姊縣」。離騷曰：『女媯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楚人謂女曰媯）

梁公委蛇，其姊諷之以方正（仁傑往候盧姨，欲為表弟求官，盧曰：姨止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仁傑大慚）屈平方正，其姊進之以委蛇，各具卓識，而姊之作用大矣。

【僖負羈妻】

晉公子重耳至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浴而窺之。曹大夫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重耳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

僖負羈始不能效衛叔詹之諫，而私歡晉客，及晉之報曹，又不能夫妻肉袒為曹君謝罪，蓋庸人耳！獨其妻能識人，能料事，有不可泯沒者。

【漂母】

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嘗從人寄食，人多厭之。嘗就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藜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覺其意，竟絕去。信釣于城下，諸母漂布，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既肯酬以千金。

劉季陳平皆不得于其嫂，何亭長之妻，怪如母厚德，未數數也。獨怪楚漢皆豪傑，無一人知信者，雖高祖亦不知，僅一蕭相國亦以與語，故奇之。而母獨識拔于邂逅憔悴之中，真古今第一具眼矣。淮陰漂母祠有對云：「世間不少奇男子，千古從無此婦人。」亦佳。惜祠太隘陋，不能為母生色。

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而去。後為吏部郎，嫗兒時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其故，問母，母言之。此母亦何媿漂母，而道真胸次，勝淮陰數倍矣。

【何無忌母】

何無忌夜于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櫺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既識大義，又能知人。

【王珪母】

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見大驚，勅具酒食盡歡。喜曰：「二客公輔才，爾貴不疑。」（見新唐書）一說珪妻，翦髮供客，窺座上數公皆英俊，未及最少年虬鬚者，曰：「汝等成名，皆因此人。」少年乃太宗也。杜子美有詩

記其事。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妻劉晏女，有京兆謁見不得，賂閹者三百緡，夫人知

之，謂潘曰：『爲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緘，其危可知也。』勸潘公避位于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揚謂曰：『以爾人才而在承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召客至，夫人垂簾觀之。旣罷會，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末座慘綠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辛憲英】

晉羊耽妻辛憲英，魏侍中毘女，有才鑒。初曹丕得位爲世子，指毘項謂曰：『知吾喜不？』毘歸語之，憲英歎曰：『世子代君主國者也，代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懼，宜戚宜懼而反喜，魏其不昌乎？』弟敞爲曹爽參軍，宣帝謀誅爽，或呼敞同超爽，敞難之。憲英曰：『爽與太傅同受顧命，而獨專恣于王室，不忠。此舉度不過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安可不出？若夫死難，則親暱之任也。女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敞歎曰：『吾不謀諸姊，幾不獲于義。』

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伐蜀。』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丁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難至吾家矣。』琇固辭，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唯仁恕可以濟。』會至蜀，果反，琇守其誠，竟全歸。

【許允婦】

魏許允爲吏部，選郡守，多用其鄉里，明帝遣虎賁收之。婦阮氏跣出謂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旣至，帝要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較爲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旣檢較，皆得人，乃釋允。及中爲鎮北也，喜謂其婦曰：『吾其免矣。』婦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允與夏侯玄、李豐善，事未發，而以他事見收，竟如婦言。允之收也，門生奔告其婦，婦坐機上，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乃移居墓所。大將軍遣鍾會視之，曰：『及父便收兒，以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是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不可數問朝事。』兒從之。大將軍最猜

忌，二子卒免於禍者，母之謀也。

【李衡妻】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瑯琊卽位，衡憂思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慕名，欲方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宜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道見優饒，非止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衡還郡。」

【庾王臺婦】

庾友婦桓宣武（溫）弟豁女也。桓誅庾希將及友，桓女徒跣求進，閹禁不納。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王臺（友小名）脚短三寸，常因人當復能作賦否？」宣武笑曰：「壻固自急。」遂原庾文一門。

【李文姬】

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二子歸鄉里。時變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知其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名爲異居，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常人，以女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爲炎皆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于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變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今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

【王佐妾】

都指揮使王佐，掌錦衣篆，而陸松佐之。松子炳，未二十，佐器其才貌，教以爰書，公移之類曰：「錦衣帥不可不精刀筆。」炳甚德焉。後佐卒，炳代父職，有寵旋掌篆，勢益張。而佐有孽子不肖，

縱飲博，有別墅三，炳已計得其二，最後一墅至雄麗，炳復圖之不得，乃陷以狎邪中罪，捕其黨，與其不才奴一二使證成佐子罪，而後捕之。死杖下者數人矣。佐子窘甚，而會其母故妾也，名亦在捕中。既入對，炳方與其僚列坐，張刑具而脅之。其子初亦固抗，母膝行而前，道其子罪甚詳，其子恚呼母曰：「兒頃刻死，忍助虐耶？」母叱曰：「死即死，何說？」指炳坐而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應亦非一，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復奚言？炳頰發赤，僞旁顧汗下，趣遣出事，遂寢。

【王冀公孫女】

陳恭公執中當國日，曾魯公由起居注除待制。恭公弟婦王冀公孫女，曾氏出也。歲旦拜恭公，公迎謂曰：「六新婦會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輒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嫺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嘿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于查攷，女子之警敏如此。

【袁隗妻】

袁隗妻馬融女也，字倫，有才辨，家世豐富，資妝甚盛。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珍故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德曜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貌，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擅詞宗，而所在動以賄問，何也？」對曰：「孔子大聖，蒙毀武叔；子路大賢，見愬伯寮。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李夫人】

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托。」（李生昌邑哀王）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屬托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嬪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必欲見之，夫人遂轉向歔歔而不復言。于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

人獨不可一見，尙屬托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我者，以平生容貌故。今日我毀壞，必畏惡吐棄我，尙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及夫人卒，上思念不已。

【張說女】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搯牀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唐潮州妓】

湖守飲餞，客有獻木瓜，所未嘗有也。傳以示客，有中使卽袖歸曰：「禁中未曾有，宜進于上。」頃之舟解而去。郡守俱得罪，不樂，欲徹飲。官妓作酒糾者立白守曰：「謂郎中盡飲，其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守徵其說，以此物芳脆，初因遞觀手搯，心搯何能入獻，會送使者還云：「果潰爛棄之矣。」守因召妓厚賚之。

諺云：「智婦勝男，卽不勝亦無不及。」吾于趙威后諸人，得見大焉；于崔敬女絡秀諸人，得遠猶焉；于柳氏婢得通簡焉；于侯敏許允辛憲英婦，得游刃焉；于叔向母，伯宗妻，得知微焉；于李新聲潘炎妻等，得億中焉；于王陵趙括柴克宏諸母，得識斷焉；于屈原姊，婁江妓，得委蛇焉；于王佐妾，得繆數焉；于李文姬，得權奇焉；于陶侃母，得靈變焉；于張說女，得敏悟焉。所以經國胙家，相夫勸子，其效亦可睹矣。

雄略

士或巾幗，女或弁冕。行不踰閭，謨能致遠。睹彼英英，慚余謏謏。集雄略。

【君王后】

秦王使人獻玉連環于君王后，（齊襄王之后太史氏）曰：「齊人多智，能解此環乎？」君王后取椎擊碎之，謝使者曰：「已解之矣。」

君王后識法章于傭奴之中，可謂具眼。其椎碎連環，不受秦人欺侮，分明女中蘭相如也。漢惠時，匈奴爲書，以

諱呂后，恥莫大焉。而乃過自貶損，爲好語以答之，平勃皆在，無一君王后之智也，何哉？

【齊 姜】

晉公子重耳出亡至齊，齊桓妻以宗女，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留齊五歲，無去心。趙衰咎犯輩，乃于桑下謀行。蠶妾在桑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勸公子趣行。公子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姜氏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

五伯桓文爲盛，卽一女一妻，已足千古。

【張 后】

張氏司馬懿后也，有智略。懿初辭魏武命，托病風痺不起。一日晒書，忽暴雨至，懿不覺自起收之家，唯一婢見后，卽手殺婢以滅口，而親自執爨。

【藝 祖 姊】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喧言，軍中欲立檢點爲天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間洶洶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廚，引麵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于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而出。

【劉 太 妃】

太妃劉氏，晉王克用妻也。克用追黃巢，還軍過梁，朱溫陽爲歡宴，陰伏兵，夜半攻之。克用逃歸，卽議擊溫。劉諫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然後可聲罪也。」克用悟，從之。天下于是不直溫。

按克用困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劉神色不動，立斬之，因召諸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此其智勇，豈克用所可及哉？假令克用不幸而死，必能爲張茂之妻，設猶幸未死，必能爲邵續之女。雖然，爲張茂之妻，邵續之女，易爲劉太妃難。何也？其勇可及其智不可及也。○張茂爲吳郡守，被江充所害，妻陸氏，率茂部曲爲先登討充。充敗，遂爲陸所殺。邵續女嫁劉遐，遐爲石季倫所困，女將數騎拔圍，出遐于萬人之中。

太原被圍，克用屢敗，憂窘不知所爲。時大將李存信，勸且亡入北邊，以圖後舉。克用以語劉，劉罵曰：「存信伐北牧羊奴，何足與計成敗。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躬蹈之耶？昔公亡走韃靼，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人無固志，一失策，誰復從公者？北邊其可至乎？」克用悟，乃止。

【苻堅妻】

堅妻張氏，明辨有才識。堅將寇晉，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聖王御天下，莫不因其性而鬯之。湯武滅夏商，因民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人，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乎？術士有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鳴者，宅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犬鳴雞鳴，又聞廢馬驚逸，武庫兵器，無故作聲。即天道崇遠，非妾所知；據斯人事，未見其可，願陛下熟思之。」堅曰：「軍旅之事，豈婦人所知？」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敗，氏即自殺。

【劉智遠夫人】

劉智遠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恩澤及民，而先奪其生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軍中所有，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智遠從之，中外大悅。

【李景讓母】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其爲浙西觀察使，有牙將逆，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萬一致一方不寧，豈唯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含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良久乃釋，軍中遂安。

按鄭氏早寡，家貧子幼，母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若矜我貧，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掩而築之。蓋婦人中有大見識者。景讓弟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此事可笑。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有效人求關節乎？」其漸于義方深矣。

【楊 做妻】

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做。做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延年起更衣，做夫人遽從東廂謂做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君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詳諾。

此何等事，而婦人乃了然于胸中，不唯做不如，即大將軍亦不如。

【莒 婦】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托于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追而登，登者六七人，縋絕，帥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子懼，啓西門而走。

莒婦之為嫠且老矣，血恨積中，卒以滅國，人亦何可輕殺也。君猶不能得之一嫠婦，一嫠婦猶能報之其君，况他乎？

【孟 昶妻】

孟昶妻周氏，昶弟覬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嘗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充軍糧。其妻非常婦，可語大事，乃謂曰：「劉邁毀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所生女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領資給之，而托以他用。及將舉事，周氏謂覬妻云：「吾昨夢殊惡，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當悉取作七日藏厭。」覬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周氏非常婦，其夫猶知之未盡。

【鄧 曼】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官名即屈瑕）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

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若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先是屈瑕敗郢人于蒲騷）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鎮撫之，召諸司而訓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果不設備，師敗而縊。

【洗氏】

高涼洗氏，世爲蠻長，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羅州刺史馮融，聘以爲子寶婦。融雖世爲方伯，非其上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參決詞訟，犯者雖親不赦。由是馮氏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時臺城被圍）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勿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一將兵逼南陽，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於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詞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昌言輸賄，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破走之，與霸先會于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粵，數州宴然，其奉夫人爲聖母。

智勇具足，女中大將。

隋文帝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獠多叛。夫人遣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上，置訥于法，勅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所至皆降，及卒，謚誠敬夫人。

【白瑾妻】

白瑾妻山陰葛氏女也，瑾素弱，葛善爲調節，使讀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令，葛與俱往。其明年瑾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尙數千兩，鄰境有因飢作亂者，聚徒百人，將劫取。縣固無城郭，寇卒至，諸簿丞挈家走匿。葛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遷白公于他室，埋其銀汚池中。著公之服，升堂以候賊至。賊

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不知陰已表識，竟物色捕得之。白公衣，合讓與此婦穿戴。

【夫人城】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其將苻丕，率衆圍之。先是序母韓氏，親登城審勢，謂西北角當先受敵。乃率百餘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頭預斜築城二十餘丈。其後賊攻城，西北角果潰，憑新築處固守得完。襄陽人遂號其築爲「夫人城」。

【娘子軍】

唐平陽昭公主，大楊皇后所生，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爲計。」紹詭道走并州，主奔鄆，發家資，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以應。帝遣家奴馬三寶，諭降名賊何潘仁，因略地至整屋武功。紀律嚴明，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震關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從南山來，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京師號「娘子軍」。

【李侃婦】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謀襲陳。李侃爲項城令，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逃之？若重賞，募死士可守也。」侃乃召吏民告之曰：「合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皆在，宜相與竭力守。」衆皆泣，乃狗曰：「以瓦石擊賊者，賞錢千；以刀矢殺賊者，賞錢萬。」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自炊爨以享衆。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徒失和無益也。」會侃中流矢，走還，妻怒曰：「君不在，人誰肯守？死于外，不猶愈于牀乎？」侃乃登城，賊引去，縣卒完。

【晏恭人】

晏氏寧化人，嫁福之曾氏，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之間，寇大舉，晏依山爲砦，召田丁諭曰：「汝曾衣食吾家，可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卽殺我。」因解藏橐悉散與之，田丁莫不感奮。晏自搥鼓，令諸婢鳴金，賊退散，鄉人挈家歸砦者甚衆。晏以家糧助不給者，拓砦爲伍，互相援應，賊弗能攻。全活老幼以數萬計。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漢天子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雖然，何必頗牧？誠得李侃婦晏恭人以守，邵續女崔寧妾以戰，劉大妃為上將，平陽昭公主副之，鄧曼洗氏為參軍，荀菘女為遊擊使，雖方行天下可也。○大歷中，楊子琳襲成都，據之，崔寧屢戰力屈，寧妾任氏，魁偉果幹，出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琳拔城自潰。荀菘小女灌，有奇節，菘守襄城，為杜會所圍，力弱食盡，求救于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且戰且走，卒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為菘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賊聞救至，遂散走。

竇女

李希烈入汴時，強取參軍竇良之女。女顧其父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女聞希烈將陳仙奇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奈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賂醫人使毒殺之。希烈已死，子不肯發喪，欲悉誅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竇女請分遺諸將以示暇，因染帛裹絮如桃狀，而藏書信于中。仙奇妻剖桃，始知希烈凶信，仙奇乃率兵入斬希烈子，并戮希烈一門，共七首獻諸天子，詔拜淮西節度使。

王翠翹

王翠翹臨淄妓也。初曰馬翹兒，能新聲善胡琵琶，以計所假母，而徒居海上，更今名。倭寇江南，立掠翠翹去。寨主徐海，越人號明山和尚，絕愛幸之，尊為夫人。凡一切計畫，唯翹指使。乃翹亦陽暱之，實陰幸其敗事，冀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道使老人招海降，海怒，縛老人將殺之。翹諫曰：『降不降在君，何與來使事？』親解其縛，而贈之金，且勞苦之。老人者海上人，翹故識之，而老人亦私覩所謂王夫人似翹，不敢泄，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可請以磔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軍說諸海，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翹日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降且得官，終身共富貴。』海計遂決。督府大整兵，佯稱逆降，迫海寨。海信翹言不為備，兵官突入，斬海首而生致翹，倭人殲焉。凱

旋督府設大饗于轅門，令翹歌而行酒，諸參佐皆起爲壽。督府酒酣心動，降塔與翹戲，夜深席大亂。明日悔之，而以翹功高不忍殺，乃以賜所調永順兵長。翹去渡錢塘，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人更屬一人，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烏盡弓藏，紅顏薄命，翠翹兼之。始疑西子沈江，真有是事。胡梅林脫略邊幅，其亂而悔，悔而使翹不得志以死，此舉殊不脫酸腐氣。吾謂翠翹有功，言於朝，旌之可也。若俠骨相契者，雖納之猶可也。不則開籠放雪衣，亦庶幾不負其歸老之初意乎？梅林之功而獲罪，或者其天道與！

【孫翊妻】

孫翊爲丹陽守，媯覽時爲都督督兵，戴員爲部丞，與左右親近。邊洪等數患苦翊，會翊送客，洪從後斫殺翊，迸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軍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見害，乃給之曰：「乞須响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高、傅相與涕泣，共誓合謀。至晦日，徐氏設祭訖，乃除服，薰香沐浴，更于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傅與諸婢羅列戶內。覽入，徐出戶拜覽，卽大呼高、傅俱出，共殺覽，餘人就外殺員。徐乃還衰經，奉覽員首以祭翊，舉兵震駭。

【申屠希光】

申屠氏長樂人，慕孟光之爲人，自名希光，有詩才。旣適侯官秀才董昌，絕不復吟，食貧作苦，宴如也。郡中大豪方六一，聞希光美，心悅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妻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匕首，挾以往，好言謝六一，因請葬夫而後成禮。六一大喜，使人以禮葬昌。希光則僞爲色喜，豔妝入室。六一旣葬，卽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詐謂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則皆殺之，盡滅其宗。以六一頭置事中，至昌葬所祭之。明日，悉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將從夫地下。」遂縊而死。時靖康二年事。

六一陷人于族，乃人不族而已族矣。以一文弱婦人，奮其白刃，全家爲戮；義憤所激，鬼神助之。有志竟成，豈必鬚眉丈夫哉？

鄒僕妻

梁末襄州都軍務周景溫，移職于徐，亦管都軍之務。有勁僕自恃拳勇，獨與妻策驢而行。至芒碭澤間，大聲曰：「聞此素多豪客，豈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乎？」言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抽短刃以斷其喉，蓋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驕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本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于此，孰謂無神明哉？」賊謂其誠而不殺，與行李并二驢，驅以南邁。近五十里，至亳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此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遭屠之狀。總首潛召其徒，一時執縛，唯一盜得逸，械送亳城，咸棄市。婦返襄陽，爲尼終焉。

徐氏申屠氏，鄒僕之妻，皆能爲夫報仇于身後者也。徐貴人之婦，而又宿將合謀于外，諸婢協力于內，以制一粗疎不人之嬌覽，如擊病鼠耳。申屠氏則難矣！然仇迹不露，猶可從容而圖之。鄒僕妻則又難矣！變起以倉卒，見羣凶攢刃于其夫，卽秦舞陽旁觀不能不動色，而意中遂作復仇之算，甘言誑賊，不踰日而以計擒滅，可不謂大智大勇者乎？生于下賤，何曾讀書知禮義，而臨變不亂，處分綽如，世之自命讀書知禮義者，吾不知有此手段乎否也？

謝小娥

謝小娥者，豫章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段氏，故二姓治同舟，貿易江河間。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皆爲劫盜所殺，二姓之黨殲焉。小娥亦傷腦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初小娥父死時，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猿，門東草。」又數日後，夢其夫謂曰：「殺我者，未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能解，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得。至元和八年，李公佐罷江

西從事泊舟建業，登瓦官寺閣，僧齊物爲李述之。李憑檻書空，凝思嘿慮。忽然了悟，令寺童疾召小娥，謂之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也。其曰：『車中猿者，一車字之中，乃申字。申非屬猴乎？』草下有門，門中有東，蘭字也。又未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一日是春字。其爲申蘭申春，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密書四字于衣，誓訪二賊，以復其冤。更爲男子服，備保江湖間。歲餘，至蒲陽郡，見有紙榜召傭者，娥應召，問其主，果申蘭也。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積二歲餘，甚見親戚。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之。每觀謝之衣物器具，未嘗不暗泣。蘭與春，宗昆弟也。春家在大江北獨樹浦，往來密洽。一日春攜大鯉兼酒詣蘭室，又羣賊皆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沈醉臥于內室，蘭亦露寢于庭。小娥潛鎖春于內，抽佩刃先斷蘭首，呼號，隣人並至，春擒于內，蘭死于外，獲贓貨至數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人，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嘉其孝節，免死，娥竟削髮爲尼以終。

其智勇或有之；其堅忍處，萬萬難及。

【呂母】

王莽時，瑯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殺之。呂母怨思報宰，母家故豐資，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輒貫與之；衣敝者，輒假衣，不問直數年而財盡。少年欲相與償之。母泣曰：「所爲厚諸君，非求利也；徒以縣宰枉殺吾子，故諸君肯哀之乎？」少年情之，皆許諾。遂招合亡命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攻破海曲，執宰數其罪。諸吏叩首請宰，母曰：「吾子不當死，爲宰枉殺，殺人者死，又何請乎？」遂斬宰，以頭祭子塚，因以衆屬劉盆子。

世間有此等奇婦人，酷吏或少知警。

【季誕女】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禍。或與人夢，或喻巫覡，欲取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口。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

歲將祀之，募索未得，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留，今唯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鈔，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不聽去，終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大犬，八月朝懷劍，將犬詣廟中坐，先作數石米糝密麵，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聞糝香氣，先噉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觸髅，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是自東治無復妖邪。

劉季所殺蛇遂作帝，李寄所殺蛇遂作后，天下未嘗無對。

【紅拂】

楊素守西京日，李靖以布衣獻策，素踞牀而見。靖長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倨見賓客。」素歛容謝之。時妓妾羅列，內有執紅拂者，有殊色，獨目靖。靖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往何處？」靖具以對，妓誦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靖啓視，則紫衣紗帽人杖一囊，問之曰：「楊家紅拂衣也。」延入，脫衣去帽，遽然向靖拜。靖驚答之，再叩來意，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故來相就耳。」靖曰：「如司空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言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追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靖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竣，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靖方設馬，忽有一客中形，赤髯如虬，策蹇驢而來，投草囊于驢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靖怒甚，欲發，張熟視客，一手映身搖示靖，令勿怒。急梳畢，歛衽前問其姓，客臥而答之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行三。」亦問：「妹第幾？」曰：「最長。」客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

靖驟拜之，遂環坐。問煮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靖出市胡餅，客抽腰間七首切肉，共食。復索酒飲，于是開革囊，取下酒物，乃一人首，并心肝，却頭囊中以七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又曰：「觀李郎貧士，何以得致異人？」靖不敢隱，具言其由。曰：「然！故知非君所致也。今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吾將訪之。」靖因言州將于李世民客，與靖期會于汾陽橋，遂乘驢疾去。及期候之，相見大喜。靖詐言客善相，因友人劉文靖得見世民，真天子矣。廢然而返，遂邀靖夫婦至家，令其妻出見。酒極奢，因傾家財付靖，文簿匙鎖，共二十牀。曰：「贈李郎佐真主，立功業也。」與其妻戎服躍馬，一奴從之，數步遂不復見。靖竟佐命封衛公。

吳長卿曰：「紅拂見衛公，自以爲不世之遇，視楊素蔑如矣。孰知又有一虬髯也，視李郎又蔑如矣，惜哉不及見李公子也。」

【沈小霞妾】

錦衣衛經歷沈鍊，以攻嚴相得罪，謫至保安。時總督楊順，巡按路楷，皆嵩客。受世蕃指，若除吾瘍，大者侯，小者卿。順因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教者，竄鍊名籍中，論斬籍其家。順以功蔭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選五品卿寺。順猶快快曰：「相君薄我賞，猶有不足乎？」取鍊一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順楷被劾，奉旨建治，而襄得未減，問戍襄之始來也，止一愛妾從行。及是，與妾俱赴戍所，中道微聞嚴氏將使人要而殺之，襄懼欲竄，而顧妾不能割。妾曰：「君之身，沈氏宗祧所係，第去勿憂我。」襄遂給押者，城中有年家某，負吾家金錢，往索可得。押者恃妾在不疑，縱之去。久之不返，押者往年家詢之，云未嘗至。還復叩妾，妾把其襟大慟曰：「吾夫婦患難相守，無頃刻離，今去而不返，必汝曹受嚴氏指，殘殺吾夫矣！」觀者如市，不能判，聞于監司。監司亦疑嚴氏真，有此事，不得已權使妾寄食尼菴，而立限責押者跡。襄押者物色不得，屢受笞，乃哀懇于妾，言襄實自竄，毋枉我，因以間，亡命去。久之嵩敗，襄始出訟冤，捕順楷抵罪，妾復相從。襄號小霞，楚

人江進之有沈小霞妾傳。

嚴氏將要襄殺之事之有無不可知；然襄此去實大便宜，大乾淨。得此妾一番撒賴，卽上官亦疑真有是事，而襄始安然亡命無患矣。順楷輩死，肉不足餒狗；而此妾與沈氏父子並傳忠智萃于一門，盛矣哉！

【邑宰妾】

萬曆中政務寬緩，刑部囚人多老死者。其鄉科此人爲邑宰，坐事入詔獄，久之不得雪，且老矣。已分必死，而自傷無子，乃盡鬻其產，營一室于近處，置所愛妾，而厚賂典獄者，陰出入焉。有姪頗不肖，稍竊其資，入博場中。爲邏者所疑，窮詰之，因盡吐，且云家有一青驃子，叔行必乘之，無事則出賃，請以驃爲驗。邏者伺數日，果如其言。宰方與妾對食中堂，羣邏至，驚失箸，妾遽起迎曰：「翁胆薄，毋相迫，爾曹與翁有隙耶？」曰：「無之。」曰：「若然，不過欲多得金耳。金屬我室，第隨我行，當以飽汝。」邏者顧婦人貌美而言甘，乃留一人守視宰，而羣尾妾入房。妾指所臥床曰：「金在其顛。」攜小梯而登，衆自下譴之，殊不怒，笑聲達于外。須臾，棒一匣下，發之多金。妾曰：「未也。」再棒一巨箱下，大鏹實焉。衆攫金聲愈闐，守者貪分金，不能鑿足，不覺前宰以間潛逸。衆懷金既鑿，出視失宰，懼欲走，妾擇弱者一人，力持之，大呼：「攫金賊！」在衆奮拳齊毆，齒甲俱集，妾且死終不釋。聲愈厲，動外人，外人入，衆竄，只獲一并妾所持者兩人，送巡城潘御史。妾訴羣兇淫貪狀，兼具所失鬻產銀數。此兩人不能諱，盡供其黨姓名。頃之悉擒至，銀猶在懷也。而以犯官逸出爲解，御史使視詔獄，則宰在焉。衆語塞，乃委罪乎不肖姪。御史收姪盡斃之，箠下。妾取故金歸籍，數報宰病，數日乃死。

獄中因私出入，非法也。詔獄甚矣！方羣邏押至，不以宰爲奇貨哉？言胆薄，堅其志，言多金，中其欲，忍諱以堅之，空橐以餌之，怠守者而逸宰，固已在吾算中矣。出其不意，持一弱以羈衆強，假令身斃老拳之下，罪人其免乎？至羣兇先吾死，而目可瞑也。婦之智不必言，獨其猝不亂，死不怵，從容就功，有丈夫之智所不逮者。惜傳者逸其名。雖然，千秋而下，知有一邑宰妾，在浣紗女銳司徒妻車中，女子之儔，斯不爲無友也已。

【崔簡妻】

唐滕王極淫，諸官美妻無得白者，詐言妃喚，即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則懼王之威，去則被王之辱。鄭曰：『無害。』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慚，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坐簡，向前謝王，慚乃出。諸官之妻，曾被喚入者，莫不羞之。不唯自全，又能全人，此婦有胆有識。

【藍姐】

紹興中京東王寓新淦之濤泥寺，嘗燕客，中夕散，主人醉臥，俄而盜羣入，執諸子及羣婢縛之。羣婢呼曰：『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即應曰：『有！毋驚主人。』付匙鑰，秉席上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於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羣盜皆衣白，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汚其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事見賢奕編）

【新婦處盜】

某家娶婦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矣，會其地有大木，賊觸木倒，破頭死，燭之乃所識隣人。倉皇間，懼反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于內，昇至賊家門首，剝啄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盜來之物，欣然故納。數日夫不還，發視乃是夫屍，莫知誰殺，因密瘞之而遁。

【遼陽婦】

遼陽東山賊，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惟三四婦人耳。賊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于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兩婦引繩，一婦安矢于繩，自窗射而縋之。數矢後，賊猶不退，矢竭矣，乃大聲詭呼曰：『取箭來！』自縋上以麻稽一束，擲之地，作矢聲。賊驚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婦引繩發矢，尤能退賊，始知賊未嘗不畏人，人自過怯，讓賊得利耳。

【李成梁夫人】

相傳李帥成梁夫人，乃遼陽民家女也。遼民時苦寇掠，往往掘深窰以藏貨財。此家以避寇去，獨留女伏守窰中。有二寇入其室，覺窰中有人，一人懸縋而下，得女甚喜，呼黨先牽女上。

黨復臨視欲下縋，女自後遽推墮，即以物壓蓋之，得繫馬于門，跨而走。數日寇退，父母俱還家，女言其故，相與斃二寇。取首邀當，李帥時在鄉，聞女智略，求爲婦，後爲一品夫人。

【木蘭等】

春發李戍邊，女子木蘭憫父年老代之行，在邊十二年始歸，人無知者。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托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一叔見驚異，乃明是女，攜歸四川。當時皆呼爲「貞女」。

黃善聰應天懷清橋民家女，年十二失母。其姊已適人，獨父業販線香，憐善聰孤幼，無所寄養，乃令爲男丁裝飾，攜之旅遊廬鳳間者數年。父亦死，善聰卽詭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自活。同輩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恆稱有疾，不解衣襪，夜乃溲溺。宏治辛亥正月，與英皆返南京，已年二十矣。巾帽往見其姊，乃以姊稱之。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乃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大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玷辱我家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因逐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污，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寸心。」其隣卽穩婆居，姊聊呼驗之，乃果處子，始相持慟哭，手爲易去男裝。越日英來候，再約同往，則善聰出見，忽爲女子矣。英大驚駭，問知其故，怏怏而歸，如有所失。蓋恨其往事之愚也。乃告其母，母亦嗟歎不已。時英尤未室，母堅之，卽爲之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隣里交來勸，則涕泗橫流，所執益堅。衆口喧傳，以爲奇事。廠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

木蘭十二年最久，韓貞女七年，善聰踰年耳。至于善藏其用，以權濟變，其智一也。若南齊之東陽婁逞，五代之臨邛黃崇嘏，無故而詐爲丈夫，竄入仕宦，是豈女子之分乎？至如唐貞元之孟姬，年二十六而從夫，夫死而僞爲夫之弟以事郭汾陽。郭死，寡居一十五年，軍中累參兼御史大夫，忍思覺獨，復嫁人，時年已七十二，又生二子，壽百餘歲而卒，斯殆人妖與？又不可以常理論矣。

【練氏】

章劬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爲南唐將。攻建州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遣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可植旗爲識，吾戒士卒勿犯。」夫人反其金帛，曰：「君幸思舊德，願全合城性命，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不願獨生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

夫人之免二將，必預知其爲有用之才，而惜之。或先請于太傅，不從，故以計釋去耳。不然，軍法後期者死，夫人肯曲法以布恩乎？至于後之食報，何其巧也。夫人免二將之死，而二將且因夫人以免一城之死，夫人之所收者厚矣。按太傅十三子，其八爲夫人出。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皆出八房，陰德之報，豈誣也哉？

【陳覺妻】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七爨，不置妾媵。齊女選姿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策，宋笑而許之。

近有一甲科喪偶，眷一土妓，及繼娶，每托言宿于外館，深夜潛詣妓家，辨色卽歸。繼夫人察知之，絕不漏言，伺其再往，于五鼓集童僕轎傘，往彼迎接，傳夫人之命。甲科大慚，遂止。亦善于用妬者也。

雜智

■狡黠

英雄欺人，盜亦有道。智日以深，姦日以老。象物爲備，禹鼎在茲。庶幾不若，莫或逢之！集狡黠。

【呂不韋】

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因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不得爭立，不韋請以千金為子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厚貲西見夫人，而以獻於夫人，因舉異人，賢孝，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不韋因使其娣說曰：「夫人愛而無子，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于秦矣。」夫人以為然，遂與太子約以為嗣，使不韋還報異人。異人變服逃歸，更名楚。不韋娶邯鄲姬絕笑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嗣楚立是為始皇。

真西山曰：「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益張，合五國百萬之衆，攻之不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不韋非大賈，乃大盜也。」

【陳乞】

齊陳乞將立公子陽生，而難高國，乃偽事之，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假蹇，將乘子之命。」其言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特得君而欲謀。」二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繇，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陳乞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國夏聞之，與高張乘如，公戰敗，奔魯。初，景公愛少子荼，謀于陳乞，欲立之。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廢與繇我故也。君欲立荼，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五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置於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龜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偕之陳乞之家。陳乞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闐然公

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弑荼。自陳氏厚施，已有代齊之勢矣。所難者高國耳。高國既除，諸大夫其如陳氏何哉？弑荼立陽生，旋弑陽生立王，此皆禪國中間過文也。六朝之際，此伎倆最熟。陳乞其作俑者乎？

【徐 溫】

初張顥與徐溫謀弑其節度使楊渥。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後窮治逆黨，皆左牙兵，繇是人以溫爲實不知謀。或言蕭道成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無計得留，荀伯玉教其遣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宋主聞而懼，乃使道成復本任。

【荀伯玉】

【高 歡】

歡詐圖爾朱兆，陰收衆心，乃詐爲兆書，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遂愁怨。又僞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而故令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洒涕執別，於是衆皆號哭聲于地。歡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今直同西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胡人又當死，奈何？』衆曰：『惟有反耳！』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王。』衆願奉歡。歡曰：『爾等皆鄉里難制，雖百萬衆無法終灰滅。今須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否者吾不能取笑天下。』衆皆頓首，生死惟命。於是明日遂椎牛享士，攻鄴破之。

【潘 崇】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立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告其傅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饗江芊（成王嬖）而勿敬也。』商臣從其策。江芊果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

陽山君相衛，聞衛君之疑己也，乃僞謗其所愛穆豎以知之。術同此。

【曹 操】

魏武當行軍，廩穀不足，私召主者問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足之。』曹公曰：『善。』後軍中

言曹公欺衆，公謂主者曰：『借汝一物以厭衆心。』乃斬之，取首題狗曰：『行小斛，盜官穀。』軍心遂定。曹公嘗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一日佯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之。復臥既覺，問：『誰殺我侍者？』自是每眠人不敢近。

魏武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保無他故，當厚相報。』親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

操少時嘗與袁紹觀人新婚，因潛入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操乃入，抽刃卻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墮榎棘中，紹不能得動，操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追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世說又載袁紹曾遣人夜以劍擲操，少下不著，操度後來必高，因帖臥床上，劍至果高，此謬也。操多疑，其做備必嚴，劍何由及床？設有之，操必遷臥，寧有復居危地，以身試智之理？

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盍以數日之間自聽之，不然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上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坤券斗石參升之計。

王自聽計喜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請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息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偷刀削其坤券升石之計，王終不能聽。於是盡以委嬰。

劉瑾欲專權，乃構雜藝於武廟前，候其翫弄，則多取各司章奏請決。王曰：『吾用爾何為，而一煩朕耶？』宜亟去！如此者數次，後事無大小，惟意裁決，不復奏。

趙高既勸二世深居而已專決，李斯病之。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為位卑，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宮深，欲見無門。』高曰：『請候上聞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二世怒，高因言誣相怨望欲反，下斯獄夷三

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二世怒，高因言誣相怨望欲反，下斯獄夷三

族。

【李林甫】

李林甫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鑛，採之可以益國，上未知之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己，而疎適之，遂罷政事。嚴挺之徙絳州刺史。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才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惇惇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養。」帝恨咤久之，乃以為員外詹事，詔歸東郡。挺之鬱鬱成疾。帝嘗大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帝愛其蘊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為華州刺史。絢子是廢。

三人皆在林甫掌股中，為所玩弄而不知，信姦人之雄矣。然使適之不貪富貴之謀，挺之不起大用之念，盧絢不憚交廣之遠，則林甫雖狡，亦安所售其計哉？愚謂此三人之愚，非林甫之智也。

【石顯】

石顯自知擅權，恐天子一旦入間言，乃時歸誠取一言為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先白上曰：「恐祿盡官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於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人日果有人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者，天子得書笑以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羣子嫉妒欲陷臣。」上以為然，愈寵信之。

【藍道行】

世廟時，方士藍道行，以乩得幸。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不能格真仙。中官以密封授道行，使自焚道行，乃為偽封付火，而匿其真跡，所答具如旨。上以為神，益信之。

藍詐矣，然廷臣卒賴其力假神仙以去嚴嵩，則詐亦有用處也。

【嚴嵩】

伊庶人為王時，以殘暴見糾，千臺使者迫，則行十萬餘金於嵩，得小緩。及嵩敗家居，則遣軍卒

十輩，造嵩家脅償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語曰：『所惠金十萬實無之，僅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既去而問於郡曰：『有江盜劫吾家二萬金去矣，速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軍卒，下獄論死。

【吉】 溫 李適之為兵部尚書，李林甫惡之，使人投兵部詮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尹。尹使法曹吉溫鞫之。溫入院，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詰問，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兵部吏素畏溫

慘酷，及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而囚無榜掠，適之遂得免。

【陽】 虎 陽虎之敗，魯人閉門而捕之。圍之三匝，虎奔及門，門者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日揚劍提戈而出，顧反取戈以傷出之者，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為子脫死而反傷

我。』既魯君聞失虎，大怒，問所出之門，有司拘之不傷者被罪，而傷者獨蒙厚賞。

【偽】 孝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鳥大集，使儉有實旌表門閭。復訊乃是每哭，即撒餅於地，羣鳥爭來食之。其後數數如此，鳥聞哭聲，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田單妙計，可惜小用。然撒餅亦資冥福，稱孝可矣！

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言之州縣，遂蒙旌表。訊之，乃是猫犬同時產子，取其子互置窠中，飲其乳，遂以為常。

即此非偽，與孝何干？

【丁】 謂 丁謂既竄崖州，其家寓洛陽，嘗作家書遣使致之。洛守劉燁，祈轉付家，戒使者曰：『伺燁會僚衆時呈達。』燁得書，遂不敢隱，即以聞帝。啓視則語多自刻責，敍國厚恩，戒家人無怨望。帝感

惻，遂徙雷州。

【曹翰】

曹翰貶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衆口有貧不能活，以祇封故衣一包，質十千衆。」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惻然憐之，因召還。

【秦檜】

秦檜用事，天下貢獻先入其門，而次及宮家。一日王夫人常出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明日進糟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朴果然。」又程厚子山與檜善，爲中舍時，一日邀至府第，內閣一室，蕭然獨案，上

有紫繞縹一冊，寫聖人以日星爲紀賦，尾有一學士類貢進士秦垿呈。文采豔麗，程兀坐靜觀，反復成誦，惟酒殺問勞沓至。及晚，檜竟不出，乃退。程不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將入院，始大悟，卽以此命題此賦，擅場塤遂首選。

【李道古】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棋博遊公卿門。角賭之際，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鄒老人】

鄒老人，吳之猾徒也。有富人王甲，夜殺其仇家李乙，而事露。有司捕置於獄，以重賄求老人。老人索百金，懷之走南都，納交于刑曹徐公。往來漸密，時留宿。忽中夜出金獻徐，訴以內親王甲枉獄。徐曰：「吾不吝爲說。然吳趨事隔，何可致力？」老人曰：「不難。昨公捕得海盜二十餘人，內兩人吳產也。公第勅二盜認李乙爲其夜殺，則此不加罪，而被得再生矣。」徐許之。老人退，又密訪二盜妻子，許以養育，二盜亦許之。及鞫，刑曹問：「若爾人曾殺人否？」二盜卽招某月日殺李乙於家，掠其資。老人抱案還吳，令王甲之子鳴於官，竟得釋。（甲自獄歸遇李乙於門，竟死）

【嚙耳訟師】

浙中有子毆七十歲父，而墮其齒者，父取齒訟諸官。子懼甚，迎一名訟師問計，許以百金。師搖首曰：「大難事。」子益金固請，許留三日思之。至次日，忽謂曰：「得之矣，當辟人耳語。」若子耳相傾就，師遽嚙之，斷其半輪，血污衣。子大驚，師曰：「勿呼！是乃所以脫子也。然子須善藏，俟臨鞫乃出。」旣廷質，

遂以父囓耳墮齒爲辨。官謂：「耳不可以自囓，老人齒不固，囓而墮良是。」竟免。毆父而以計免，訟師之顛倒王章可畏哉！然其不亦大奇矣！

【土豪張】

北京城外某街，有張姓者，土豪也。能以財致人死力，凡京中無賴皆歸之。忽思乞兒一種未收，乃于隙地築土室，招羣丐以居。時其緩急而周之，羣丐感恩次骨，思一報而無地。久之，先用以散債，債家長丐，無不立償者。已而有人有營幹之事，輒往拜白，請居間或不從，則密喻羣丐，復陰使人爲之畫策，謂非張某不解。及張至，頃目一呼，羣丐駭散。人服其才，因倩營幹，任意籠絡，得錢不貲。復以小嫌，怒一徽人，其人開質庫者，張遣人僞以龍袍數事質銀，意似勿遽，囑云：「有急用故，且不索票，爲我姑留外架，晚卽來取也。」別使人首之法司，指爲違禁，袍尙存架，而籍無質銀者姓名，遂不能直。立枷而死。逾年，張坐他事，繫獄，徽人子訟父冤，盡發其奸狀，且大出金錢爲費。張亦問立枷，而所取枷，卽上年所用以殺徽人者，封識姓名尙存，人咸異之。張竟死。丐廢人也，而以智役之，能得其用。彼坐擁如林，而指臂不相連，掉者何哉？張之儉狡不足道，乃其才亦有過人者。若虞詡設三科募士，堪作一隊長矣。

【噉生光】

萬歷間，噉生光以妖書事論死，京都快之。生光才而狡，往往以術制人爲利。有縉紳媚一權，自求得玉杯爲壽，偶詢之生光。不三日，生光持杯一雙來售，云：「出自中官家，價可百金，止索五十金。」縉紳欣然鬻之，踰數日，忽有廠校束縛二人，噪而來，勢甚急，視之則生光與中官也。生光蹙額言：「前杯本大內物，中宮竊出，今事覺不能諱，惟有速還原物，彼此可保無害。」縉紳大窘，杯已饋去，無可償，反求計於生光。生光有難色，久之乃爲料理，納賄某中官若干，某衙門若干，庶萬一可以彌縫。縉紳不得已從之，費幾及千金。後雖知生光狡計，無如何矣。

【永嘉舟子】

湖州小客，貨蕘於永嘉富人王生，酬直未定，強秤之。客語侵生，生怒拳其背，仆戶限死。生扶救

良久，復延以酒食謝過，遺之正緝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此？」乃道所以，且曰：「幾作他鄉鬼矣。」時數里間，有流屍，舟子因生心，從容買其絹，并丐筠籃。客既去，即掩屍近生，脫衫袴衣之，急走叩生門，倉皇告曰：「午後有湖州客過渡云：『爲君家捶繫垂死，俛我告官，呼骨肉，直其冤，留絹與籃爲證。』今已絕矣。」生舉家懼且泣，以二百金賄舟子，求瘞屍深林中。後爲黠僕要脅，聞于官，生因徙居忘故瘞處，拷掠病死。而明年薑客具土儀來訪，言買絹之故，其家執僕訴冤，官并捕舟子斃死。

【乾紅貓】

臨安城內，外西巷有賣熟肉翁孫三者，每出必戒其妻曰：「照管貓兒，都城並無此種，莫令外人聞見，或被竊去，絕吾命矣；我老無子，此與我子無異也。」日日申言不已。鄉里數聞其語，心竊異之，覓一見不可得。一日忽拽索出到門，妻急抱回。其貓乾紅色，尾足毛鬚盡然，見者無不駭羨。孫三歸責妻漫藏，篋嘗交至。已而浸淫達于內侍之耳，即遣人啖以厚直。孫峻拒，內侍求之甚力，反覆數四，僅許一見。既見，益不忍釋，竟以錢二百千取去。孫流淚復篋其妻，竟日嗟悵。內侍得貓喜極，欲調馴，然後進御。已而色澤漸淡，才及半月，全成白貓。走訪孫氏，已徙居矣。蓋用染馬纓法，稽日爲僞，前之告戒，篋怒悉姦計也。

【鐵牛】

紹興間，淮堧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鐵牛，高呼：「鐵牛道人。」在浮光數月，忽一日入富家，興庫乞錢。主人問：「鐵牛何用？」曰：「能糞瓜子金。」主人欲以資財易之，道人堅不肯，後議止賃一宿，令置密室。來早明視，果糞瓜子金數星。道人至，取鐵牛去，主人妄想心熾，尋訪道人，欲買此牛。道人不從，百色宛轉，方允，議以日得金計之，償以一歲金價。在家數日，糞金如前，未幾遂止。視牛尾後有一竅，無他異。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夫贖去。後有人云：「道人預買此婦人，密持其金在其家。前後糞金，皆此婦人所爲。」急尋之，已遁矣。

（出趙灌園就日錄）

若能糞金，尙須乞錢耶？其僞甚明。而竟爲貪心所蔽，利令智昏，信哉！

【京邸中貴】

嘉靖間一士人，候選京邸有官矣。然久客囊空，欲貸千金，與所故游，客談數日，報命曰：「某中貴元爾五百。」士人猶恨少，客曰：「凡貸者例以厚贄先，內相性喜諛，苟得其歡，即請益非難也。」士人拮据，湊貸器幣，約值百金，爲期入謁。及門堂軒麗巨，蒼頭廬兒皆曳綺縞，兩壁米袋充棟，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狀橫肥，以兩童子頭抵背而行。享禮微笑，許貸八百。廬兒曰：「已晚，須明日。」主人可之。士人既出，喜不自勝，客復屬：「爾當早至，我俟於此。」及明往，寥然空宅，堂下煤土兩堆，皆袋所傾。問主宅者曰：「昨有內相賃宅半日，知是誰何？」客亦滅迹，方悟其詐。

【一錢驅百金】

朕篋惟京師最黠，有盜能以一錢驅百金者，作貴游衣冠，先請馬市呼賣胡牀者，與一錢戒曰：「吾即乘馬，爾以胡牀侍。」其人許諾，乃謂馬主：「吾欲市駿，試可，乃論價。」馬主謹奉羈的，其入設胡牀，盜上馬疾馳而去。馬主初意，設胡牀者其僕也，已知其非，乃亟追之。盜逕扣官店，維馬於門云：「吾某大監家下，欲段疋若干，以馬爲質，用則奉價。」店觀良馬不之疑，如數畀之，負而去。俄而馬主蹤跡至店，與之爭馬成訟，有司不能決，爲平分其馬價云。

【老嫗騙局】

萬歷戊子，杭郡北門外，有居民年望六而喪妻，二子婦皆美，而事翁皆孝敬。一日忽有老嫗立于門，自晨至午，若可期待而不至者。翁出入數次，憐其久立，命二子婦詢其故。婦曰：「吾子忤逆，將訴之官，期姐子同往，久候不來，腹且枵矣。」子婦憐而反之，言論甚相愜。至暮期者不來，因留之宿。一住旬日，凡子婦操作，悉代其勞。而女工尤精。子婦惟恐其去也，謂嫗無夫，而子不孝，熒熒無歸，力勸翁妻之。翁乃與合，又旬餘，嫗之子與姐子始尋覓而來，前跪告罪。嫗猶詈罵不已，勸解之乃留飲。其人即拜翁爲繼父，喜母有所託也。彼此往來三月。一日嫗之孫來請翁一門，云已行聘。嫗曰：「子婦來何容易，吾與翁及兩郎君來耳。」往則醉而返。又月餘，其孫復來，請云某日畢姻，必求二姆同降。子婦允其請，且多貸衣飾盛粧而往。嫗子婦出迎，面黃如病者，日將晡

嫗子請二姆迎親，且曰：「鄉間風俗若是耳。」嫗佯曰：「汝妻雖病，今日稱姑矣，何以不自往迎而煩二位乎？」其子曰：「規模不雅，何以取重？既來此，何惜一往？」嫗乃許之。於是嫗與婦病及二子婦俱下船去。更餘不返，嫗子假出覘孫，又繼之皆去矣。及天明，遍覓無蹤，訪之房主，則云五六月前來租房住，不知其故。翁父子悵悵而歸，親友來取衣飾，傾囊倍之。而二婦家來覓女不得，訟之官，翁與二子恨極，因自盡。

【乘驢婦】

有三婦人，僱驢騎行，一男子執鞭隨之，忽少婦欲下驢，擇便地，呼二婦曰：「緩行俟我。」因倩男子佐之，即與調謔，若相悅者。已乘驢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強少婦，追二婦，又不可得，乃憩道傍，而不知少婦反走久矣。是日三驢皆失。

【卜者朱生】

瞽目朱化，凡居吳江善卜，就卜者如市，家道浸康。一日晡時，忽有青衣二人，傳主命欲延朱子舟中問卜。其主人貴公子也。朱辭以明晨，青衣不可曰：「主人性卞急，且所占事不得緩。」固請同行，因左右翼而去。步良久，而一舟俟僻地，而人甚夥，坐定且飲食之，謂朱曰：「吾儕探囊者，實非求卜，今宵擬掠一大姓，借汝爲魁。」朱大恐，自云：「盲人無用。」答曰：「無他，但乞安坐堂中，以木拍案高叫：『快取寶來！』而已得，則當分惠汝，不然者斫汝數段，投波中矣。」朱懼而從之。夜半如前，翼之而行，到一家坐朱堂中。朱如其戒，且拍且叫，羣盜罄所藏而去。朱猶拍呼不已。主人妻初疑賊尙在，未敢出，久之竊視之，一人而其聲頗似習聞者，因前縛舉火照之，乃其夫也。所刼卽化凡家，驚問其故，方知羣賊之巧。

【黃鐵脚】

黃鐵脚穿窬之雄也。隣有酒肆，黃往貫肆，客與黃戲曰：「必竊若壺，他肆易飲。」是夕，肆主挈壺置臥榻前，用土鑄戶甚固，遂安寢。比曉失壺，視鑄如故，極從他肆物色，壺果在。問所得，曰：「黃某。」主詣黃問故，黃自言用一小竿窬其中，俾通氣，以豬溺囊繫竿端，從罨引竿，納囊於壺，乃虛氣脹囊，舉而升之，故得壺也。

【竊 磬】

鄉一老媪，向誦經，有古銅磬。一賊以石塊作包負之。至媪門外，人問何物，曰：「銅磬，將鬻耳。」入門見無人，棄石於地，負磬反，向門內曰：「欲買磬乎？」曰：「家自有。」賊包磬復負而出，內外皆不覺。

【僞跛僞蹙】

閭門有匠鑿金於肆，忽一士人，申服甚偉，跛曳而來，自語曰：「暴令以小過毒撻我，我必報之。」因袖出一大膏藥，薰於爐次，若將以治瘡者，俟其鎔化，急糊匠面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即持金犇去。又一家門集米袋，忽有蹙者垂腹甚大，盤旋其足而來，坐米袋上，衆所共觀，不知何由。匿米一袋於跨下，復盤旋而去。後失米始知之。蓋其腹襯塞而成，而蹙亦僞也。

【蹙 盜】

有蹙盜者一足蹙，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資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資上之，如是者三矣。蹙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云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資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去。」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蹙盜稱善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歡喜，不知蹙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蹙盜將曙，又聞遠舍，度有人語笑，從櫃中大聲曰：「盜劫我！」二盜惺訝遁去。蹙盜顧乃得金資歸，何大復作蹙盜篇。

【京都道人】

北宋時，有道人至京都，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貴賤咸爭慕之，輸貨求用，執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啜方酣，闈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觀。」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顰蹙，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鬚髮如銀，昏耄偃偻，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騷，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此狀，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日至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近者親知，乃云偃偻者即其父也。

【丹 客】

客有炫丹術者，輿從甚盛，攜美妾日飲於西湖，所羅列器皿，望之燦然，皆黃白。一富翁見而豔

之前揖問曰：『公何而富若此？』客曰：『丹成特長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爲母使煉之。客入鉛藥，練十餘日，密約一長髯突至，給曰：『家罹內艱，求亟返。』客大慟，謂主人曰：『事出無奈，煩主君同余婢守爐，余不月來耳。』客實竊丹去，又囑婦私與主媾，而不悟也。遂墮計中，綢繆數宵，而客至，啓爐視之，大驚曰：『敗矣！似有觸之者。』因詈主人無行，欲掠治妾。主人不能諱，復出厚鏹謝罪，客作快快狀去。主君猶以得遣爲幸，而不知銀器皆僞物，妾則典妓爲騙局也。翁中於貪淫，此客亦黠矣哉！

嘉靖中松江一監生，博學有口，而酷信丹術。有丹士先以小試取信，乃大出其金，而盡竊之。生慚憤甚，欲廣游以冀一遇。忽一日值於吳之閭門，丹士不俟啓齒，卽邀飲肆中，殷勤謝過。旣而謀曰：『吾儕得金，隨手費去，今東山大姓，業有成約，俟吾師來舉事，君肯權作吾師，取償於彼易耳。』生急於得金，許之。乃令剪髮爲頭陀，事以師禮。大姓接其談鋒，深相欽服。日與款接，而以丹事委其徒輩。且謂：『師在無慮也。』一日復竊金去，執其師欲訟之。官生號泣自明，僅而得釋。及歸，親知見其髮種種，皆訕笑焉。

以金易色，尙未全輸，但纏頭過費耳。若之卻頭髮，搏師父一聲，尤無謂也。近年崑山有一家，爲丹客所欺，去千金忿甚，乃懸重賞物色之。踰數日，或報丹客在東門外酒肆中聚飲。覘之信然，索賞而去。主人入肆，丹客歉然起迎，主人欲言，客遽止之曰：『勿揚吾短，原物在，且飲三杯，當璧還耳。』主人喜，正劇飲間，丹客起小便，伺間逸去。問同席者皆云：『偶此羣飲，初不相識。』方知報信者，亦其黨來騙賞銀耳。

【譎

僧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衲之外，絲粟俱無，坐徽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飢。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爲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布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令名，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卽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卽前疏。衆詫神異，喜施千金，恐叟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

始知塑像時，因僧異貌，遂肖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齿大數珠數十顆暗噉之，皆奸僧所爲。閔鄉一村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置鹽己首，俾牛舐之，久遂閑習。僧一夕至田家，泣告曰：「君牛乃吾父後身，父以夢告我，我欲贖歸。」主驅牛出，牛見僧即舐僧頭，主遂以牛與僧。僧歸殺牛，丸其肉置空竹杖中，又以坐關不食欺人焉。後有孟知縣者，詢僧便溺，始窮其詳。

【白鐵余】

白鐵余者，延州嵇胡也。堆一銅佛像於窮谷中柏樹之下，俟草遍生，直言佛光現，乃集數百人，設齋以出聖佛。佯從地斫斷之，不得，謂是衆誠未至，不布施耳。蓋施者百餘萬，即斫埋處獲像焉。求見聖佛者，日益衆。乃以紺紫緋黃綾，爲袋數重盛像。觀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數百里老少士女，就之若狂。遂作亂自稱「光王軍師」，程務挺討斬之。

一智也，善用之即李抱貞劉元佐，不善用之，則白鐵余矣，於智何尤哉？

【劉龍子】

唐高宗時，有劉龍子者，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聚衆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於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云病愈，施捨無數。後以謀逆被誅。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乃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頓視，瘖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禮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又勅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人，輒告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

【馬太守】

【大安國寺奸民】

唐懿宗屢微行游寺觀，奸民間大安國寺，有江淮進奏官寄吳綾千疋在院，於是暗集其羣，內選一人，肖上之狀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龍腦諸香薰襲，引二一小僕，潛入寄綾之院。其時有丐若一二人至，假服者遣之而去。逡巡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給之不暇。假服者謂院僧曰：「院中有

何物可借之。僧未諾，卽問小僕擲眼向僧。僧驚駭曰：「櫃內有人寄綾千疋，唯命之聽。」於是啓櫃，罄而給之。小僕謂僧曰：「來早于朝門相覓，可奏引入內，所酬不輕。」假服者遂跨驢而去。僧自是經月訪于內門，杳無所見。方知羣丐，並是奸黨。

【南京道者】

萬曆丙午間，南京有山西賈人，鬻絨貨于三山街，忽一日，有客偕一道者至，單開絨貨約百餘金。體制俱異，先留定銀一大錠，俟貨足兌絕。目是以催貨爲名，頻頻到店，到則兩人耳語，指天畫地，若甚祕密事。賈人疑而問之，不言。再問客，乃屏人語曰：「吾道兄善望氣者，昔秦皇謂江南有天子氣，因埋金千萬以厭之，故曰『金陵』。從來莫知其處，夜來道兄見寶氣騰空，知藏金久當出世，未卜具處。今詳察寶氣所騰之處，在尊店第三重屋下，誠禱祠而發之，富可敵國。」賈人會信之，乃曰：「第三重乃吾內室也，發之當如何？」客曰：「此事須問吾道兄。」道者曰：「可引吾一觀乎？」賈人曰：「可。」既審視曰：「的矣，自此至彼，凡三丈餘，皆金穴也。此金數千年，而氣上騰，的是天數。足下若非莫大之福，亦不能遇吾至也。今惟擇吉具牲醴祭告天地，集耨鋤數十輩，於人靜後，齊工發掘，至五尺餘，便可知矣。」賈人信其言，與之訂期。至日午後，客與道者偕來，祭奠極誠。道者復披髮仗劍作法事。良久使衆皆飽食，俟深夜耨耨並舉發，至五尺餘，並無所見，天已大明。忽聞門外呵殿之聲，則督府某，以通家紅帖來拜。賈人有驚訝，而某衣花繡登堂，因請相見。賈子強出拜伏于地，某掖起之，因曰：「聞秦皇埋金爲足下所發，其富敵國。某特奉旨，方今邊餉告匱，誠以數萬佐國家之急，萬戶侯不足道也。某當爲足下奏聞。」賈人覲棘謝無有，某直入內室，見戶外杯盤狼藉，地下開墾從橫，而客與道士俯伏前謁言：「埋金實有之，但不甚多。」賈人不能白，懼禍不得已，餽三千金求免，并還發貨之銀。繇是毡業遂廢。

太平廣記載薛氏二子，野居伊闕，有道士叩關求漿。薛氏欽其道氣，接談甚洽，道士因誇：「所居氣色甚佳，自此東南百步，有五蚣虬偃在境內否？」曰：「是某良田也。」道人遂屏人語：「此下有黃金百萬，寶劍二口，其氣

隱隱，浮張翼間，某尋之久矣。黃金可以施德，其龍泉自佩，當位極人臣。某亦知其一效斬魔之術。」二子感之道。士擇日起土，索灰纏三百尺，五色綵縑甚多，又用祭壇中座器皿，俱用中金，約費數千，又言某善點化之術，視金銀如糞土。今有囊篋，寄太微宮，欲暫寄，須與令人負篋而至，封鑄甚固，重不可舉，至某夜與其徒設法於五松間，戒勿妄窺，俟法事畢，當相召。及曉杳然，二子往視之，但見輪蹄之跡，所陳設爲之一空矣。事頗相類。

【文科】

江南有文科者，衣冠之族，性姦巧，好以術困人，而取其資。有房一所，貨於徽人，業經改造久矣。竄還家，科即使他奴數輩，謂徽人曰：「吾家有逃奴某，聞靠汝家，今安在？」徽人曰：「某來投實有之，初不知爲貴僕，昨已逸去矣。」奴輩曰：「吾家昨始緝之在宅，豈有逸去之事，必汝家暗之耳，吾當搜之。」徽人自信不欺，乃屏家眷于一室，而縱諸奴入視。諸奴搜至酒房，見有土鬆處，佯疑取鋤發之，得死人腿一隻，乃閔曰：「汝謀害吾家人矣！不然此腿從何而來，當執此訟官耳。」徽人懼，乃倩人居間，科曰：「還吾屋契，當寢其事耳。」徽人不得已，與之期而遷去。酒房之人腿，則前授靠之奴所埋也。

科嘗爲人居間公事，其人約於公所封物，正較量次，有一跛丐，右持杖，左攜竹籃，籃內有破衣，推人乞賞，科拈零星與之，丐嫌少，科佯怒，取元寶一錠，擲籃中，叱曰：「汝欲此耶？」丐悚懼曰：「財主不添則已，何必怒？」雙手捧寶，置几上而去。後事不諧，其人改封，則元寶乃僞物，爲問丐者易去矣。丐者卽科黨所假也。

蘇城四方輻輳之地，騙局甚多。曾記萬歷季年，有徽人叔姪爭墳事，結訟數年矣。其姪先有人通郡司理，欲於撫臺准一詞發之，忽有某公子寓閭門外，云是撫公年姪，衣冠甚偉，僕從亦都。徽姪往拜，因邀之飲。偶談及此事，公子一力承當，遂封物爲質。及期，公子公服取訟詞納袖中，徑入撫事之門。徽姪從外伺之，忽公事已畢，而門閉矣。意撫公留公子餐也。詢門役俱莫知，及晚衙公子從人叢中，酒容而出，意氣揚揚，云撫公相待頓厚，所請已諧。

抵徽寓，出官封袖中，印識宛然。徽姪大喜，復飲食之。公子案酬如識而去。明日徽姪以文書付驛卒，此公子私從驛卒，索文書自投驛，卒不與。公子言是偽封，不可投。驛卒大驚，還責徽姪。急訪公子，故在寓也。未反，徽人用假批假印，欲行出首。徽人懼，復出數十金賂之，始免。後訪知此棍慣假官，假公子為騙局。時有春元謁見撫院，彼乘鬧混入，潛匿於土地堂中。衆不及察，遂掩門渠預藏酒糕（以燒酒製糕食之，醉飽）陷之。晚倚復乘鬧出，封筒印識，皆預帶藏於袖中者。小人行險僥倖，至此亦可謂神棍矣。

【猾吏】

包孝肅尹京日，有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等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因始吏教分辨不已，吏大聲詞之曰：「但受杖出去，何用多言！」使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以抑吏勢，不知為所賣也。

包鐵面尙爾，況他人乎？

有縣令監視用印，暗數已多一顆，檢不得，嚴訊吏，亦不承。令乃奸謂曰：「我明知汝盜印，今不汝罪矣，第為我言藏處。」此令素不食言者，於是吏叩頭謝罪曰：「實有之，即折置印匣內，俟後開印時，方取出耳。」又聞某按院疑一吏書，途中受賄，親自簡查無跡而止。蓋按院止搜其通身行李，而串鈴與馬鞭大帽，明置案前，賄即在內，不及察也。吏之奸弊，何所不至！

【袁術諸婦】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為妾。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此必加重矣。」女後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為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其殃殺陷之于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

【達奚盈盈】

達奚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豔冠絕一時。會同官之子，為干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候之。」詔且

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干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下無甚害。」干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如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轡幘帷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繇己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號國夫人入內，上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

婦人之智可畏。

小慧

熠熠隙光，分千全耀。螢火難虛，囊之亦照。我懷海若，取喻行潦。集小慧。

周主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我知吏之不事事也。」於是吏皆悚懼，以為神明。

商太宰

商太宰使小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于市？」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誠使者，毋敢告人。吾所問于汝，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韓昭侯

韓昭握瓜而佯亡一瓜，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瓜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

子之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之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綦母恢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不立其弟）綦母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蘇代

蘇代自燕之齊，見於張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幸語魏冊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

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天下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主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薛公】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江西目者】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盲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粧梳服飾，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使不覺皆仰視，盲者因指所視者爲國君。

【江彪】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出。此女性甚正強，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彪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來，女哭冒彌甚，積日漸歇。江暝入宿，恆在對床上。後觀其意轉帖，江乃詐魘，良久不寤，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于是躍然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豈何與卿事，而煩見喚？既爾相關，那得不共語？」女嘿然而慚，情意遂篤。以情相感，雖鐵石心腸，亦爲之移，况夫婦乎？

【孫興公】

王文度（坦之）弟阿智（虔之字文將）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綽）有女阿恆，亦僻錯，無復嫁娶理。孫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佯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子直）云：「興公欲婚吾家阿智。」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囂頑，列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阿恆得夫，阿智得妻，一人有智，方便兩家。

【科試郊餞】

科試故事，邑侯有郊餞酒，酸甚，衆譁席上，張幼干令勿喧，保爲易之，因索大觥，滿引爲壽。侯不

知其異也；既飲，不覺攢眉，怒懲吏易以醇。

【唐類函】

吳中鏤書多利，而甚苦翻板。俞羨章刻唐類函將成，先出訟牒，謬言新印書若干，載往某處，被盜劫去，乞官為捕之，因出賞格募盜書賊。由是類函盛行，無處翻者。

【孟陀】

張讓在桓帝時，權傾中外，讓有監奴，主家扶風富人孟陀，傾囊結奴，奴德之，問陀何欲，欲為成就。陀曰：『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公卿求謁讓者，車每撞門，陀一日詣讓，壅不得前，監奴望

見，為率諸蒼頭迎拜於路，共舉入時，賓客大驚，謂讓厚陀，遂爭賂陀。自後積資巨萬。無故而我結者，必有以用我矣。孟陀善賈，較呂不韋術更捷。

【竇公】

唐崇賢竇公，善治生而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閣相隣，問貫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奉之，殊不言價。閣既喜甚，乃托故欲往江淮，希三兩護戎絨題，閣為

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甚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停污，乃以廉值市之，俾婢媪將蒸餅盤，就彼誘兒童代抱磚瓦，中一指標得一餅，兒童奔走競拋，十填六七，乃以好土覆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

【竇義】

扶風竇義年十五，諸姑累朝國戚，其伯工部尚書子嘉令坊有廟院，張敬立任安州歸安州地，出絲履，敬立齋十數輛，散諸甥姪，咸競取之，義獨不取。俄而所乘之一輛，又稍大，義再拜而受。

遂於市鬻之，得錢半斤，密貯之，潛于鍛爐筭二枝小鍾利其刃。五月初，長安盛飛榆莢，義掃聚得斛餘，遂往請伯所借廟院習業，伯父從之，義夜則潛寄袞義寺法安上人院止，晝則往廟中，以二鍾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共四十五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莢於其中，尋遇夏雨，盡皆滋長，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千萬餘株矣。及明年，已長三尺餘，義伐其併者，相去各三寸，又選其條枝稠直者，悉留之。所斫下者，作圍束之，得百餘束。遇秋陰霖，每束謂值千餘錢。又明年，汲水于舊榆浦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雞卵，更選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餘束，此時鬻利數

矣。後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約十餘莖，鬻之得三四萬錢。其端大之材在廟院者，不啻千餘，皆堪作車乘之用。此時生涯已有百餘，遂買麻布，僱人作小袋子，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輛，不離廟中。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日給餅三枚，錢十五文，付與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實其內納焉。月餘，槐子已積兩車矣。又令小兒拾破麻鞋，每三輛以新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量。然後鬻榆材中車輪者，此時又得百餘千。偪日備人于宗賢西門水澗，洗其破麻鞋，貯廟院中。又坊門外買諸堆積棄碎瓦子，令工人於流中澗洗其泥滓，車載積于廟中，然後置石觔碓五具，剉碓三具，西市買油錠數石，僱人執爨。廣召日傭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疎布篩之，合槐子油錠，令役人日夜加工爛擣，從日中熟出，命二人併手團握，例長三尺，已下圓徑三寸，墜之得萬餘碌，號爲法燭。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巷無車輪，義乃取此法燭鬻之，每條百文，將燃炊爨，與薪功倍，又獲無窮之利。先是西市科行之南，有十餘畝，拘下潛污之地，曰爲小海池。爲旗亭之內，衆污所聚，義遂求買之，其主不測義，酬錢三萬，旣獲之。于其中立標懸蟠干，遶池設六七鋪，制造煎餅，以糰子令小兒擲瓦礫，擊其蟠標中者，以煎餅櫃子啗。不逾月，兩街小兒，競往所擲，瓦已滿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店今存焉。號爲寶家店。

【石子】

吳中有石子，貌類胡，因呼爲「石子」。善謔多智，嘗因倦步至一邸舍，欲少憩。有一小樓頗潔，先爲僧所據矣。石登樓窺之，僧方掩窗晝寢，窗隙中見兩樓相向，一少婦臨窗刺繡，石乃襲僧

衣帽，微啓窗向婦而戲。婦怒以告其夫，夫因與僧鬪。僧茫然莫辨，亟移去而石安處焉。

【黠童子】

一童子隨主人宦遊，從縣中索騎，彼所值甚駑下，望後來人得駿馬馳而來，手握繮繩，佯泣於馬上。後來問曰：「何泣也？」曰：「吾馬奔逸絕塵，深懼泛駕而傷我也。」後來以爲稚弱可信，

意此馬更佳，乃下地與之易。童子旣得馬，策而去。後來人乘馬，始悟其欺，追之不及。

【黠豎子】

西隣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穿牆下，置糞穢其中。黠豎子呼類竊李，登垣陷穿間，穢及其衣領，

猶仰首於其曹曰：『來此有李在。』其一人復墜。方發口，黠豎子遽掩其兩唇，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詬病，黠豎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穿中其笑我終無已時。』

小人拖人下渾水，使開口不得，皆用此術。或傳此爲唐伯虎事，恐未終。

【節日門上】

劉貢父爲館職，節日同舍遣人以書筒盛門狀，徧散人家。劉知之，乃呼所遣人，坐於別室，犒以酒餚。日取書筒視之，凡與己一面之舊者，盡易以己門狀。其人既飲食，再三致謝，徧走巷陌，實爲劉投刺，而主人之刺遂已。

事雖甚小，却是損人利己。

【智勝力】

王卞於軍中置宴，一角觥夫甚魁岸，負大力，諸健卒與較，悉不敵。坐間一秀才，自言能勝之，乃以左指略展，魁岸者輒倒。卞以爲神，叩其故，秀才云：『此人怕醬，豫得之同伴，先入廚求得少許醬，彼見輒倒耳。』

【定遠弓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有一偷亦精此技，每欲與決生死。一日，弓手因事至村，值偷適在市飲，勢不可避，遂曳矛而鬪。觀者如堵，久之各表能進，弓手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我尉前決生死乎？』偷曰：『諾。』弓手應聲刺之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鬪方按刃，寇先含水滿口，忽嚙其面，其人愕然，刃已堪。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嚙水之事，寇復用之，反爲所刺。

【种氏取虎】

忻代种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爲能。一夕步月莊居，有莊戶迎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麥場軟藁間，轉展取快，移時而去，宜徐往也。』或請以一矢斃之，一子弟在後笑曰：『我不煩此，當以膠鬪取之，如黏飛雀之易。』衆責其跨口，請贖錢五千具飲。『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衆許之。翌晨，集莊戶置膠鬪斗餘，盡塗場間麥桿上，并繫羊爲餌，而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虎果至，遇繫羊，擒而食之，意若飽。

適，卽顧麥場轉舒其體。數轉之後，膠稈叢身，牢不可脫。畜性剛烈，大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屹立不動，久之衆合噪前視，已死矣。

【術制繼母】

王陽明年十二，繼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師，公度不能免。以母信佛，乃夜滯起，列五托子於室門。母晨興，見而心悸，他日復如之，母愈駭然，猶不悛也。公乃於郊外訪射鳥者，得一異形鳥，生置母衾內，母整衾，見怪鳥飛去，大懼，召巫媪問之。公懷金賂媪，詐言王狀元前室，責母虐其遺嬰，今訴於天，遣陰兵收汝魂魄，衾中之鳥是也。後母大慟，叩頭謝不敢。公亦泣拜良久，巫故作恨恨，乃蹶然甦。自是母性驟改。

【制妒婦】

藝文類聚，京邑士人婦大妬，嘗以長繩繫夫脚，喚便牽繩。士密與巫媪謀，因婦眠，士以繩繫羊，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巫曰：「先人怪娘積惡，故郎君變羊，能悔，可祈請。」婦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詣神前祈祝。士徐徐還，婦見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也。」士曰：「猶憶噉草不美，時作腹痛。」婦愈悲哀，後略復妬，士即伏地作羊鳴。婦驚起，永謝不敢。

【敖上舍】

韓侂胄既逐趙汝愚至死，太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壁，弔之。方縱筆寫，末一二行，壁已昇去矣。敖知必爲韓所廉，急更衣持酒具下樓，正逢捕，皆問：「敖上舍在否？」對曰：「方醉飲。」亟亡命走閩，韓敗，乃登第一。

【金還酒債】

荆公素喜俞清老，一日謂荆公曰：「吾欲爲浮屠，苦無錢買祠部牒耳。」荆公欣然，爲具僧資，約日祝髮。過期寂然，公問故。清老徐曰：「吾思僧無不易爲，祠部牒金，且送酒家還債。」公大笑。

能出錢與買僧牒，何不肯償酒債。清老似多說一謊。

【下馬常例】

宋時有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初莅任日，吏民獻錢物幾數百千。仍向日下馬常例，王公見

之，以為污己，便欲作狀，并物申解上司。吏輩祈請再四，乃令取一櫃，以物悉納其中，對衆封緘，寘于廳治。戒曰：『有一小犯，即發。』由是吏民驚懼，課息俱備。比終任榮歸，登舟之次，吏白廳櫃，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牘。』吏齋案至，俾舁櫃於舟，載之而去。

不矯不貪，人已兩利，是大有作用人，不止巧宦已也。

【吞舍利】

廣記唐洛中，頃年有僧，持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琉璃器中，晝夜香火檀越之禮，日無虛焉。有貧士子無賴，因詣僧請觀舍利子，僧出瓶授與，遽取吞之。僧惶駭無措，復慮外聞之，士子曰：『與我錢當服藥出之耳。』贈二百緡，乃服巴豆瀉下，僧歡然濯而收之。

【陳五】

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含青李於腮，給家人瘡腫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謂五所患，是名疔瘡，以其數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案視，五乃從容吐青李視之，粹巫批其頰而叱之門外。自此家人無信崇者。

以舍利取人，即有借舍利以取之者。以神道困人，即有詭神道以困之者。無奸不破，無偽不窮，信哉！

【易術】

凡幻戲之術，多係偽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大士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從旁觀，欲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三賣藥人叩其法曰：『此小術耳，君許相辱幸甚。』賣藥人曰：『我無他，大士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他，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大笑而罷。

【誘出戶】

朱古民文學善諛，冬日在湯生齋中，湯曰：『汝素多智術，假如今坐室中，能誘我出戶外乎？』朱曰：『戶外風寒，汝必不肯出，倘先立戶外，我則以室中受用誘汝，汝必信矣。』湯信之，便出

戶外立謂朱曰：『汝家誘我入戶哉！』朱拍手笑曰：『我今已誘汝出戶矣。』

【謝生】

長洲謝生嗜酒，嘗游張幼于先生之門。幼于喜宴會，而家貧不能醉客。一日得美酒招客，童子率斟半杯，謝生苦不足，因出席小遺，紙封土塊招童子密授之，囑曰：『我因臆病發不能飲，今以數文錢勞汝，求汝淺斟吾酒也。』發封得塊，恨甚，故滿斟之。謝是日獨得倍飲。







版 再 月 一 十 年 四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新式
標點
增廣
智囊
補

標點者 朱 太 忙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 三 七 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二角

國家圖書館



000797640



16

實價

籍

元